

文化、社會與心境的投射---黃春明小說《放生》的研究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	5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8
第三節 研究旨趣與目標.....	21
第二章 《放生》的文化特徵.....	24
第一節 鄉土情誼.....	24
第二節 倫理本位.....	33
第三節 人生態度.....	40
第四節 宗教.....	47
第三章 《放生》的社會現象.....	56
第一節 家庭.....	56
第二節 政治的諍言.....	69
第三節 社會變遷的脈動.....	78
第四節 社群活動.....	84
第四章 黃春明作品中的心境投射.....	92
第一節 心路歷程的寫照.....	92
第二節 關懷老人疾苦.....	97

第三節 體認老人心理.....	103
第五章 結論.....	114
第一節 文化的繼承.....	114
第二節 社會的省思.....	119
第三節 心靈的追尋.....	122
參考書目.....	127

第一章 緒論

人們生活在一起，形成了村落鄰里等社會制度；為了豐富生活的內涵，創造了語言便於溝通、製造器物方便生活、文學藝術陶冶性情，加上解釋超自然現象的宗教等活動而形成了文化。林顯宗的《社會學概論》提到：「文化影響社會中個人的人格特質，以及人群精神的特徵；相對的，個人在承受社會文化之後，由單一個人的性格所成的集合體，又形成社會性格和產生新的社會文化。」（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1年7月初版，頁57。）文學則是文化結構中的一環，從社會取景當作舞台，以個體為主角，發出心聲，為社會族群代言，讓文化在丕變中朝著更適合人們生活的方向邁進。文學作品、作者和社會文化的關連則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文學作品離不開社會文化

文學是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家屬於社會的一份子，無可避免的會受到社會各個層面不同程度的影響，從作品產生的角度來看，這種影響產生在作家人格的形成、人生價值觀的建立，進而把內心感覺表達於作品上的時候，社會文化的影響更會出現在作品的某個角落中。阿爾方司·西爾伯曼在《文學社會學引論》說：

文學和各種文學經歷互相聯繫，共同展示出一個向前發展的社會過程，該過程包括作者與其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

於任何方式的作品創造中，隨後，這一作品本身又為社會文化環境所接受，並對社會文化環境做出反應。（魏育青、于汛譯，中國，安徽文藝出版社，頁 62）

據此，文學的根基是在於人們將文字應用於平時活動之中，所以，人們採取各種不同的文學題材，去顯現各種不同的生活體驗。不同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文化，人們感情的表現也有所差異，為了符合人們需要，文學的體裁和社會環境產生互動後，也隨之改變了。

二、作者、作品和社會文化互動密切

作品透過許多讀者的閱讀，又對社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作家也同時注意到他的作品起了社會作用，再根據此回饋去創作新的作品。作者、作品、讀者、社會各方面互相回饋，彼此影響，讓文學作品真正的活躍起來，賦予作品真實的生命。

社會文化對文學產生的作用，可以映射到一個群體或是階層而顯示出來。同樣地，文學作品也可以用群體階層當做體裁，所表現的內涵，也不會脫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用特定的群體或是階層做為文學作品的舞台背景，等於是把社會文化的抽象內涵具體化的攤開在讀者面前，讓讀者更能具體的去感受到當代社會潮流的脈動，喚起讀者大眾對社會文化的關心，進而在閱讀作品之餘，採取實際的行動。

基於以上的認知，個人企圖以文化、社會與作者心境投射三方面，探討黃春明近期的作品《放生》，在要進入主題之前，先就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以及方法分三節論述如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個人一開始接觸到文學這個領域，心裡就浮現了一個疑問：文學應該是什麼？文學和我們的生活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看過黃春明的作品之後，心中出現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考方向，問題的解答隱然浮現其中：文學應該能感動人心、具有反映社會文化現象的功能以及讓讀者產生共鳴的情感。引發了個人以下幾個研究動機。

一、文學應該是能感動人心的

個人認為文學是一種藝術，而且應該是一種能夠感動人心的藝術，能觸及人們內心中最真的地方，讓人們閱讀之後，可以產生共鳴。如何才能牽動人心？引動共鳴？人對事物的認知通常都是從舊經驗出發，遇到新事物會試著由舊經驗的對照，去嘗試進行了解。所以，文學審美中，人的生活經驗變得很重要。當然並非任何情境都必須人們親身體驗過才能感動，只要有部分的特質和生活經驗若合符節，就能夠引動讀者的興趣，進一步讓自己投入其中，試著建構、解讀作者所要表達的意象或概念。

曾經有一位日本攝影家三留理男來台灣以「小說的故鄉」為主題採訪黃春明，他帶記者到礁溪看《莎喲哪啦•再見》的寫作背景，那裡的陪浴女郎告訴黃春明，她們讀過他的小說後深受感動。董成瑜的《黃春明鑼聲再響》一文中曾訪問黃春明時提到：「他很興奮的說，『一般人只要有過喜怒哀樂的經驗就能看懂我的小說。』」（台北，中國時報，1999年，10月21日41版）黃春明的小說題材，就是從周遭生活中的人、事、物去發掘，以敏銳的感覺、豐富的情感去描述，再搭配上讀者本身生活中的體驗，使得平凡的題材，卻發揮了撼動人心的效果。

二、文學有反應社會文化現象的功能

一位令人激賞的作家，往往是「有故事要說」，而不是「要說一個故事」；是對於周圍人事物有所感動，要將它行於筆墨，而不是先坐在書桌前，再去選擇題材。據此，我們相信，可以從文學作品之中，去了解文本所反映的社會背景，作者想要告訴我們他所要表達的社會意識為何。¹

黃春明作品的特色是具有地方人文色彩，他的取材有許多都是親身接觸過的，令他有所感的。在黃春明的出生地羅東這塊土地上，青番公、白梅、坤樹等人物淡淡的生活著，雖然平凡，但是當黃春明受困於現代文明都市的生活中時，卻又讓他為這些人物強韌的生命力所折服。²

也許是自己也步入了老年吧，黃春明將視野從小人物的處境、經濟殖民主義等，移轉到高齡化社會的老人身上。³黃春明發現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正朝著高齡化社會的趨勢變動，他看到了變動的過程當中，有些不合理的現象存在以及文化危機的逐漸形成。對於一個特定的群體，他認為形同被遺棄在山村鄉間的老人們，投注了關切的目光。黃春明為這些老人抱屈感到不平，認為他們為現在台灣的經濟基礎奉獻出自己的血汗，延續了社會族群的生命力。而現在的年輕族群竟然為了追求物質上的無邊滿足，棄老人於不顧，任憑他們自生自滅。⁴所謂

¹ 阿爾方司·西爾伯曼的《文學社會學引論》中闡述作者、作品和社會之間產生相互作用的原因有以下三種：一是作者和文學作品都建立在龐大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系統之上。二是特定的群體和背景會對作者作品有著制約的作用。三是個人思想意識的呈現其實已經融合了群體文化的要素。（阿爾方司·西爾伯曼：《文學社會學引論》，魏育青、于汛譯，中國，安徽文藝出版社，頁 71。）

² 黃春明說過：「我是宜蘭羅東鄉下人，從小熟悉的都是純樸無華的鄉里人，比起後來我來台北都市所遇見的疏遠土地、脫離群眾、失去同情心的人來說，鄉里人可愛多了，這些生活底層的小人物才是我們社會的基石。」（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一枝草、一點露、台灣五十的故事》，1995 年 10 月，頁 50）

³ 黃春明說：大概我也開始老了，為了目前在台灣社會裡面的老人抱屈，還振振有詞地八股一番。..至於接下來的老人如我，也得為自己做心理上的準備，還要做好自己晚年的生涯規劃。（黃春明：《放生》，自序，1999 年 10 月，初版，頁 15）

⁴ 「想一想，在某方面來看，台灣有今天的成就，絕對和這些老年人年輕時所流的血汗，打下堅硬的基礎有關。」（黃春明：《放生》，自序，1999 年 10 月，初版，頁 15）

不平則鳴，黃春明似乎賦予自己一個對社會負責的使命感，他的作品絕不無病呻吟，必定要言之有物，給作品以真實的生命脈動，披露社會文化中值得探討的各種現象。研究這樣的文學作品，使人能夠透過了解作品具體的呈現，進一步和社會文化相對照並藉此深入思考、認真面對問題，得到一個澄清觀念與想法的機會。

三、個人感受

個人的家庭成員本來是四代同堂，平時也頗引以為傲。但是，平時忙於工作，這應該算是藉口吧，個人並沒有認真去思考過祖父、父母的立場與感受，甚至早晚出入與他們見面時，匆忙的連幾聲問候都沒有。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和妻小，從不用心去體會長輩們在默默中對我們所投注的關心。雖然，他們的付出並不是冀望我們晚輩一定要有所回饋，是出於內心、真誠的、無私的親情表現。但只要我們稍稍的對長輩們表達關心、噓寒問暖，就可以明顯的感覺到長輩們內心的欣喜。

直到去年，祖父以九十歲的高齡仙逝後，忽然驚覺，身邊少了一雙平時習以為常的、關懷的眼光，當個人想要回首去捕捉那慈祥的目光時，卻只能見到祖父遺像中冷淡的眼神，讓個人內心深深的自責起來。為什麼沒有及早珍惜祖父在世的時光？祖父雖然和個人同住，然而個人卻沒有盡到孝順奉養，這和分居兩地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看到《放生》一書，個人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樣的事，犯下什麼樣的錯誤，知道自己必須切實去面對問題，對家人乃至於整個社會作一個整體性的思考。

首先，我們應該設身處地的為老人們著想尤其是當自己父母長輩屆臨高齡狀態時，他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麼？真正的需求是什麼？在美國的社會潮流中，重視兒童、延續新生的一代，是他們文化中的主軸；而老年屆退後，為了避免造成青壯年的困擾和負擔，影響他們撫育下一代，安養院似乎就注定是老人人生的

最後一站。近來台灣社會也受到美國這種思潮所波及，老年人和子女同住的情形減少了，或是獨居、或是兩老相依為命、或是就養於老人福利機構。是什麼樣的觀念形成了這樣的社會風氣？

一般而言，談到老人時總有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老人沒有未來。這個看法不只是大眾對老人的觀感，就是老人自己也深受其苦。而個人希望試著要用積極性的角度去看待老人問題。從老人本身來說：老人應該認為自己沒有未來嗎？老人因為餘日無多，不用去做生涯規劃？對社會來說：老人真的各方面都不如青壯年？老人完全失去價值與效用，只會加重社會的負擔？諸如此類「想當然耳」的問題，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此？

其次，身為一個教育人員，總覺得「身教重於言教」這句話是顛撲不破的教育真理。口頭上可以對小孩子闡述完美的大同世界，但是一回到真實世界卻又一破滅，孩子們最終體認到的還是他們眼中所見的、真實的一面。我們現在如何對待老人，孩子以後就會對我們施以同樣的待遇。就像那則眾所周知的寓言故事一樣，父母苛待祖父以破碗劣食，孫子看了也開始收集竹片，準備以後要用更差的竹碗對待父母。這則故事，足以做為社會大眾的警惕，我們現在忽視老人的問題，長此以往，同樣的問題會降臨到我們的年老時期。

所以，真心誠意的去面對現在的老人問題，毋寧是為自己的未來預作打算。繼續漠視會讓問題更加惡化，造成惡性循環；好好的思索問題的癥結，想想如何對待老人，不僅為現在解套，也為將來鋪下坦蕩的大道，不是一舉兩得嗎？基於以上的個人體驗與感受，於是產生了研究黃春明《放生》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黃春明對於「作品的所謂完成」，有異於一般人的看法，他認為：

作品脫稿或刊登發表出來，還不算完成，必須經過讀者、社會、時間的考驗，瞭然其被唾棄或接受，然後讓這種成敗的後果，回到我的心靈深處發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來。（高天生：開創鄉土文學新紀元的黃春明，《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頁39）

黃春明一再強調，寫出來的東西一定要有人看，必須以感動人為作品訴求的方向。所以，他的作品一直取材於現實社會，「不感動的不寫」，必須先讓自己感動，才有機會去感動讀者。⁵寫作的方向如此，黃春明必然對於讀者的反應寄予相當的厚望，也就十分在乎讀者。黃春明說過：

小說在文學裡面也是多元的文類，它可以放在藝術的範疇裡面去欣賞，放在社會裡面去看時代，放在文化裡面去看人的價值。」（《放生·自序》，1999年10月，初版，頁16）

因此，探討黃春明的作品必須從作家本身心境、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讀者的接受和反應三方面來切入，才能有所了解。

準此，本文擬參酌系統內容分析法，從以上列舉的三個面向作為架構。⁶也就是說：在這篇論文的架構上，比較傾向於分析文學與文化層面、社會變遷的關係，以及作家個人心境的探討，其分析之方式與步驟如下：

⁵ 黃春明回憶自己寫起小說的瘋狂往事說：「我記得我構想看海的日子時，當時正在國華廣告上班，我寫這個故事是，自己一邊寫一邊感動得要哭，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把小說寫完。」（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一枝草、一點露、台灣五十的故事》，1995年10月，頁51）

⁶ 系統內容分析法的研究程序：

- 一、遵循一種系統的工作模式，遴選有代表性的文本加以分析，以便確定某些重要主題的出現頻率及其意義。這種研究的目的可能分別為：分析文本作者的態度；分析文本需求的態度；分析文本企圖喚起的態度；分析左右作者的社會準則。
- 二、對一篇或數篇同一類型的文本進行純粹定量的分析，比如，確定某一事件或某一特定思想佔了幾多篇幅。
- 三、純粹定性地、或者定量定性相結合地分析一篇或數篇同一類型的文本，比如，研究文本結構中賦予一種特定思想的意義。
- 四、著眼於文本和群體生活的關係來分析文本，旨在認識社會過程。
- 五、著眼於某些文本對特定群體（如青少年）的態度及形成的影響來分析這些材料。（阿爾方司·西爾伯曼：《文學社會學引論》，魏育青、于汛譯，中國，安徽文藝出版社，頁100。）

一、分析黃春明小說以及近作《放生》的文化層面

黃春明對周遭環境相當用心，觸覺敏感細膩。他在製作電視節目「芬芳寶島」時，一個人騎著機車、背著攝影機，踏遍了全台各個角落，去深入接觸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故、地方風貌，了解台灣地區各種人文活動，試著要去詮釋台灣社會的深層文化。加上黃春明本身也具備了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兩種特質的相乘作用，讓黃春明作品的內涵呈現出中國文化融入了台灣人民生活的特有氣質。所以個人準備要從基本的結構模式、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以「仁」為中心思想這三個面向，對黃春明的作品進行文化層面的分析：

（一）文化的結構模式

梁漱溟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中國文化要義》，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91年8月初版二刷，頁1）生活上所依恃的，最基本的就是物質的滿足。而物質的來源則必須從事農工生產以應付日常生活之所需，或是經由物品的交流而獲得。於是，就有了各種社會制度來規範人們的活動，形成了制度的文化。然而，人們的活動就僅止於物質的生產與供應而已嗎？顯然並非如此，人們精神層面的生活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文學、思想、學術、教育等各方面的活動，應該也列入文化記錄之中。那麼，文化涵蓋了物質、精神兩方面，對人們的活動幾乎就無所不包了。讓我們再深究：是什麼影響或是指導了這些活動的進行？大陸學者陳耕指出：「每一種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核心要素」當作整個文化發展的中心。」（《台灣文化概述》，福州市，海峽文化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頁352）陳耕認為，物質文化⁷和制度文化只是人類文化結構中最

⁷ 在人類生活中，對於一食物住的必需品，諸如宗教與生產等用具，以這些器物為研究範圍對象

表層的部分，在文化的深層組織中還有精神文化，而其核心所在則為所謂的「核心要素」。核心要素很難具體的列舉出來，可是它又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掌控著人們的行為與思想模式。比如在美國這個民族的大熔爐中，各色人種生活在統一的社會制度下、相同的物質環境中，卻發展出各自不同的文化型態。孰令致之？就是他們在移民美國之前，就存在了一個文化的核心要素。這個核心要素如同種子一般，即使播種的環境不同，他還是發展了屬於自己的特色出來。

黃春明是眾所公認的鄉土作家，他的作品緊緊扣著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存的人們，他的眼光關注著台灣人民生活上的各種變動。在黃春明的作品中必然會有著台灣文化的痕跡，或是顯性的外在活動，或是隱性的內心思維。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黃春明的作品分析中，尋獲台灣文化核心要素的蛛絲馬跡？相信這有助於我們去了解台灣的深層文化。

（二）天人合一的生命理想

西方文化看待自然宇宙，都憑藉著科學的眼光去審視自然宇宙具體的物質與抽象的現象。那是把天地自然當成一種物質體，是相當機械性的。

「中國哲人心目中的天地，自始就不是機械性物質性的天地。中國哲人看天地，根本就是一種生化的過程，充滿著洋溢著活活潑潑的生命。」（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109）

中國人把宇宙天地看成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也就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待天地，將人的價值無限上綱，就成了心目中的「天地」。所以，在中國哲人之中，鮮少有主張要征服自然的，大多數都是主張「法天」。⁸看到天地宇宙神奇奧妙的

稱為物質文化。（劉其偉編譯：《人類文化學》，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4年11月再版，頁76）

⁸ 法天就是效法天地所呈現的偉大價值，如繫辭傳：「乾坤 .. 易簡之善配至德。」中庸：「誠者，

千變萬化、能夠生養萬物、能破能立，所興起的念頭不是去征服祂，而是想要以祂為榜樣，試著調整人的德行行為去符合大自然的律動，認為如此才能發揮人的最高價值，所謂「德配天地」。就像劉長林所說：

「天人合一的認同思想促使人們去尋求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的機體共同遵守的普遍規律。」（《中國系統思維》，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頁46）

中國人把天地當成一種崇高的追求目標，希望能夠學習自然法則以趨吉避凶，而由人來實現天地這種至高無上的價值，歸究終結就是「天人合一」。可惜近世受到西方科學觀念的影響，大自然在眼中所見的只是物質世界，不再把宇宙自然看待成活蹦亂跳的生命體，所想到的只是大自然還有哪些資源可供人類利用，對大自然失去了情感。黃春明在「跨千禧智慧交談座談會」中說過：「人定勝天、巧奪天工這類的座右銘一定要去掉。」（聯合報：跨千禧智慧交談座談會——從科技、管理、人文重塑台灣，台北，1999年12月4日14版）是的，我們在黃春明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了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觀念再現，他想要去掉西方人定勝天的觀念，希望人們要以友善、有情的方式去對待宇宙自然。個人基於以上理念企圖將從這個方向去分析天人合一的觀念在黃春明作品中的實踐。

（三）以「仁」為中心的文化特質

中國文化中，儒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為中心，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以「仁」為中心的文化。「仁」字拆開就是二人，可知中國文化不彰顯「獨善其身」的一人世界，而是希望能從二人世界開始，推而廣之，乃至於整個社會的「兼善天下」。在傳統中規範了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些二人關係中，包括了家庭、社會、國家，把人們

天之道也。」又如樂記：「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以天地四時之運作來比喻人

所有的活動範圍全都涵蓋進來，納入規範。

這和西方文化重視個人有相當的差異存在，比如西方為了重視個人隱私，有許多的老年人在經濟許可下，寧願選擇獨居，以保有隱私權；而在中國文化中的老人則偏向於希望能夠和子女親戚同住，重視與家人相處的機會。西方文化重視個人的表現，而中國文化的個人價值則必須從與社會相連的定位中去顯現出來。

在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固然卑微，也沒有豐富的學識，但是疼惜身邊的親人、朋友，就像天生的德行一般，比之常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像是青番公在極度危急中，要背祖父逃離洪水（青番公的故事）；吳新義不計較利害得失（最後一隻鳳鳥），為同母異父的弟弟解決困難。這些孝悌表現深切的符合了中國文化中「仁」的倫常規範。是不是黃春明潛在的文化意識促使他選擇了這些題材？從這個方向去分析黃春明的作品，相信可以獲得許多有力的佐證。

二、解析黃春明小說以及近作《放生》所呈現的社會現象

社會組成的層次依次是個人、家庭以至於整個社會結構。這三個層次間的結合緊密，而且彼此互相影響，關係微妙而複雜。為了能夠清晰詳盡探討，本文擬以個人為中心，對個人與社會、家庭的關係以及社會結構對作品的影響，做以下三個面向的討論：

（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眾多的個人聚集形成了社會，而整體的社會意識又回頭約束了個人的行為。而不同的個人在接受了社會意識之後，又產生了許多不一樣的反應，再次形成了

間之仁義德行。（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頁 109）

新的社會意識，整個社會型態也隨之丕變。因此，林顯宗的看法是：

一個社會當中會同時存在著純屬個人層次的個人意識和超越個人意識的社會意識。（《社會學概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1年7月初版，頁59）

社會意識可以約束個人意識，但卻又不是絕對性的；當個人主體性、獨特性突顯出來後，就可能打破這種約束。所以，個人認為整個社會是一具蹺蹺板，上面承載著如流沙般可移動的眾多個人，而且移動隨時都在進行，是一種動態平衡。當較多的個人意識偏向蹺蹺板的某端時，蹺蹺板就向該端緩緩下降，整體來看，形成了一種社會現象，會有個人不自主的滑向較重的那端。但是變化持續進行，還是有人持相反意見，偏向另一端，如果達到足以和社會潮流抗衡的程度，甚至超越了，那就再次形成了另一種社會現象。這說明了個人和社會相互影響的微妙關係。

文學以描述人生的活動為主體，而人生的舞台就是社會。黃春明認為：

在文學藝術裡面，把「人」的部分拿掉了，所剩下來的會是什麼？然而，又把「人」從「生活」、從「社會」裡面游離出來，那又會是什麼樣的「人生」啊！」（好幾千個人的眼睛呵！再版序，《莎啣娜啦•再見》，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4年8月再版，頁35）

文學離不開人生，人生無法脫離出社會。那麼，文學在演繹人生時，也同時在發生了對社會的作用。文學和人生、社會的關係是如此密切，在黃春明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讓我們感覺到個人和社會互相影響的脈動。比如《放生》中文通不計較個人利害，帶領居民抗議工廠摧殘環境以及政府機關坐視不管的社會不義，因而招致牢獄之災。諷刺的是，他犧牲了數年的黃金歲月不能改善的污染，卻在政府保育鳥類的一聲令下，污染情形為之改觀。面對這樣尷尬的處境，文通將如何調適自己的人生？

（二）個人與家庭的關係

個人出生後最先接觸到的外界組織，通常就是家庭以及家庭的成員；直到老年時期，家庭仍然是生活重心之所繫。人是群體的動物，主要是因為人類在嬰幼兒時期必須依賴家庭照顧才能存活，這種依賴關係造就了感情發展的機會，加上人類要歷經長達十餘年的培育才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使得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更加密切而牢不可破。

家庭有如一個有機體，具有生命週期，⁹年輕成年子女脫離原有家庭，結婚後建立起一個新的家庭，歷經了生育子女期、子女獨立期、中年父母期、年老家庭期等時期，乃至於雙方死亡後，整個家庭生命週期結束，這個家庭於焉消失。而在舊的家庭消失以前，他們的子女通常又已經獨立出去建立新的家庭。

個人在不同的家庭週期中，所擔任的角色與肩負的任務隨之轉變，必須依照各種不同的角色進行調整與適應；而家庭在個人成長的每個不同時期，也發揮了各種功能，家庭和個人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延續下一代生命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此外對於未成年子女的照顧和保護、年老成員的安養，也都需要家庭組織來完成。¹⁰觀察黃春明從初期發表到近期的作品，可以發現作品風格的走向、藝術技巧的成熟，和黃春明本身的人生過程有著某種程度的關連。由此切入，應有助於深入去了解黃春明的文學世界。《放生》一書對個人與家庭有相當深入的描述，像是「打蒼蠅」描寫旺欉阿粉的夫妻關係、「放生」一篇裡阿尾文通的父子關係、「最後一隻鳳鳥」中吳新義和孫子互動的隔代相處。因此，家庭關係是放生書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⁹ Evelyn Duvall 定義，以核心家庭中子孫的發展成熟程度來區別，家庭生活可以分為八個週期：無子女已婚期、生育子女期、學齡前幼兒期、學齡兒童期、青少年期、子女獨立期、中年父母期、年老家庭期。(Timothy H.Brubaker 著；劉秀娟譯：《老年家庭》，台北市，揚智文化，1997年3月初版，頁5)

¹⁰ 依照社會功能論者認為，家庭具有以下功能：性行為約束、生殖、社會化、照顧和保護、社會安置等功能。(Donald Light, Jr.Susanne Keller 著 林義男 譯：《社會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7年4月初版，頁569)

(三) 社會結構與作品之關係

當人們進行每天的活動時，就編織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網；互動的個別情節集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更大的整體。Donald Light ,Jr.Susanne Keller：

「社會由龐雜的人與活動組成，為了要讓每個人的活動獲得適當的伸展，彼此有互動的空間，整個社會需要一個架構，去支撐起所有的人與活動，這個架構就是社會結構。」(林義男 譯：《社會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7年4月初版，頁142)

個人的行為就在整個社會結構的限制與支持下，依照其地位角色去進行活動。於是，社會結構對於某些族群活動可能給予較有利的支持，讓這些族群獲得比較大的發展空間；反之，社會結構也可能限制了某些族群，不合理的扼殺了族群的生存發展，使他們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卻不能汲取社會的養分。

黃春明善於從單一個人的定位和角色的遭遇，去揪出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暴力，而且認為必須打消這種社會結構暴力，讓社會上不同族群能夠真正的融合，彌平不公平的待遇，改善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黃春明在接受蔡詩萍專訪時說：

族群的融合固然是件好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反倒是弱勢團體處處委曲求全。以目前的社會結構分析，仍是以閩南人、客家人最有利，教育、經濟、醫療各方面都享有較好的條件。而最艱苦的工作多是少數民族、原住民在做，這就是所謂結構的暴力，真正的融合就必須打消這樣的暴力。(空氣中的哀愁，《放生》，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頁248)

從黃春明的談話中提到了弱勢團體，以及觀察黃春明在作品中的描述，所謂的「族群」應該可以說是：有相同境遇的人群，像是貧民、原住民、勞動人員、老年人等。憨欽仔、白梅、老庚伯以及《放生》中的老人群像，這些處於社會結構邊緣

的人物，黃春明一把他們請上了他的創作舞台，讓他們有機會去向社會大眾申訴境遇的不平。在《九根手指頭的故事》篇中，敘述了一個隨著國民政府遷台，一個人在台灣孤伶伶、無親無戚的退伍老兵，為了解決生理需求，遇到了被賣到私娼寮的原住民少女蓮花。他們之間沒有人性原始慾望的宣洩，反而迸出了可貴的人性光輝，讓人讀了以後不由得自慚形穢，以及有一種難以承受之重，面臨活生生的一個社會結構下犧牲者的案例。

三、探索黃春明小說的創作淵源，以及了解其心境在作品上的映射

黃春明用心生活，也用心寫作，特別注重作品中情感的抒發與流露。從就讀羅東中學對文學產生興趣開始，在師範學校發表第一篇作品《清道夫的孩子》、成名作《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鑼》的陸續問世，黃春明秉持的一貫理念就是忠實的呈現，於是在作品中就不難發現黃春明內心的表跡。乃至於近作《放生》，也是黃春明近年來心境的映射。針對此部分的探索，主要集中於設身處地和心靈成長兩方面：

（一）設身處地

黃春明的筆觸時常去揭露在他周圍、讓他感動的人與事，特別是喜歡把眼光落在那些平凡、為生活奮鬥的小人物身上。這些小人物也一樣充斥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為何我們會視而不見，而黃春明像是能夠透視他們一般，¹¹可以經由筆紙讓這些小人物重現出來，比我們平日所見還要真實。有許多人說那是因為黃春明同情他們。

¹¹ 小說家就像一個神一樣。他不但看清了這些人的外表，同時也透視到他們的內心裡面：不但了解他們的思想，還了解他們的情感、願望、苦惱、歡樂和悲傷。（姚一葦：《論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現代文學》48期，1972年11月，頁5）

可是當一般人看到貧病弱者也會起同情之心啊，為何不能像黃春明那樣深入的了解他們？林毓生在《黃春明的小說在思想上的意義》一文中指出：

那是源自熱烈的愛、冷靜而細膩的觀察與充沛的想像力三種不易揉合在一起的因素相互激盪而成之設身處地、形同身受の同一之感。」（《思想與人物》，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389）

當黃春明看到這些小人物時，憑藉著本性中的熱情，真誠的、不帶異色眼光和他們談話、接觸，貼身觀察，以本身的經驗、心境設身處地的去體察他們的處境，加上想像力才把小人物的形象活鮮鮮的呈現在小說之中。

我們應該可以經由檢視黃春明作品，去體會黃春明在創作時如何為故事人物的情境設想，黃春明當時的心境是否有投射在其中？才能讓這些人物故事呈現的那麼自然與真實。

（二）心靈成長

對黃春明而言，大地就像母親，給予他心靈的慰藉，補償他所欠缺不足的母愛，讓他的心性不至於像是脫疆的野馬，一去不回，迷失了自己。文學則是另一個導引黃春明心靈成長的重要因素，專心一意的投入文學領域，他滿胸滿懷的熾熱情感有了可以宣洩的地方。直到步入老年期，黃春明加強自己的心理調適，同時也替社會上的老人道出心裡的話。故此部分亟思從黃春明對大地的情感、內心意識的轉變和他對老人族群的觀察這三點來論述：

1. 大地的懷抱

青春期的黃春明是一個叛逆性極強的青少年，遇事不平則鳴，常常要動拳頭來解決事情。小時候，他是鄰居眼中的壞孩子；在學校，他是學校認定愛打架的壞學生；就業時，他是不肯屈從時勢、不願唯利是圖的特異份子。黃春明真的是這樣一

個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嗎？事實上，在這麼激烈的情緒反應的背後，卻是一股「熱愛」的情緒所驅使。(林海音：《剪影話文壇》，台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初版，頁138)他愛家、愛小孩、關懷弱者，看不慣社會上那些強權仗勢欺人、張牙舞爪，才會挺身而出與之抗衡。

黃春明這樣放縱自己的情感，難免會在不成熟的狀態下迷失自己、無法收拾。但最後黃春明還是走向正途，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像黃春明所說的：

人在青春期難免迷失變壞，但如果懂得真正去愛自己家鄉，再怎麼壞，終究會被土地喚回的，因為土地就像母親一樣。(蔡詩萍專訪黃春明：空氣中的哀愁，《放生》，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頁247)

如果一個人用心去了解他的故鄉，便可以體會出大地無所不包的寬容與大愛，在他受到重大挫折，覺得眾人都離他而去時，心靈中總還是留下一片故鄉的淨土，供他休憩，舔舐傷口。

所以，在黃春明的作品中，故鄉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舞台，他不但深自珍惜，還藉著作品向廣大的讀者推薦這片如母親懷抱般溫暖的大地。

2. 意識的轉變

黃春明細膩善感的個性，讓他能察覺到一般人所忽略的地方，但相對的，也為他帶來了別人沒感受到的、較多的衝擊；加上母親早逝，受挫時在家庭中得不到撫慰，使得他的成長過程倍感艱辛，時常自憐自棄，覺得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直到王賢春老師介紹他讀契訶夫、沈從文的作品之後，¹²深受感動，黃春明才突破了自憐的繭。從此，黃春明將視野由本身擴展到周遭的世界，把自憐自棄的心轉化成

¹² 王賢春老師是黃春明就讀羅東中學時的國文老師，對黃春明偏激的個性予以相當的諒解，並且啟發了黃春明對於文學的興趣。這麼一位好老師最後卻被當局以「匪諜」的名義槍決。如此的衝擊，讓黃春明往後對政治、文學都顯得相當敏感。(黃春明：王老師，我得獎了，登載於：台北，聯合報，1998年9月22日，37版)

對家鄉社會的關心。

黃春明離開故鄉宜蘭，投入台北這個走在時代移轉的前端的都市，不可避免的，他要在整個都市的脈動中討生活，必須去適應它、屈就它，台北不可能為黃春明而改變。所幸，黃春明的軀體雖然跟著都市的漩渦流離轉動，但內心並沒有被都市的塵埃蒙蔽，反而在比襯之下，激發了他的新視角。林懷民 傾聽那呼喚---黃春明小說的隨想 說：

時代的轉移，環境的變動，是造成悲劇的重要因素之一。從鄉村走入都市又不為都市生活麻木的黃春明，敏感地記下過渡社會產生的失調現象。」(《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頁119)

林懷民認為：不被環境所麻木而迷失本性，是黃春明能夠保持清醒意識，去見證記錄時代變動的重要因素。

3. 老人的特寫

黃春明一九三五年出生，現年六十六歲，超過官方界定的老人標準：六十五歲，已經是老人國裡的一員了。《放生》在一九九九年出版，裡面是一系列有關老人的作品。黃春明青壯時期敏銳的觀察力和犀利的批判，是否隨著年歲的增長而逐漸的被消磨掉？顏崑陽先生做了這樣的見證：「他搭黃春明的車，遇到因路邊違規停車而造成的塞車，黃春明按喇叭無效後，下車當街開罵。結果，像便秘吃了瀉藥一樣，暢通啦！」(這樣的台灣社會，這樣的黃春明 ，台北，中國時報，1999年9月29日，37版)黃春明依舊犀利，依舊不肯麻木自己去屈就社會亂象。

黃春明的作品一向是從本身性情、生活經驗、價值觀以及社會現象的基礎上出發。現在，他屆臨老年，以感同身受的心情，走訪各處去了解老人的疾苦以及心靈的鬱悶，親自掌鏡，為老人、也為自己拍下真實動人的老人寫真，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審慎細讀這一系列的老人寫真，相信可以提供社會以一個確切的思考方向，好去迎接一個未來的高齡社會。

第三節 研究旨趣與目標

本文希望透過上述的研究方法，去了解社會、文化的因素對黃春明作品以及寫作時的心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另一方面就是把《放生》中對高齡社會的描寫清晰的鋪陳開來，細加探討。

一、了解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心境，對黃春明創作的影響

城仔落車 的題材是 1962 年，黃春明在宜蘭通訊兵學校服役的時候，看到公車上一對祖孫：老祖母單薄的身子，像是歷經滄桑、操勞過度；身旁小孫子患有佝僂症，看來一副營養不足，彎腰駝背、面黃肌瘦。黃春明在八歲喪母之後，撫育他和弟妹的責任便落到了祖母肩上。由於年幼失恃，他對祖父母的感情甚至超越了對母親的感覺。對這樣特別的一對祖孫留下深刻印象，進而當成創作的主題，和黃春明本身的際遇與心境，看似有某種程度的契合。

大約經過了十年，黃春明發表 小寡婦 。小寡婦 是黃春明眼見越戰時期，美軍來台渡假引起酒吧興盛的熱潮，他想要揭發這種病態的繁榮，背後所隱藏的殘酷與令人心酸的事實而寫下的。不僅描述了吧女坎坷的身世遭遇，同時也對不知為何而戰的美國士兵，掬一把同情之淚。黃春明不但詳細觀察台灣這塊土地的種種，更由此把觀點調向世界，以國際性的眼光去架構這篇文章。

以上所舉例的兩篇作品，整體的取材方向截然不同，可以了解到黃春明在不同時代、不同的人生階段，選取了不同的故事主題進行創作，如同掌握著社會時局的脈動，隨時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而不侷限在某一個狹小主題的空間之中。

「他（黃春明）呼籲作家應該深入民間生活，親近並觀察其中的肌理變化，因為，『作家不是坐下來就可以寫小說。』」（台北，中國時報，2001年3月13日21版，報導北京「新世紀再讀黃春明」研討會黃春明的致詞）

這樣的創作態度，讓人對黃春明賦予一種期望：什麼時候，黃春明會再對社會時弊提出針砭？什麼樣的問題是黃春明所最關切的、同時也是社會沈 之 所在？這些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在黃春明的近作《放生》中，試著去找尋答案。

二、黃春明近作《放生》對當今高齡化社會的問題是如何展開探討的？

台灣地區早已經進入了老人國，亦即高齡化的社會，¹³而且趨勢將更加明顯，三十年後，就會出現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老人的現象。¹⁴從這篇調查資料顯示，未來高齡化的問題，將會對社會很大的衝擊，所以，不僅是老年人，即使是年輕壯年時期，都應該為老人問題未雨綢繆，早做規劃與因應。

現今台灣社會物質的富裕繁榮，幾乎是建立在老一輩不計一切辛苦付出的基礎上，再從這個穩固的基礎向上發展，矗立起所謂的「台灣奇蹟」。但是，老人辛勤一輩子的結果，卻被遺棄在山林鄉野、農漁村落中度過餘生，即使在都市叢林中的老人，也常常被摒棄於人群之外，孤伶度日。黃春明在《放生》這本文集中，主要闡述的就是老人問題。¹⁵他試著從各種角度去探討老人在各方面所面臨的情況與困境，輔以黃春明一貫高明的說故事的手法，藉著一篇篇精彩的內容，

¹³ 根據內政部統計至民國八十二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 7% 以上，亦即台灣地區以正式邁入聯合國所謂高齡化社會的「老人國」。到了民國八十六年更增加到了 8.1%。截至八十八年底，我國老年人口達 186 萬 5 千人，佔總人口 8.4%。（內政部主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內政部主計處，2000 年 10 月初版，頁 1）

¹⁴ 根據此種趨勢預估至民國 109 年，老人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 14.08%，民國 120 年老人人口將達 20%。（林海清：《人力發展》66 期，1999 年 7 月，頁 1）

¹⁵ 「這次收錄在放生集子裡面的作品，每一篇都是以老人為主角。老人問題是目前台灣社會問題裡面，最具人文矛盾的問題。今天有多少老年人，分別紛紛被留在漁農村落的鄉間，構成偏遠地方高齡社區的社會生態。」（黃春明：《放生》，自序，1999 年 10 月，初版，頁 14）

一步步的發人深思。

個人希望試著對《放生》文集進行社會文化觀點的解讀，能夠將黃春明對於老人問題的描述更詳盡的披露出來，去進一步了解這一個社會大眾終將面臨的人生課題。

第二章 《放生》的文化特徵

「天人合一的理想」和「以仁為中心的思想」是整個中國文化的核心要素，中華子民遍及世界各地，在各種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所展現的物質文化與表層文化或有差異，而由核心要素所表現出來的深層文化：特重鄉土情誼、倫理本位、入世的人生態度等，則無不同。試分別論述於後：

第一節 鄉土情誼

中國文化中，不但崇拜天，也崇拜地。認為大地滋長萬物以供應人們生命之所需，宛如是孕育大眾生民的母親一般，使得中國人對鄉土的眷戀情感特別濃厚，幾乎是終其一生都不會磨滅掉的。¹⁶土親人也親，連帶的對居住在一起的鄉親，也產生了休戚與共的情感，所以，這一節裡要從三個方面來討論黃春明作品：人和自然的關係、對鄉土的愛以及鄉親小人物的描寫。

¹⁶ 中國人崇拜天地而與君、親、夫和成「天、地、君、親、師」。中國多神的信仰中和人們最接近、數量最多的也是「土地」的神祇，充分證明中國人對鄉土的深厚情誼。（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46）

一、與自然共舞

大自然孕育萬物，創造了人類生存的空間；卻也將天地萬物一視同仁，並沒有特別去呵護人類，讓人類一樣要面臨生死存亡的奮鬥。人們敬畏自然，應該採取與自然和平共存的方式，而非征服的態度。

（一）敬畏與崇拜

在農業社會中，自然氣候決定農作物的生長，也等於操控了人們生活的命脈，所謂的「看天吃飯」。對於詭譎多變的自然氣候，人們嘗試著要去了解其中的規律，並把所得的觀察經驗累積起來，傳承下去，希望農耕運作能夠依照大自然的變化規律，以其得到最大的收益，且能避免各種自然災害的摧殘。現在，靠著先民寶貴經驗的傳承，人們已經可以遵循自然四時運作的規律去從事農務，但是，對於風雨成災依舊是無法完全避免。在大自然逞威之下，人們也在敬畏之餘，也只能祈禱老天賞口飯吃了。《放生》中即呈顯了這種觀念，如：

雨勢並沒有減弱，天已經暗了，濁水溪兩岸的農家，隨著溪水的高漲不安。說人人到，說鬼鬼到，難道說大水，大水就來？看著就要淹到瓜田的溪水，心裡十分納悶和焦慮的沈石虎，為了三個禮拜前一個驟雨的夜晚，對幾個翻過提防跑稻草寮躲雨的年輕人，無意間聊起身邊這一條濁水溪，說了早前作大水淹沒村莊，淹死人和水鬼的話而反悔不已。（《放生•呷鬼的來了》，頁 173）

石虎伯眼看著賴以維生的瓜田就要被大量的雨水淹沒，一季的心血即將泡湯。以前大水來襲的經驗又再度被喚起，心裡面不禁暗暗自責起來，認為早先不該向台北來的好奇年輕人談起大水的事情，他覺得因此而冒瀆了不可知的神秘的自然力量，這次的大水是老天對他的懲罰。那股神秘的自然力量，控制了所有

人類無法掌握的世界，像是大自然風雨氣候也在他的掌握之中，神鬼人、自然界都任其操弄掌控。

（二）和諧與共存

黃春明在一場人文科技的座談會上說道：

「人定勝天、巧奪天工等等這樣的座右銘一定要去掉。人類必須重建環境生活倫理，各物種和人類一樣有權生存，各種地表景觀有存在的權利，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有享受的權利，我們留下的不該只是垃圾。」（跨千禧智慧交談座談會，台北，聯合報，1999年12月4日，14版）

這一席談話，可以說是黃春明長久以來對於大自然讚嘆與尊重的表白。他是一個相當留心在意四周環境的人，生活過的地方，都會在黃春明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因為他對自然和土地投入了最誠摯的情感，自然環境也同樣的回饋以心靈的滋養，使得他能夠有充分的土地情感抒發在文字之間。蘇澳、羅東、歪仔歪、蚊子坑等等地方，都跑到了稿紙上，成為強有力的背景敘述。黃春明用自己最虔誠的心，將深層的體會一點一滴的挹注在這些土地上。他藉著《青番公的故事》敘述了人們和自然和平相處的模式：

「『是啊！這是大水啊！』當老人這麼說，家裡所有的人，把內心的極度惶恐都表現在行動上慌張起來。跑啊、跑啊、大水來了。外面已經有人慘絕嘶聲的叫喊著，青番的老祖母和母親都散著髮跪在大庭的紅色的八仙桌前，天公啊地公啊呼神叫佛。小孩子畏縮在屋簷下哀叫母親。」（《看海的日子•青番公的故事》，頁88）

這是《青番公的故事》中，青番公在稻田一片金黃、等待豐收的季節，回想五、六十年前，導致全家皆歿獨他存活、侵襲歪仔歪的一場大水。大水過後，歪

仔歪的人並沒有埋天怨地，詛咒大自然帶來的災害，反而收拾起悲傷的淚水，更辛勤的開墾。利用洪水沖刷帶來的沃土，灑落種子，種下生機和希望。

洪水又數次侵襲歪仔歪，當地的人一次次地把土地從洪水手中奪回來，歪仔歪的人非但沒有把濁水溪看成惡魔鬼魅，反而抱著敬畏的態度去面對大自然，取得和大自然和平相處的方法。¹⁷他們對濁水溪的感情，是如同膜拜神明般的虔敬、讚嘆與感恩。青番公對孫子說：『以前的濁水溪，哈！流水之急啊，水面都起了一層水霧，那聲音整年就像馬群在奔跑不停。做起大水來，這些地方只要你現在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都變成大海那樣，一個浪一個浪把什麼都吞了。』如同提到一位景仰已久的大英雄一樣，向孫子描繪濁水溪造化的神奇奧妙，彷彿濁水溪就是孕育萬物生機的主宰，人們柔順的依著他的指揮擺弄，在他的懷中生長繁衍，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二、對鄉土的愛

鄉土田園是人們紮根生長之所繫，對家鄉的摯愛如同一根隱形的繩索，緊緊牽繫著每個人內心的最深處。不論在人生的任何階段，或是離鄉背井，這股潛藏心中對鄉土的摯愛，都是人們精神上的支柱與寄託。

（一）生命的摯愛

黃春明筆下的人物對自身生長的環境的眷顧，溺死一隻老貓 的阿盛伯可以說是一個最具代表性、反映最激烈的人物形象。黃春明一開始先以「痔瘡石」

¹⁷ 《看海的日子 青番公的故事》：當時歪仔歪的人們有一套不很科學、但是很靈驗的預測洪水的方法：「順眼向大濁溪深坑一帶的深山望去，要是在雲霄上的尖頂（他們叫做大水帽），亦聯誼個禮拜都被濃密的烏雲籠罩著看不見的話，再看蘭陽濁水溪水比往常更混濁而洶湧時，下由的人就開始準備搬東西了。在等到深山裡的雄蘆啼連著幾天，突然棲息在相思林哀啼，就是山洪爆發前幾天的徵兆。」

的故事作為村民捍衛鄉土的隱喻與伏筆。火樹伯到廟裡老人聚會聊天的邊廂，在已故的天送伯生前常坐的石墩上只坐了一天，當天晚上就夢到天送伯來跟他討回石墩這個位置。從那天起火樹伯的肛門就生了痔瘡，甚至被折騰到死。藉著這個故事，黃春明已經預告：清泉村的居民認定是屬於自己的所在，是不容侵犯的。小小的一個座位尚且如此，擴大到整個村落，阿盛伯更有理由為了保衛地方純樸的風俗民情去做抗爭。

從清泉村居民認為會破壞風水地理的游泳池興建的第一天開始，阿盛伯他們的抗爭就持續不斷，但是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效用。阿盛伯他們幾個老人就糾集了村裡的男人，趕走了工地的工人，把他們的工具放一把火給燒了。雖然因為觸法而被拘禁，但是阿盛伯的身上卻凜然的升起了一種宗教性的神聖氣質，令人不敢輕犯。地方上一時的激情，在法律上站不住腳，終究無法阻擋游泳池的興建，而阿盛伯那股宗教性的力量，也隨之漸漸褪去。游泳池落成了，阿盛伯眼見許多年輕人被游泳池內穿著清涼養眼的女客所吸引而駐足，不去田裡從事農作。他一開始就擔心地方風俗敗壞的事情真的發生了，內心受不住深深的煎熬，終於一躍入池，以犧牲寶貴生命的方式，去貫徹愛鄉愛土的理念。

（二）精神的遙寄

最後一隻鳳鳥 的吳黃鳳老太太，丈夫死後孤兒寡母的為了生存而再嫁，誰知飢餓的問題解決了，隨之而來的卻是無邊的精神折磨。吳黃鳳再嫁後，丈夫公然的在外面另養女人，還將吳黃鳳的親生兒子趕出花家，硬生生的拆散他們母子，不准相見。當吳黃鳳忍辱負重的完成了撫養花家後代的責任後，便在「精神上」離開了花家，自己認定一個「家」——菜瓜棚下竹圍內的老家。她摒棄了再嫁花家的這一段記憶，把花家當作是旅社，心目中最後的家仍然是那一個三餐難以為繼、但精神有所寄託的老家。

沒人帶我回去，我自己也會回去。我一出去叫手車仔帶我到渡船頭。到了渡船頭，渡公蘇愨槌就會用船帶我到菜瓜棚下，前面那一塊竹圍裡面，就是我們家。（《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217）

吳黃鳳內心裡面對老家那份濃厚的鄉土情誼，使得她在潛意識下選擇了老家當作精神上的避風港，撫慰了她在花家受創的心靈。在晚年餘生中，可以藉著這份精神上的鄉土情誼，解除了現實生活中想離開、又不能離開花家的窘境。

三、鄉情風貌

黃春明愛家鄉、愛土地，從小就用腳去讀遍家鄉的地理，¹⁸不僅熟悉家鄉周圍的山川風貌，對於人情世故也都有了深切的了解，同時，也養成了去觀察所接觸到的人、事。

有人問黃春明小說該怎麼寫？他會說：

你能不能在一年之內跟五十個陌生人講話，每個人超過五分鐘以上？你記下筆記，揣摩不同年齡、職業、個性的人，遇到不同的事情會產生怎樣不同的反應。（董成渝：黃春明鑼聲再響，台北，中國時報，1999年10月21日41版）

比如黃春明有一次在火車上和一個要去喪家吃「白肉」的乞丐聊天，他把聊天的內容、感受，一變為鑼的故事主軸。黃春明的好奇心著實令人佩服，一般人看到乞丐莫不掩鼻而走，幾乎都不會正視一眼，而黃春明卻主動的和他攀談，可見他是真正的在留心身旁的人物、事情。也因為關心，所以常常在心中烙印著一個個現實人物的形象。他一提起筆，這些鮮活的人物就再度活了過來，呈現在讀者面前，從他們身上也嗅出了地方鄉土、人事情誼的氣息。這些如大地般樸拙的人們和他們悲愴辛酸的際遇、相依相存的家園，共同交織出一幕幕真切動

¹⁸ 容格提到：人對出生地有所認同之後，接著就會對族群認同，進而對國家產生認同。

人的鄉情風貌。

(一) 大地之子

農漁村落裡辛勤工作的老人，終其一生與大自然為伍，沒有都會區人們爾虞我詐的勾心鬥角，沒有追求不盡的慾望污染。放眼所見的是寂靜無語，卻能薰陶人心、洗盡慾念的田野大地；心中所繫的是默默成長，卻能為人們帶來無限生機、欣欣向榮的綠色希望。這樣的環境，讓人們保存著如《放生》中的阿尾那般質樸純淨的個性。

「田車仔！」老人家驚喜的叫著。他忘了要躲雨，下田就直追。兩隻塑膠拖鞋，一隻翻在田埂，一隻被埋在田裡。田車仔沒命的拍著翅膀，就是飛不起來。最後，連翅膀都貼在水面舉也舉不起來，跑也跑不動。濺得一身泥水的阿尾，逼近動彈不得的田車仔，心裡好不緊張又興奮。（《放生•放生》，頁 78）

讓老人家見獵心喜的，不是虛名私利，而是田間常見再普通不過的一隻白鷺鷥，只因牠觸動了老人家內心久遠的一處記憶。從阿尾天真直覺的動作，反映出他沒有深沈的城府機心。阿尾個性的樸拙也如同廣袤的大地一般，慣常以無聲的笑容去包融一切：

聽了金足的話，老人家覺得好玩又好笑。「看。有什麼好看？」他張著嘴巴笑著說。但是笑聲一絲不溢地，全都被那沒有牙齒支撐，兩頰和上下唇都向口腔凹塌進去的黑洞吸掉了。（《放生•放生》，頁 81）

剛好飛鳥消失了。阿尾像是沒事的轉過頭，看到金足那一張他說是「苦瓜面」的臉，他禁不住張開漏斗型的嘴巴，無聲的笑起來；笑得口水都淌下來了。（《放生•放生》，頁 85）

阿尾和金足婆心愛的獨子因案入獄服刑，在等待兒子即將獲釋歸來的日子裡，一些過往陳事又不斷浮現在兩老腦海之中，一次次的刺探他們內心最深處的傷痛。相對於金足婆的叨叨唸唸，阿尾則以那一口沒有牙齒、凹陷如黑洞的笑容，吸納了一切的不平與悲傷。在阿尾眼中，自身和人世間的許多憤懣與不快，似乎都能一笑置之，宛如大地在狂風暴雨肆虐之後，默默承受世事無情的摧殘，但也堅毅地悄悄復原。

（二）笑說悲愴

黃春明擅於用幽默的口吻，去敘述小人物的悲愴經歷，讓人讀來笑中帶淚，不會有不忍卒讀的心酸，但卻使你不禁對這些小人物產生悲憫與同情，在內心深處迴盪不已。比如黃春明所塑造的瞎子阿木，就將小人物的遭遇處境，活靈活現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木仔伯。我們班上住在街上的同學，說要來看你哪。」阿全興奮的說。「看我？」阿木說：「我有什麼好看的！」「他們要來看你點香菸，看你的中指，……」「你還告訴他們什麼？」「有，……」「有沒有說找火柴的事？」「有！」一對老少突然都笑得很開心。瞎子阿木笑得連眼油也流出來了。（《放生·瞎子阿木》，頁 47）

瞎子阿木有一次被人捉弄：說要遞菸給他，卻塞了一隻鞭炮在他嘴裡，並點燃了鞭炮，嚇得阿木魂飛魄散。那一次以後，阿木再也不敢讓人幫他點菸，而且每次自己點菸以後都用中指探探煙頭是否點燃，這隻不怕火的中指就成了村裡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瞎子阿木也成了學生好奇的傳奇人物。

兩頭豬胚的亂撞，一下子就把阿木絆倒了。阿木想站起來，還沒站穩滑了一跤，又是四腳朝天和一聲驚叫。……當鄰居趕來看時，有人驚叫著說：「糟了！哪一頭是睛瞶目仔？」……和阿全聊起這段糗

事，瞎子阿木他也跟阿全一樣，覺得餵豬的阿木又可憐又可笑。（《放生·瞎子阿木》，頁 47）

這回不只是旁人，連阿木也覺得自己可憐又可笑，彷彿把視障的不便所帶來的悽愴遭遇，都看待成事不關己的過往雲煙一般。這種能夠嘲弄自己、灑脫的人生態度，是一種把小人物們從生活困境中拉拔出來的力量，讓他們不致深陷於殘酷環境的泥淖裡面，得到繼續面臨生活挑戰的動力，為生存奮鬥下去。

看到黃春明笑說悲愴人物的辛酸境遇，好像我們身旁發生的故事一樣，甚至讀者也曾遭遇過同樣的生活困境，如果能夠從閱讀黃春明作品中得到人生的啟發，相信這也是黃春明創作的目的之一吧！

（三）相依相存的家園

純樸的里鄰鄉人以誠摯的生活態度相對待，也以同樣的心情去看待那一片賴以生存的家鄉田園，人和土地之間就形成了真誠的、密不可分相依相存的關係。

1. 純樸的里鄰

農村鄉間由於年輕人口移民都會區，留下老年人駐守家鄉。這些老人必須負擔起農務、家務，以維持整個村落及家庭的運作，讓他們說不出「老了，做不動了」、「該退休了」，而以堅毅的性格，強韌的生命力繼續尊嚴的生活下去。

金足婆多拍了幾下，清理之後，斜舉晾竿的一端抖動抖動，那些乾衣服一件挨一件，全都滑到她的胸前。……環抱合不攏的衣服直堆到眼睛，右手還抓住一件差些滑調的長褲，然後在用下巴用力壓低面前的衣服，稍作側頭這才找到視線。（《放生》，頁 73）

乾乾瘦瘦的金足婆已經年近七十，黃春明這幅畫面的生動描述，讓我們好像看到了隔壁鄰居老奶奶，正手腳矯健的攬著一堆比她人還高的衣物，搶

在大雨來臨前收進屋裡。正要踏進屋裡，又想起必須通知鄰居也趕緊出來收衣服，當下扯開喉嚨吆喝起來：「咻-----！」先用尖拔的聲音吆喝一聲：「烏肉的-----。玉葉啊-----。虎、虎（雨）來了唷-----！」（《放生》，頁74）同樣是七十歲的老人，或者有的已經行動遲緩、說話有氣沒力，那能展現這種超齡的演出？簡直就像四、五十歲一般。是什麼原因讓農村老人有如此的表現？應該是那種責無旁貸、守護家園的使命感，所激發出來強韌的生命力所致吧。

2. 與家園相依存

金足婆有四個兒女，其中三個因為乘船過河時翻船溺斃，只剩下第四個小兒子文通，自然是疼愛有加。新設立工廠在空氣、水源各方面嚴重的污染農村，讓當地的居民生活受到極大的威脅，文通代表村人向政府陳情要求取締時，失手打傷了敷衍了事的公務員而被判刑入獄。

她坐在床沿折疊衣服，文通的衣服兩三年沒穿了，雖多花一些時間搓洗，發黃的地方還是洗不掉。每展開文通的衣服，就為這孩子叫屈。過去發生的事，一回到心頭就像挨針頭一刺。（《放生》，頁75）

農村生存的資源來自土地，莊稼人愛惜家鄉土地，不論老少。身為母親的金足婆對文通的入獄沒有責備，也是認同兒子捍衛家園的心志，沒有什麼怨尤。只有惋惜，為文通對抗官僚奸商，在年輕的黃金歲月入獄而叫屈心疼。金足婆對待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的感情就像是自己的父母家人一般，真心真意的護持，與之相依相存。

第二節 倫理本位

人從出生開始，便立刻和許多人有了關係，像是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等，這些關係都是既定的，不容否認與割捨。而且，整個人生過程也都建立在這些關係上去發展。甚至，死亡以後，還被後代子孫追溯了層層關係。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梁漱溟先生說：

「中國文化是「二人」---「仁」的文化，也就是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中國文化要義》，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91年8月初版二刷，頁79)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予以擴展，可以從家庭、社區、社會進而推展到民族、國家。所謂的五倫：父子、長幼、夫婦、朋友、君臣，就是以此為基礎推展而來的。以下將討論《放生》對傳統文化中孝悌精神和慎終追遠的體現。

一、孝悌精神

金耀基認為倫理關係是以親族關係為主：

倫理關係以五倫為主，其中父子、長幼、夫婦在五倫中居其三；君臣關係則是按君父子民關係構成、朋友關係以兄弟相稱，也不脫親族關係。」(《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2)

而親族關係在儒家的家庭系統中，又以父子關係為首要，孝的原則居於個人、家庭和社會的中心位置。黃春明近期作品《放生》，雖然沒有正式提到孝的倡導，但是有許多的內涵可以說是從側面的角度來談論孝道精神與家庭倫理。我們可以從孝道在社會潮流中的轉變以及老人奉養的情形來了解《放生》對孝悌精神的闡述。

(一) 百善孝為先

黃春明看到社會大眾在親生父母年老之後，有人置之不理或是冷漠以對的現象，感到憂心忡忡。作品中除了對此現象加以揭露之外，也藉著作品樹立心目中理想的孝悌模範，尤其是推崇年老長者的孝行，希望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這一代老人對父母的奉養，即使沒有受過教育，都知道必須盡心去做到。尤其生活在大家庭的結構之下，家族的威權，很自然的形成一股約束力，讓當時的人心不敢有所逾越，違逆父母。在《最後一隻鳳鳥》中，吳新義老先生冒著大雨，帶著兒子、媳婦、小孫子三代組成的代表團要去花家，為再嫁的親生母親吳黃鳳，做八十大壽。沒想到，卻被同母異父的弟弟擋在門外。

「阿爸，我們有骨氣一點，人家不歡迎，我們就回家去吧」阿水忍著氣勸新義。...「你們哪一個想回去的，就先走好了。我不怪你們就留我一個好了。」晚輩的沒一個人敢先離開；倒不是新義教子嚴，是他們夫妻倆教子有一套。他們的身教是有名聲的。老父親思念母親之情，是晚輩他們從小就耳聞祖母是怎樣養育父親，也目睹父親為了祖母在花家不受欺辱，做了多少的忍讓和犧牲的。（《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91）

以前物質的條件不如現在富裕，辛勤的工作往往還不能謀得三餐的溫飽，吳新義老先生和母親共同度過一段捱餓受苦的日子。到了自己有經濟能力，為了母親不受繼父的欺凌，不斷的應付繼父花家的需索無度，盡量的忍讓與犧牲。即使當了曾祖父，也仍然心繫母親，一心一意的要表達對母親的孝思。吳新義年輕時遭受花家許多不平的待遇，但是一聽到花家提起母親想來和他同住，他也毫無怨言的接納。老一輩對於父母長輩的尊崇，不但解決了上一代老人奉養的問題，同時也用嚴謹的身教來告訴下一代，應該怎樣去對長輩竭盡孝思，對社會風氣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不獨自家老人獲得安養，也兼及帶動了社會人心。

(二) 奉養雙親

為何在農業社會時代裡對老人的奉養並沒有形成很嚴重的問題？徐立忠在討論老人問題對策時提到：

在往昔，家庭中經濟和教育都由父母或祖父母掌管。而老人維護自己權柄的方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採財產集中制，家中每一份子的收入皆歸之於公。」(《老人問題與對策》，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1月初版，頁139)

由於老人掌控了家族經濟命脈，整個家族生計必須由老人決定，家人自然尊重老人。而且老人還握有裁決誰受教育的權力，這也是家人將來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傳統社會型態下，老人在家庭中的地為能維持不墜，奉養的問題也就能夠得到適當的安排。而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教育普及，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的提高，相對的也提升了謀生能力，使得個人不需要依賴家族就可以獨立生存。另一方面，財產集中制瓦解，老人不再掌握全家族經濟，甚至連自己保有的老本都會被子女挖走，像是「打蒼蠅」林旺欉一樣：

從三月間大兒子跪地求他，把地契和房契過名給他處理台北的債務時，他只想不讓兒子去坐牢，至於林炳炎說到應急之後的轉機，他一句話也聽不懂。(《放生·打蒼蠅》，頁61)

老人家把自己賴以生存的田地過戶給兒子，生活頓失重心。「售票口」金池出錢培養子女留學，也是把老本輸血給子女的一種型態。加上民族性使然，我國父母終其一生努力，大多貢獻給家庭和子女，較少為自己晚年預作安排打算，一旦經濟自主性降低，必須靠子女供應經濟來源時，使得防老只能自求多福。¹⁹

面對老人奉養的問題，社會型態的轉變是無法阻擋的，而且可能日趨嚴重，

¹⁹ 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有47%經濟來源是由子女供應。(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

若未予以妥善規劃，將來老人安養問題會變成整體社會的重大負擔。²⁰可見老人問題不只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下所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關於這個問題，黃春明提出了他的看法：

大概我也開始老了，為目前在台灣社會裡面的老人抱屈，還振振有詞地八股一番。其實到了我老的時候，同樣遭遇到我父執輩這一代老人的命運時，我認為我活該。因為前一代的犧牲，國家、社會理該記取教訓，及時要有有關老人的政策和福利的設立。至於接下來的老人如我，也得為自己做心理上的準備，還要做好自己晚年的生涯規劃。（《放生•自序》，頁 15）

黃春明認為社會大眾現在為老人設想，就是替自己的未來年老之時鋪路，預作生涯規劃。如果一昧的漠視老人問題，到最後年紀老大孤苦無依的也會是自己，所以，關心老年奉養問題是不容大家推卻的。

（三）兄友弟恭

中國文化的家庭倫理除了強調孝道以外，對於長幼之序也是相當重視。比如世襲制度視嫡長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長兄如父，父親不在時，長兄擁有父權也需肩負起責任；分攤遺產時台灣有些民俗讓長孫也繼承一份遺產。

「大哥我知道我錯了。你就幫我這次，一次。我永遠永遠記住你的恩情。你知道嗎？我覺得你更像一位父親。」「不要亂說話！」

吳新義回到家一算，國雄在那裡（日本）欠的債，和需要解決的費用，算算竟然把金魚的金飾全部賣了，還得賣掉一間房子。（《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202）

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年10月，頁173)

²⁰ 依照內政部的分析，在1992年平均每十位15-64歲的人口負擔一位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預估到了2010年會變成7位、2030年甚至變成3位15-64歲人口就需負擔一位老年人口。（曾

國雄是吳新義同母異父的弟弟，他聲稱到日本留學，卻在那裡花天酒地，不但用盡了生活費，還欠下一屁股的債，走投無路，打電話回來向吳新義求救。吳新義念著同一個母親的兄弟情誼，把國雄的爛攤子一肩挑下來，不奢望回報的幫他解決了問題。就像國雄所說的：吳新義更像是父親一般。

吳新義這樣不計代價的幫忙國雄，國雄懂得感恩回報嗎？黃春明在這裡安排了一個負面的情節，代表現今社會孝悌精神的不振。吳新義冒著大雨，遠道去花家為老母親慶祝八十大壽，竟被國雄拒在門外，不讓進門：

「你免來這套，提籃假燒金。你知道黃鳳我的老母親外家那一頭，因為丁絕，有一筆一甲多的土地在茅仔寮，由伊來承受，你就要來替伊做生日……」「你到底是在講什麼？」……「我講什麼？我講你鯽魚仔釣大啦！講最後一隻鳳鳥》，頁193）

國雄不但沒有感念當時吳新義為他解套的一份恩情，也沒當吳新義是他的大哥，不但如此，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吳新義是來跟他爭奪財產的。花國雄的這付忘恩負義的嘴臉，讓我們想起，這再現實社會上不也時有所見嗎？

二、慎終追遠

中國社會對於過世的親人並沒有就此將他從家族中除名，而是列入族譜，延續了他和陽世間的關係，世代代的傳承永不終止。在世的倫理關係並未因人的過世而終止，不但繼續而且更加推崇其地位，將祖先列為家族精神的標竿與崇拜的圖騰，以加強族群的團結性。韋政通提到：

「慎終追遠的文化活動，經過儒家予以倫理化之後，含有報恩以及教孝兩種意義。」（《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

1983年8月初版，頁84)。

黃春明也認為：「台灣有今天的成就，絕對和這些老年人年輕時所流的血汗，打下堅硬的基礎有關。今天我們社會不懂得謝恩，還「劈柴連柴砧也劈。」(《放生•自序》，頁15)在任何一個時代與地區，都是因為有先民的流血流汗辛勤努力，後代子孫才會有安和樂利的生活。我們對於先民除了追思懷念之外，也應該抱著一份感恩的心。最後一隻鳳鳥 描述了中國文化中慎終追遠的典型傳統：

靠南邊河岸竹圍裡的吳家，這天可熱鬧。他們吳家的慣例，不為祖先個別做忌辰的拜拜。每年統一在重陽的這一天，祭拜祖先。這一天在吳家看來，不比過年不隆重；在外成家立業的，出外相工作的，統統都得回來祭拜祖先。(《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178)

吳新義老先生父親早逝，他和母親曾經過著三餐只吃蕃薯簽的苦日子，現在他熬過來了，一家四代四、五十人，濟濟一堂枝葉繁茂。要小孩子吃土雞肉，還得吳老先生端著裝滿土雞肉的大盤子，追著小孫子把一塊塊的雞肉塞在他們的碗裡，比起吳老先生當時只有蕃薯簽可吃，小孫子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唯其如此，才特別顯出慎終追遠、尊重祖先的重要性：讓後代知道現今舒適的生活是得之不易的，要懂得感恩；對父母先祖的孝思，應該綿延不絕、代代傳承。

黃春明也同時指出社會上也有人不知道尊重長輩、祖先，沒有感念先人的辛勞，眼中所見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卻沒有去思考自己現有的一切是誰留下的基礎，心中不再存有感恩的意念。死去活來 的粉娘就嚐盡個中冷暖：

粉娘在家彌留了一天一夜，好像在等著親人回來，並沒有向醫院斷的那麼快。家人雖然沒有全數到齊，大大小小四十八個人從各地趕回來了。這對他們來說，算難得。好多人已經好幾年連大年大節也有理由不回來山上拜祖先了。這次，有的是順便回來看看自己將要擁有的那一片山地。(《放生•死去活來》，頁130)

受到工商社會追逐名利的影響，現代人的眼光永遠只有往前看，不會停下腳步來回顧，好好檢視珍惜自己所擁有的，飲水思源的去看清自己根基所在。工商

社會緊湊忙碌，任何人都有很好的理由不返鄉祭祖，然而，追究其根底，不外是重不重視慎終追遠、有沒有心懷感恩的差別而已。看不清根基，沒有穩固的根基，一味往前衝刺，物質生活或可得到充分的滿足，但是精神生活上，失根的空虛，將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節 人生態度

以人為思考的中心是中國文化主要的內涵，所以中國人所秉持的人生態度也就以人作為價值觀的重心和看待世務的依據，形成了入世重於出世、重視社會評價、壓縮隱藏自我等特點。

一、入世重於出世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並不是把人提高到虛無飄渺的天界殿堂，遠離人間；而是將天地奉為一種崇高的目標，像是具備完美的道德、解救人間苦難等，都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代神話中，解救人們痛苦災難的通常不是天神，而是人間的英雄。這些英雄來自人間，除了具備了常人的特性，更懷抱著崇高的救世理想。最後，英雄可能升格為天神，但畢竟和人間有著相當的密切關係，這顯示出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質——人間性。²¹

黃春明在描寫人們遭逢災難疾苦時，也鮮少去求助神祉、上天，而是靠人的

²¹ 在商周神話中顯示的，人們依賴解救世界災難的，竟不是神、帝，而是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並不是天神的話身，他們與人類保持最密切的關係。在古代神話中不涉及人間世界的，可說極少。（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71）

信念勇氣，深入人群去解決困境，改善惡劣的環境，展現人們的堅忍與毅力，塑造出大地英雄、人間救星的具體形象。

（一）大地的英雄

大自然風雨變化釀成的天災地變，總是讓人們最感到無力可施。洪水地震宛如猛獸一般肆虐家園，面對殘破的家園，人們無語告天，不怨天、不尤人，只有憑藉的自己的雙手，一步步的、一磚一瓦的去重建整頓家園，繼續以無比的毅力，堅強的生活下去。青番公的故事 陳述了這種人們奮鬥的血淚場景：

青番是從那屍首的黑衣服和他右手緊握著的半截手杖認出祖父的。這樣，吳家就只留下青番一個，和他二十一歲的年齡。五六天以後，大水才算全部退調。這時，在浮出水面的歪仔歪竟變成了一片廣瀚的石頭地，這比見了洪水淹沒時的情景，更顯得絕望。（《看海的日子•青番公的故事》，頁 91）

雖然生長的地方經過洪水的肆虐，家人全部喪生、田地一片狼籍，幾乎令人絕望。但是青番公和歪仔歪的人們並沒有因此氣餒，他們展現了「堅強得能夠化開石頭的意志和勞力」，去重整田地和家園。這份堅強的意志力，就是效法大自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黃春明把青番公和他的鄉人塑造為人們解決苦難的英雄，代表人們可以自己去解決災難困境，只要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存在：堅忍不拔的意志力。

（二）人間的救星

天災固然會給人類帶來嚴酷的考驗，人為禍害同樣會讓人類陷入絕境。人為禍害通常以戰爭為最甚，能夠帶領鄉人、族人將侵略者逐出家園，解脫戰爭帶來

的困擾，恢復和平的人便是人間的英雄，是上天派來承應人們的祈禱。工商社會對家鄉田園帶來另一種形式的侵略——環境污染。《放生》中此類的例證如：

當縣府的人會同警察單位和工廠的人，在文通他們提出抗議之後，做第二次取水的時候，一群人發生爭執。「放毒水的時候叫你們來，你們不來。今天你來做什麼？」文通帶頭的說：「並且你們今天來了，我們又不知道。」……「我只要公事照章辦理，快慢我不知道，毒死，那是你家的事！」「你再說一遍試試看！」文通很生氣的揪住對方的胸口。（《放生 放生》，頁 109）

工業帶來的污染蠻橫的進入家園之後，人們深受其害，這時也都引頸仰望，希望能有人來幫他們解除威脅，改善生活上的痛苦。工廠污染入侵大坑畝初期，純樸的莊稼人並不在意，直到健康生計都受到嚴重危害時，他們猛然驚覺，才由文通帶領，群起守護家園。可惜的是，不同於古代神話中的英雄能畢竟其功，是黃春明刻意要彰顯對目前社會環境的無力感吧，文通成了悲劇英雄，敵不過官商勾結，最後因義憤傷人還吃上官司，身繫囹圄。「自從莊文通因為重傷害和妨礙公務等數樣罪，被判刑入獄之後，那一代又多了幾家工廠，屋煙濃濃，污水長長。」（《放生 放生》，頁 110）

現代神話中的英雄救星隕落了，宛如環境污染還比古代猛獸更加兇殘難治，尤其再加上官商勾結、人謀不臧，那就更難除去這個毒瘤。所謂「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能戰勝這個侵蝕生存環境的怪物的英雄，不是別人，是人類自身的良知。不必祈求於上天，只要喚起本身的良知，個個都是救世的英雄。我們寧願相信，幕後真正的英雄黃春明，尚未被擊倒，還需要他繼續喚醒群眾，去面對漫長的抗爭之路。

二、壓縮自我

中國文化崇尚「仁」的規範，希望個人乃至於整個社會都能夠遵循，但是這樣的文化觀念在負面上造成了他制他律的人生態度，把個人的價值定位架構在社會標準上，只用社會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行為，較少從己身的觀點出發去反映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我在冒出頭以前，一定先考慮、先探探社會給予的評價，在眾多不確定的情況下，自我不敢出頭，時常就採取了壓縮自我的人生態度，²²只為了符合社會規範。

由於中國文化極度重視個人在社會上的形象，不敢完全展現自我，深怕遭到毀損破壞，甚至為了保護形象，把自我隱藏起來。當他面對別人時，就戴上一副面具，去符合社會的要求。²³這樣的結果是當面具的我和內心真正的自我相衝突時，內心就必須承受無限的煎熬了。瞎子阿木 內心交戰後莫可奈何的笑恐怕比哭還難看：

瞎子阿木一邊走，一邊牢牢抓住心理的那一份愉快，嚴苛自責自己無情。不然為什麼想到秀英，我已經不會像前些日子那樣痛苦？他這麼想著。嘴巴也嘀嘀咕咕地念給自己聽：「我為什麼是這款？秀英才跑了，我還樂。我樂什麼呢？」話才說完，心裡還是莫名的樂著，臉上也對這一顆悲不起來的心，而莫可奈何地笑著。（《放生•瞎子阿木》，頁 44）

瞎子阿木的女兒秀英離家出走，留下他孤苦伶仃的過日子，同時在生活上也造成許多的不便，像是冬天到了，沒有冬衣可穿，冷得把報紙穿在身上禦寒；平時餵養豬隻以添補家用，也因為阿木眼不能見，無法飼養而賣掉。精神上失去女兒的痛苦，加上現實生活的種種衝擊也還沒獲得改善，瞎子阿木應該要感到悲傷才是，為什麼心中還能為一點小事樂了起來？這只是阿木在面對外界時，深怕再

²² 中國人有所謂逆來順受的「美德」、抹煞自我的傾向，對違反自己利益的事也多半採取吃一點虧也無所謂的態度。（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台北市，1983年1月初版，頁 228）

²³ 用技巧謀略的語詞來說，黃春明所運用的是一種「面具」，這個面具是黃春明筆下人物的防禦機械。是面臨威脅危險時，自然而然採取的一種姿態。（蔡源煌：「小人物的面具——試論黃春明小說中的表意衝突」，《中華復興文刊》，10卷9期），1977年9月，頁 34）

次撥動受傷的心，為了掩蓋心中的悲傷，不自主的戴起一副不在乎秀英出走的面具，扮演另一個自己。阿木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自我掩飾，所以他也搞不清楚「秀英才跑了，我還樂。我樂什麼呢？」

人們心靈上越是脆弱，越是容易傾向隱藏自我以保護自己，甚至連自己都沒有察覺到這種反射性的動作。而被隱藏的部分並未完全被埋沒掉，仍然蠢蠢欲動，等待機會。

他拿起秀英的梳子抱在懷裡，口中喃喃的叫著：「秀英回來，秀英回來.....」向來就沒用過這麼動聽的聲音叫過女兒，也向來沒覺得叫女兒的名字會令他這麼疼痛和感動。（《放生•瞎子阿木》，頁 51）

當阿木獨處冰冷淒涼的家中，那副面具也自他的心裡悄悄的卸了下來。這時，被隱藏的自我清晰的浮現出來，內心被壓抑的悲傷以及對秀英的情感一時間通通湧了上來，讓瞎子阿木就連呼喚秀英的名字，都充滿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感情，從內心傳來一陣陣的悸動與疼痛。

三、人情與面子

中國文化中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顯示出在中國社會中，個人是依附在群體彼此之間的關係上面。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最大的差別也就在「個人主義」的凸顯。我們的文化中，常常是經由別人的角度來檢定自己的地位和成就，所以，除了倫常關係外，常人相處時，也特別注重別人對自己的觀感，即所謂的「人情」與「面子」。金耀基解釋了「人情」的意義：「人情二字是指人與人間的關係，意即「人相處之道」；面子是一社會性的東西，表示各人的尊嚴是從適當的行為及社會讚許中獲得的。」（《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 42）他的說法頗符合中國文化中人情的特性。黃春明著重於社會性的反映，自然的也注意到了中國文化中頗為注重的人情、面子，有許多的作品對人

情運作與面子問題有詳細精彩的描述。

人情和面子首重有來有往。在我們民間有很多的禮俗活動，婚喪喜慶、彌月、就任等，都包含著人情面子的文化在裡面，像是有來必有往、禮金不得少於別人以前送來的，因為別人會以此做為你是否符合社會規範的標準。而且，年事越高人情往來會越多，老年人面對的問題就相對的吃重了。打蒼蠅 旺穰老先生就面臨了這樣的尷尬局面：

旺穰埋怨著說：「七十多了。除了客兄公沒當，阿公、伯公、叔公、舅公、文公、同年公、親同公，還有，還有你說還有什麼公我沒當？就憑這些公和朋友弟兄的交陪應對，你說一個月要應付多少生子、入厝、當兵、結婚、住院、喪事？」（《放生•打蒼蠅》，頁 60）

林旺穰老先生從農務上退下來，經濟來源必須仰賴兒女供應。在地方上，由於年長輩份高，人情世故的交際應酬所費不貲，對不能主動掌握經濟狀況的林老先生形成了一種生活上的負擔。台灣俗諺說：「錢銀若有，不怕世事」，可見台灣社會中人情應對的重要基礎是用金錢來表達的。加上農村社區家戶雞犬相聞，比都市的公寓生活形態更注重人情味，讓林老先生不得不把人情應對列為生活中的重大事項。三餐不繼勒緊腰帶也就過去了，但是面子上不能掛不住，「面皮」還是比「肚皮」重要。

老人從工作崗位退休下來，他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也面臨了相當程度的轉變²⁴，但是並沒有因此而完全脫離人群，退休的老人們也自成一個社會體系，同樣要處理他們的人際關係。

個人身處社群之中，自然無法置身其外，必定會受到社會文化結構所約束影響。社會角色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和人生其他階段來比，老年人面對角色變換的適應能力較弱；社會地位則大都是從高峰處，逐漸往下走，讓老年人面臨窘困的

²⁴ 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是社會學裡兩個最基本亦最主要的概念。社會角色是指一個人在互動過程裡別人對他的期望。社會地位是一個人所處的社群對他所給予的評價。（蔡文輝、徐麗君合著：老年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年3月初版，頁32）

處境。在鄉村聚落中，老年人們也自成一個社群。有社群成形，就會有社會角色的扮演和社會地位的高低，老年人們更重視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多少年來，三山國王廟的老人，除了和其他鄉下的老人一樣，大家喜歡聚在一起，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地閒聊之外，他們多了別地方少有的日課節目，那就是現此時念報紙給大家聽。（《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21）

小村落中資訊不發達，連派報的人都不願送報紙過去，加上識字的人不多，現此時先生是極少數中的一個，於是就在小村莊念過時的舊報紙給大家聽，負起二手傳播的責任。由於資訊的封閉，現此時的所讀的舊報紙就成了一種權威的象徵，而他本身則成了權威的代言角色，「報紙說的，報紙。..」漸漸的也在小山村中建立了一個大家公認的地位。現此時從中年開始讀報，直到七十多歲，自己也頗為滿意這樣的角色與地位。現此時累積了長久的讀報經驗，只要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夾帶一句「報紙說的」，聽的人便無從辯駁，不得不相信，他也就是藉此以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地位²⁵。不料，由於一件荒唐事件的報導，竟導致現此時數十年來的權威性受到空前的考驗和質疑：

現此時，福谷村黃姓村民，就是說福谷村那個所在，有一個姓黃的人，其所飼養的牛母，日昨生下一頭狀似小象的小牛。（《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28）

此言一出，連現此時也幾乎不相信，福谷村就是自己的村落蚊子坑嘛，怎麼發生這麼大的事情，這些長年留守的老年人會不知道？所以，不可避免的，現此時立刻遭到強烈的質疑，「騙瘋子！蚊子坑的母牛生小象？」連被認為知識程度較低的金毛也對他提出質疑，現此時的權威性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使得他顧不得氣喘性心臟病發作的危險，也要為鞏固地位迎向大家懷疑的眼光。「報紙說

²⁵ 黃春明曾經批判大眾傳播：從大眾傳播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他的真實性、準確性、時間性、可信性，還有社會倫理性，到底可不可靠？..如果沒有批判的能力，沒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這不等於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交給別人。（黃春明：從子曰到報紙說，《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頁66）

的啦！你們不信？」現此時大聲激動的說。可惜，這麼荒唐的事情這句話不再像以前那麼有用了。

於是，由於現此時堅持，為了證明這件事情的真相，他抱病帶隊，老人們要翻過小山丘去一探究竟。隨著日落西山，現此時為了面子地位強挺的身體再也支撐不住，因此氣絕在山丘樹林之中。事情最後的真相如何沒有人知道，只見老人為了本身社會地位的不保，連老命也不要，就是要掙回那一點薄薄的臉皮。這樣的人生態度，似乎也是黃春明的化身寫照。²⁶所以，現此時抱病拼死要護衛的除了社會地位以外，還有相當重要的因素，自我概念中自尊的維持。Richard A. Kalish：「自我概念是一個人對自己思索構造的形像，他反映出一個人真實的經驗，以及他如何解釋這些經驗；一個人真實的自我，以及他如何解釋這些自我。」（張隆順譯：《老人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再版，頁71）當自尊受到撼動的時候，自我概念同時也會被牽動，人們會意識到用人生相當長的時間塑造的自我形像或許將因此重鑄，職是之故，他必須進行捍衛自我自尊的行動。而中國文化中自尊的肯定有一大部分是來自社會給定的，現此時先生就是把整個自我形像看待得重於生命，直至最後一刻，為了「面子」不顧「身子」。

第四節 宗教信仰

中國宗教信仰的特色是「人而神」。除了由外傳入的佛教，中國產出的宗教道教、儒教，造神的方法都是由人變成神，就算是傳入的佛教，也是傾向具有現世精神的大乘佛教。韋政通舉出幾個例子：

²⁶ 黃春明苦讀考上了台北師範，卻因為怕公佈欄上自己不及格的成績被心儀的女孩子看到，會

像是古代傳說的三皇五帝，他們因為對人們的生活有實際重大的貢獻而受到崇敬；孔子、關羽、岳飛等，則是因為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73）

因為神都出自於人，那麼塑造神格的模型，就來自於人格，是屬於高層的人格標準。這樣的造神方法，也符合了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學，天與神不是高不可攀、人們不可企及的。因為中國的宗教信仰和人們有著密切的關連，於是在現實社會中有著許多的習俗與禁忌、對信仰也呈現多樣的包融性以及從人的角度來看待死亡。以下我們將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習俗與禁忌

習俗與禁忌也是老年人對死亡以及玄秘世界建立基本認知的一項資訊來源。以往受教育的程度並不普遍，老年人的許多認知來源都是從口耳相傳而來老年人的許多認知來源都是從口耳相傳而來，老年人們平時聚在一起，彼此交換聽來的、記起來的奇人軼事、生活習俗，不僅充填了老年孤寂的歲月，也為老年的認知提供了重要的來源。於是，習俗與禁忌不僅提供了法律外的道德規範，也成了解決困境的依託。

（一）法律外的道德規範

中國文化相當重視道德的規範與養成，希望靠著道德的約束與自制，能將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舉止或是犯罪的行為減少至最低的程度。其次，才是考慮到法令的制裁。為了灌輸沒受過教育的庶民的道德觀念，就把倫常道德寓意在鄉野傳說之中，在民間口耳相傳，讓道德觀念可以藉此廣為流傳。現此時先生 就表達了

很沒面子，不惜打破公佈欄，慘遭退學。黃春明的愛面子，由此可見一斑。

人們在法律不能發揮作用時，寄望起誓能對人的良心起規範作用：

「說真的，什麼誓都可以發，雞頭可不能亂斬啊！」年紀最大的阿草，深怕土龍忽視斬雞頭的嚴重性，他強調著說：「我就看過。我那時還小，下莊有個媳婦想毒死婆婆，證據被捉到了，還是死不肯認。婆婆當天跪地頭髮打散，燒香責告天地邀媳婦斬雞頭。媳婦硬到底，雞頭落地，第二天就死了。屍體的兩隻眼珠子不見了，是被雞啄的，臉上和全身的傷痕全是雞爪抓的，更奇怪的是，眼窩和爪痕，才隔天就長滿了屍蛆蠕動。」（《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23）

現此時先生 中，幾位老人在午後聚集在山村中的小廟，算是文化傳播中心吧，閒聊起現代人藐視天地自然、信仰的力量，對長輩不敬、父母不孝，不相信神秘力量對於人心道德的規範，而膽敢昧著良心起誓，終於遭到制裁，不但不得好死，死後屍骨還立時生蛆。意味著大逆不道、藐視自然力量的人，她是從骨子裡壞出來的，所以死後屍骨立刻腐爛長蛆。老年人認為斬雞頭起誓是相當嚴重的毒誓，人可欺，維持人世運轉的天道不可欺。欺天者，必遭天譴，且屍骨難全。這是老年人把流傳的鄉野傳奇當成上天懲罰惡人的一種範本。

（二） 解決困境的秘方

老年人也藉助自然神秘的力量來解決無法解決的困境。瞎子阿木的女兒秀英離家出走，留下阿木一個人，在生活上造成極大的不便。瞎子阿木一方面思念女兒，一方面也極度盼望女兒能夠回來照顧他的生活。在遍尋不著之後，只好求助於不可知的神秘力量。

阿全走了，瞎子阿木蹲下來，回憶一下久婆的吩咐，他照著兩張薄金屬片發出來的聲音，把白飯紙人和菜碗放在一邊。..寅時的催促，瞎子阿木不敢再怠慢。他拿起秀英的梳子抱在懷裡，口中喃喃的叫

著：「秀英回來，秀英回來.....」（《放生 瞎子阿木》，頁 51）

就如村長所說的：「秀英又不是小孩，怎麼會走丟？」一個三十幾歲的人當然不會走丟，這一點瞎子阿木應該是很清楚的，是因為他沒有去關心秀英的未來，沒有為她做打算，秀英才會「走丟」。對於這件事，阿木對秀英的愧疚多於責怪，他盼望秀英回來，要彌補對她的虧欠。但是，年老又殘障的阿木，本身的能力相當有限，除了拜託村長幫忙找尋女兒之外，只有依賴傳說中的儀式，把僅餘的一點希望寄託在民俗信仰之中。

二、信仰的包融

神人的分際在中國文化裡並沒有十分明顯，神也就不是那麼凜然不可冒犯褻瀆，各宗教間的封閉性相對也減弱了，讓許多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在中國社會中立足，而不被排斥，展現了中國文化對宗教廣大的包融性。不僅包融了許多宗教，同時，也形成了多神信仰的文化：日月山川的自然崇拜、龍鳳龜麟的動物崇拜、神木大樹的植物崇拜，幾乎凡是與人們生活有關係的，都可列入崇拜的對象。特別是神秘難以理解的死後世界，也都予以神靈化來對待。呷鬼的來了 就把台灣有名的九彎十八拐搬上舞台：

每天怎麼沿途都可以看到，幾處失手造成的車禍現場，和死傷的人員。.....往來的卡車、野雞車和民間的小轎車，每一趟路或多或少，總要花四、五十塊錢，買一些冥紙沿途拋撒，向冥冥中看不到的郝兄弟買路獻祭。（《放生•呷鬼的來了》，頁 154）

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由於路段彎彎曲曲，車輛不容易控制，肇事率很高，在台灣地區是人人皆知的，駕駛人經過該路段都會特別留意。奇怪的是，肇事率依然居高不下，面對這種令人費解的現象，大家也就予以神靈化來做解釋了。當如此解釋被大家普遍接受後，共同的對策就是以宗教的方式解決——撒冥紙，向陰

神們買路獻祭。除了個人的祭拜行為之外，各教派當然也要參與。

還有，他們還沿途唸著釘在樹上或電線桿的標語，「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地藏王菩薩」。有時候他們也會看到「神愛世人」。（《放生•呷鬼的來了》，頁 154）

從電線桿上的標語就可以看出，台灣宗教的包融性。在這裡，宗教裡的神格並不具有真正的領導力，而是必須符合人們的需求，哪裡有需要，宗教就出現在哪裡，不只侷限於寺廟和教堂。顯示中國文化中宗教的重心是在於人們，宗教要贏得民心必須能夠服務於人民，並不是塑造崇高不容褻瀆的神格來供人景仰。如此一來，在中國文化社會裡也就不會產生激烈的宗教鬥爭了。黃春明更進一步指出，不只民間造神，連政府當局為了要控制人民思想，也進行不同形式的造神。

「當他遠遠又看到樹幹上釘有標語的時候，他又提醒大家唸「南無阿彌陀佛」一樣，帶頭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幾個還傻傻的跟著念道「三民主」，才意識到受騙。（《放生•呷鬼的來了》，頁 158）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在機關學校的圍牆上處處可見，其中的政治意義是顯而可見的。但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和宗教標語，一起出現在車禍肇事路段的電線桿上，是否意味著政治宣傳過了頭，也像是在編織神話一般，要創造一個供人信仰的神祉？

三、死亡的課題

死亡的課題是所有宗教都會去涉獵討論的重要命題，黃春明在《放生》中嘗試著超脫宗教、以人的角度去看待死亡這個人生課題，甚且讓親身經歷死亡的人現身說法，呈現了饒富趣味與深度的思考空間。

（一）看待死亡的態度

無論是老年人或是年輕人，誰都無法避免去面對死亡這個人生必定經歷的課題，只是老年人在時間上顯得比較迫切而已。一般人認為老年人在年齡漸大、身體狀況走下坡以後，那一幢死亡的巨大陰影，也隨之籠罩了過來，對於死亡的恐懼也與日俱增，老人會比年輕人懼怕死亡。可是，另一種不同角度的相反的想法，可以做為我們思考的借鏡。那就是年紀較大的人，反而覺得他們已經歷了他們的一生，而且也不枉活此生；而年紀較輕卻必須面對死亡的人（比如罹患絕症的人）²⁷，則認為此刻死亡實在是過早、太快了，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老人在面對死亡之前，青壯年所擁有的一切都隨著歲月的侵蝕，慢慢的消失殆盡，比如體能的耗損、親朋的生離死別、財產經濟的喪失、角色功能的退化等等，這種依序漸進的方式，似乎是冥冥中上蒼的苦心安排，讓人們能夠更坦然的去接受那不可避免的死亡。比如 售票口 的老里長旺基，在老伴走了以後，自己也開始為即將來臨的死亡進行心理準備。

老里長旺基也準備到車站排隊。套上外套，踩著運動鞋的鞋跟就踏出門。老伴前不久才過往，他好像聽到她在背後叫嚷：「你這個生番，這麼冷再怎麼趕也得多穿幾件，泡一杯熱的喝一喝才出門啊...」.....雖然背後有些笑聲，但他清楚的聽見：「旺基？」衣角被重重拉了一下。（放生售票口，頁 234）

旺基在喪偶之後，心理上失去依靠，生理方面也被漸漸帶入最後一個階段。從一早出門開始，不斷產生老伴呼喚的幻聽，在旺基聽來，好像是老伴前來引領他走完陽世的臨終旅程。當天，老里長旺基就因心臟病發辭世，雖然有身體上短暫的痛楚，卻也走得瀟灑。

和老人談論死亡的問題，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禁忌，如果能夠了解其實老

²⁷ Kubler. Ross 專門從事了解絕症者的人格變化，建立一套他們面對死亡時的反應模式：否認與孤立、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等五個階段。（江亮演著：《台灣老人生活意識之研究》，台北市，蘭亭書店，1988年3月初版，頁28）

人們可以接受談論死亡的話題，那麼在談論的過程中，應當就可以更進一步知道老年人的看法，可以更有效的去幫助老年人做好調適的工作。所以，在《放生》一書中，對於死亡的探究，老年人們似乎並沒有著深深的恐懼感，相反的，黃春明讓書中人物以另外一種豁達的角度去面對死亡，試圖著讓老年人們能夠超越死亡那種不可臆測的恐懼，用不同的價值觀去統馭自己生命的最後一段。

（二）邂逅死亡

面對死亡，許多人所能理解到的是身體的不堪使用，使得精神或是靈魂必須離開軀體。最為困擾人們的是靈魂離開軀體之後，該何去何從？亦或是就此消滅，如同軀體漸漸腐化消失於大自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死亡的經驗。人們對死亡的描述，所知道的一點蛛絲馬跡，有時也是令人那麼不可捉摸、難以置信。²⁸

黃春明在《放生》的「死去活來」裡面，嘗試著要對死亡經驗作一番的解讀，解讀的方式並非是訴諸於任何科學形式，而是非常直接的從人們生活經驗累積形成的認知去著手。篇中所描寫的喪殯場景並不如一般的陰暗哀傷：

準備好的一堆麻衫孝服，上面還有好幾件醒眼的紅顏色。做祖了，四代人也可算做五代，是喜喪。難怪氣氛有些不像，儘管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么兒炎坤，和嫁出去的六個女兒是顯得悲傷，但是都被多數人稀釋掉了。令人感到不那麼陰氣。大家難得碰面，他們聚在外頭的樟樹下聊天，年輕的走到竹圍外看風景拍照。（《放生·死去活來》，頁 130）

文章中將死亡的場景鋪排成喜事一般，許多連過年過節都不容易返家祭祖的

²⁸ 人們對於死亡的恐懼約略為以下數端：死亡終結了人生、死後的世界無人知曉、放心不下子女、擔心對親友的打擊、心願無法完成、悽慘痛苦的死亡過程。（蔡文輝、徐麗君合著：老年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年3月初版，頁95）

子孫，這一刻幾乎全部到齊了，氣氛比過年還要熱鬧。黃春明以一種十分淡然的態度去描述死亡的現象，更有甚之的，簡直就是向死亡開玩笑、嘲弄死亡。「他（炎坤）又回屋裡探探老母親（粉娘）。這一次，他撩開簾布，嚇了一跳，粉娘向他叫肚子餓。」在醫院因為年紀太大、器官衰竭處於彌留狀態，被緊急送回家的粉娘，在斷定過氣之後，竟然復活過來，這在常態中固然是合理的巧合，但是仍難以脫離作者不畏懼死亡的人生態度。

老天爺對粉娘開了一次的玩笑，讓她死而復生，看到了平常不易看到的子子孫孫。是什麼樣的精神力量支持粉娘能夠活轉過來，難道是她知道家人都回來了，為了一償宿願，想要再見生前放心不下的家人？「她看到子子孫孫這麼多人聚在身旁，心裡好高興。他忙問大家：『呷飽未？』大家一聽，感到意外的笑起來。」可是，這樣的光景維持不到半天。大家看到粉娘醒轉後，開車的開車、坐車的坐車，當天又全走光了。一下子，粉娘又被子孫們拋在山村老家中，讓老年的孤寂，再次啃噬她殘餘的生命。

不到兩個星期，粉娘衰弱的身軀又再一次的告急，又再一次的進入彌留狀態。這次要電召子孫回來，就遭到了許多的質疑，「會不會又和上次一樣」這樣的問題，叫身為人子的炎坤很難回答。回答會或是不會，都是很尷尬的，誰曉得老天會不會又開一次的玩笑？粉娘確定停止了心跳和脈搏之後，喪禮事宜也開始備辦。就在道士將要起經做功德的時候，粉娘又起身喊肚子餓：

被扶坐起來的粉娘，緩慢地掃視了一圈，他從大家的臉上讀到一些疑問。她向大家歉意地說：「真歹勢，又讓你們白跑一趟。我真的去了。去到那裡，碰到你們的查甫祖，他說這個月是鬼月，歹月，你來幹什麼？」粉娘為了證實她去過陰府，她又說：「我也碰到阿蕊婆，她說她屋漏得厲害，所以小孫子一生出來怎麼不會不免唇？」（《放生·死去活來》，頁 134）

對於粉娘第二次的死去活來，家屬們似乎少了上一次那種慶幸的情緒，多了些疑惑的眼光。逼得粉娘不但不再有看到子孫齊聚的那種高興的心情，反而還添

增了愧對他們的想法。心急之下，只好一再地描述她的地府經驗，以證實她不是故意欺騙大家的。關於她的描述，大家也無從判定是地府真實的狀況（假設有地府存在的話），還是粉娘經由累積的生活經驗，從潛意識的狀態下去建構她的死亡經驗。²⁹粉娘藉助以解釋死亡的另一個力量是宗教信仰。在粉娘第一次醒轉過來之後...

炎坤墊著板凳，把插在兩支香爐插得歪斜的香扶直，一邊說：「姨仔，你不要再爬高爬低了，香讓我來燒就好了。」他看看八仙桌、紅閣桌，很難相信虛弱的老母親，竟然能搆到香爐插香。「我跟神明公媽說了，說全家大小統統回來了。...」（粉娘說）（《放生·死去活來》，頁 132）

在粉娘的信仰當中，確信死去的人依舊存在某一個空間，可以經由祝禱與之溝通。過世的祖先是和仙界的眾神明在一起的，粉娘在燒香禱告時，以她是陽世間家族中最高輩份的身份，特意把全家大小團圓的好消息告知神明祖先，表示不辱沒祖先神明的護祐。這是粉娘知道自己不久後將再次前往死亡的世界，而對祖先們做完成責任的呈報，讓自己可以安心的靜候祖先神明的召喚？江亮演認為：「老人如果能夠有正當的宗教信仰，將可使其晚年在精神上有所依託，生活上也較為快樂，不必擔心如何面對死亡後那個未知的世界，因為他知道所信仰的神佛祖先會在彼端接納他。」（《老人的社會生活》，台北市，中華日報，1993年2月初版，頁 156）這不就是現在安寧護理所希望臨終老人能夠達到的祥和心境？

黃春明在這篇文章中提供了兩個檢視死亡現象的角度：死者本身的死亡概念和死者家屬對於家人死亡的反應。最重要的並不是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而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讓大家去省思「死亡」這個人生課題。

²⁹ 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有 73% 的人相信死後有另一個世界。（江亮演著：《台灣老人生活意識之研究》，台北市，蘭亭書店，1988年3月初版，頁 269）

第三章 《放生》的社會現象

文化是民族長期延續所傳承下來的一個精神規範與生活型態，不管社會上政治、經濟產生多麼劇烈的變動，民族文化的核心型態也不會有太大的轉變。韋政通：「社會是文化表演的舞台，舞台的形式，必然地為表演於其上的文化模式所決定，反過來，文化模式也必然為社會型態所制約。」（《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297）一種社會制度必然不能完全不變的移植到不同的國家民族，會受到文化所限制；而新的社會制度形成後，也會對核心文化以外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產生影響。³⁰本章要從家庭、政治、社會的變遷和退休老人的社群活動幾個方面，來探討黃春明作品中對於社會現象的呈現，以及中國文化在現今社會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 家庭慰藉

在艱辛困苦的環境下，為何夫妻仍然能夠堅守家園、共同奮鬥？中國文化中
有著濃烈的家族本位，相當重視家族的興衰，甚於個人的榮辱。雖然受到工商社

³⁰ 文化結構模式：中心為核心要素（核心文化），外為由內而外依次是淺層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陳耕著：《台灣文化概述》，福州市，海峽文化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頁352）

會發達的衝擊，家族主義已不復以往那麼具有影響力，逐漸的被新興的核心家庭所取代。即使家庭的組織形式產生極大變動，中國人心中那股愛家、重視家庭的情懷仍然沒有輕易被時代的潮流所磨滅，家庭組織依舊是家人心靈慰藉的處所，穩定社會的堅固基礎。本節擬由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間的相處，以及隔代祖孫的關係三個方向來觀察《放生》對個人與家庭互動的描寫。

一、夫妻關係

黃春明筆下的人物，有許多是必須與環境奮鬥才能求得生存的，幾乎沒有出現過衣食無虞，過著奢侈豪華的日子的人物。即使這些人物終日周旋於生活之中，有時尚且不能取得一日的溫飽，但是，他們卻從沒有忘記身邊的家人，時時盼著給家人更多的愛。這些小人物並沒有給身邊人眾多的財富，可是為他們付出全心全力的愛。相對於現今社會的功利主義者，動不動就以金錢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甚至人類最珍貴的情感，都必須兌換成金錢來收付，這些身無長物的小人物就可愛多了，更具有人性的光輝面。陳啟仁對這些小人物的看法：

這些人的知識水平雖都不高，但他們都是善良溫和的，他們的人生理想並不偉大，無非是想求個溫飽，讓自己和家人有好一點的日子可過，他們一生均為此理想而不斷努力。」（從「青番公的故事」和「甘庚伯的黃昏」論黃春明小說中的小人物情感，台灣文藝（新生版），1999年2月，166、167期，頁58）

為了生存和環境搏鬥的人們，在最艱苦的處境中，沒有放棄生命的希望，他們一絲所繫的就是對家人的情感，同時也提供他們奮發向上的力量。而黃春明最慣於敘述的都是家常人倫的情感，如夫妻、親子、祖孫等，在不故作、極平常的情況下，從黃春明筆下一點一滴的流露出來，挹注這些物質上窮困的人物以甘美的精神汁液。

在台灣目前老人的生活形態當中，有相當的比例是老夫老妻同住（註），相依為命。由於社會型態的轉變，老人和兒女同住的比例逐漸下降，年輕夫婦為了工作與生活上的需求，紛紛往大都市移民，而老年人因為已經熟悉鄉村的生活習慣，比較不能適應被困居在都市叢林之中，也就選擇了駐守家鄉。

老年夫妻經歷了整個家庭演變的各種階段，對於家庭生活彼此間都有了深刻的認識³¹。從結婚以後，夫妻倆養兒育女，教養兒女們長大成人、完成學業、獨立自主乃至於成家立業，共同為這個家庭付出許多的心血，從解決困難挫折中培養出濃郁的感情與相知的默契。因此，老年夫妻間的關係，通過了風風雨雨的考驗以後，會比年輕時更加穩定、成熟。³²「少年夫妻老來伴」，簡單的一句話，人們卻必須通過許許多多重要的人生體驗和生活歷練，才能夠達到，而其重要性特別彰顯在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我們要從角色轉換、對愛的表達、依賴與需要三種模式來討論年老夫妻的相處情形。

（一）角色轉換

雖然大部分的老年人心目中認為理想的居住環境，是和子女同住，但是仍然有許多的老年人無法如願。³³其中的原因應該是南部以農業人口居多，青壯人口往城市都會區移動，留下老年人口在農漁鄉村。

居留在農漁鄉村的老年人們，當年輕人不在身旁奉養的時候，所能依恃的也

³¹ Evelyn Duvall 定義，以核心家庭中子孫的發展成熟程度來區別，家庭生活可以分為八個週期：無子女已婚期、生育子女期、學齡前幼兒期、學齡兒童期、青少年期、子女獨立期、中年父母期、年老家庭期。（Timothy H.Brubaker 著；劉秀娟譯：《老年家庭》，台北市，揚智文化，1997年3月初版，頁5）

³² 老年夫妻的基本特徵：穩定性、休閒性、真摯性、和諧性。（張鐘汝、范明林著：《老年社會心理》，台北市，水牛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3月初版，頁174）

³³ 目前台灣地區五十歲以上的老人，男性有71.63%的人與子女同住，女性更高有78.74%的人，平均則為75.07%。另外平均有13.67%的人僅與配偶同住，6.5%的人是獨居，顯示有20.17%的人沒有和子女同住。從地域上來看，北部地區沒有和子女同住的有19%，而南部地區則為29.5%。（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年10月，頁112,113）

就是半生攜手同行的老伴。由於兩老已經一起生活了大半輩子，對於彼此的個性也知之甚詳。年輕的時候，通常是丈夫主外，負責籌措家庭的經濟來源；妻子主內，照顧全家的居家生活。到了年老體衰或是將財產移交給兒子後，丈夫不再有能力去爭取經濟資源，也就退居到二線。³⁴對於這種夫妻主從地位的改變，讓我們看看《打蒼蠅》中旺欉和粉仔這對老夫妻的特寫，其中一個重要的變項就是經濟權的改變：

從三月間大兒子跪地求他，把地契和房契過名給他處理台北的債務時，他只想不讓兒子去坐牢，至於林炳炎說到應急之後的轉機，他一句話也不懂。但是約好每個月月初，用報值掛號暨六千塊錢回來，做兩老生活費的事，常有拖延。（《放生•打蒼蠅》，頁 60）

旺欉本來從事農務，尚能掌握住自己的經濟自主權。為了解決兒子的債務問題，而將維持生計的農地交付出去，落得自己必須靠兒子奉養，處於被動的地位。兒子寄來的生活費只是差堪可以應付生活所需，若是再加上婚喪喜慶的應酬，那就要捉襟見肘了。而且生活費又不能按時寄到，更使得旺欉的自尊心受到相當的衝擊。所謂「養兒防老」，對旺欉來說是相當的諷刺。同時，也造成夫妻間地位微妙的變化：

不知道是從那一天開始的，不過阿粉變得不怕他是從搬到別莊來以後的事。當年續絃把她娶進來，雖然相差二十歲，不但不差什麼，還叫許多村裡的男人羨慕。哪知道到了他自己無法掙錢，身體各方面也衰退了的時候，阿粉才五十出頭，短短的身體肥壯得很，在巷頭說話，巷尾還聽得見。（《放生•打蒼蠅》，頁 67）

原本居於家庭中主導地位的旺欉，在失去了經濟自主權之後，繼而喪失了夫妻間的主導權。眼見比年輕自己二十歲（幾乎可以當女兒）的老婆阿粉，每天晚

³⁴ 截至八十九年十月統計，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經濟來源有 47.13% 是靠子女奉養、約 11% 有工作收入。（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 年 10 月，頁 173）

上賭博到深夜，白天睡到過了中午還不起來，旺欉只得吃些剩飯剩菜，也莫可奈何。旺欉自己很清楚，自從無法賺錢以後，他在老婆心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再也抬不起頭來。難怪，在他苦等了一下午的報值掛號信件來的時候，竟一時直不起身來去收件。剎那間，身體的衰老、經濟的困頓所有的心酸全都湧了上來，顧不得在郵差面前，一滴滴悲慘的老淚、隨著情緒的崩潰，不能自主的溢出了眼眶。

人的社會化與人格發展是持續在進行的，不會因為年老而停止。艾力克森認為人格發展有八個階段，老年期中最主要的社會心理危機是「整合對絕望」。³⁵從社會的層面來看，老年人退休之後，他們的工作已經到了一個段落；從家庭的層面來看，兒女大多獨立，教養兒女的責任也已經完了；從生理層面來看，歷經了青壯時期的顛峰、中年時期的舒緩，老年時期體能處於下坡狀態，思慮上也漸漸澄清。老年人在社會、家庭、個人三方面，都面臨了角色的大幅改變，這個階段人生最主要的課題是必須將以往的人生作一次統整，以便能夠重新出發，繼續未完的人生旅程。若是能夠通過統整的考驗，老年人的人生經驗與思想模式便可以蛻變成為「智慧」；若是像旺欉一樣，不能順利適應角色的轉變，那就可能陷入對人生的絕望，無力去面對未走完的人生。

（二）說不出口的愛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國人即使親密如夫妻，也不能像西方國家的人民一樣，公開的表達，親密熱吻擁抱，不管內心的感受如何，嘴巴上都是「愛」字不斷。國人不僅不正面的表達內心情感，反而刻意隱藏，甚至以反面的方式比如將關心感情化為怒罵來表示，其結果往往使得本來是一件情感交流的好事，變成

³⁵ 艾力克森的八個階段：嬰兒階段、童年早期、遊玩年齡、上學年齡、少年期、青年期、成熟期、老年期；其社會危機分別為，信任對不信任、自治對羞恥、主動對罪孽、勤勉對自卑、認同對混淆、親密對孤立、利他對自私、整合對絕望。(E.H.Erikson 著：對布格爾博士所著生活史的評論，《德狄拉斯》，1976年，105期，頁22)

了另一次爭端的開始。³⁶年輕的夫妻如此，老年人由於普遍生活在傳統保守的社會風氣中，他們更是拙於抒發自己的情感，讓老伴知曉。《放生》中的 打蒼蠅 對此有相當生動的敘述。

那是因為昨晚喝光一瓶米酒的宿醉，沒完全醒過來。當時只聽見阿粉氣呼呼地敲打門扇，口裡叫罵著說：「我知道你是刁故意的啦！你敢不開門，明天你試試看！.....」（《放生•打蒼蠅》，頁 55）

打蒼蠅 中，旺欉伯因為年老體衰，不勝酒力，耳朵裡聽到老伴的叫門聲音，心裡面掙扎著要起床，身體卻不聽大腦指揮，爬不起來；想要先應聲門，嘴巴裡卻只能發出啊啊的聲響。對阿粉叫門，旺欉久久做不出應有的反應，惹得阿粉情緒進一步激動起來，由叫罵轉為咒罵。「.....說到你這人！你早死早好！你現在就死！我馬上超生！..」，可是阿粉咒罵之後，忽然又真的擔心老伴是不是真的有問題，咒罵聲一下子又變成哭喊的聲音：

「阿欉啊——，阿欉啊——，你不能死，阿欉——。你要是死了，我也要跟你死——，阿、阿欉——.....」他把臉轉向鄰居的哭聲叫：

「阿勇——、土殺——、你們哪一個好心的，快來幫我把門打開——，我家的阿欉死了——.....」（《放生•打蒼蠅》，頁 57）

這時候，旺欉終於從床上掙扎了下來，光著腳，一邊跑還一邊喊著：「粉仔的，粉仔的，我沒死啦，我沒死啦，..」旺欉一路奔了下來，剛好撞見阿粉淚流滿面，內心對旺欉的擔心與關心完全顯露出來。這對平常不習慣明確表示對丈夫關愛的阿粉，可是相當大的衝擊，好像自己隱藏心裡的東西，一下子被公開出來，不由得惱羞成怒，賞了旺欉一巴掌。旺欉親眼看到阿粉對他的關心，心中也是暗自竊喜，所以，雖然挨了一巴掌，也就不再跟阿粉計較這巴掌了。而且，老夫妻平時也時常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彼此之間也很習慣於如此的表達方式。

³⁶ 黃春明曾舉例過：妻子整個晚上咳嗽不停，丈夫心疼她，卻這樣粗魯的表達，「幹你娘咧！嗽、嗽、嗽給我聽有什麼用！又不是沒錢讓你看醫生。」太太只有繼續咳嗽沒有回答。其實她自聽在心裡，知道丈夫關心她、愛她。（黃春明：我愛你，《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頁97）

這樣的方式固然無礙於兩人的感情穩固與否，但是，如果適度的、正確的明白表露自己對另一半的愛慕或是在意對方等等，相信效果會比上述的方式來得好、來得有情趣些。尤其是在老年時期，彼此健康都堪慮，如果在老伴驟逝後仍然還沒聽到一句衷心的話語，恐怕會讓兩人都報憾而終。老年期的屆臨，對於他人關心的需求更甚於年輕時期，而社會上眾人的認知恰恰和老年人的期望相反，認為老年人的人生經驗豐富，他們能夠自己排解情緒、感情等問題。這樣的社會現象，使得最親密的伴侶，老年夫妻間的關愛更顯得重要。張鐘汝、范明林：

「一般來說，老年人需要的感覺不外乎歸屬感、被尊重感、激勵感、愉悅感等。」（《老年社會心理》，台北市，水牛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3月初版，頁176）

如果旺欉和阿粉的溝通相處的方式能夠以溫馨的問候代替吵嘴的激辯，讓老伴有被尊重的感覺；重視對方優點取代揭發彼此瘡疤，激勵老伴，讓生活更愉悅，自己也可以分享到對方的快樂。

（三）依賴與被需要

老年人在年華逐漸逝去、兒女離開家庭、身體機能慢慢退化的狀況下，感覺上好像所有的事物都從自己身邊一點一滴無聲無息的消逝。這樣的轉變會讓老年人覺得如同將要被淘空一般，會去想要抓住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滿足強烈需要的歸屬感。老年家庭的成員往往就是老年夫妻本身而已，要讓生活的空間有家的感覺或者說感覺到彼此的存在，依賴與被需要的供需關係就常常是老年夫妻相處的模式之一。放生 中的阿尾和金足就是一個好例子。

阿尾看到金足，心裡更高興。倒不是為了金足帶來對他的關心。只因為捉到田車仔的喜悅，隨即就可以告訴她。..本想說「我捉到田車仔了」這句話，竟叫靠過來的金足，一邊摘下頭上的雨笠

罩在他的頭上，一邊搶先說：「田車仔？又不能吃捉他幹嘛..」話還沒說完，看到老伴的臉一下子拉下來了。金足改了口氣放低聲音，「感冒還沒好，再著涼可就要你的命。」（《放生 放生》，頁85）

阿尾伯為了一償對兒子文通小時候的承諾，好不容易冒雨捉到了一隻田車仔（白鷺鷥），本想好好的向妻子金足婆炫耀一番，沒想到卻先被她搶白了一頓，心裡也就不高興起來，連淋雨發寒咳嗽，也不讓拍背，更進一步發起牛脾氣來，就拗在雨中，動也不動。深知老伴脾氣的金足婆，知道這時候拿阿尾沒有辦法，只好先回家去幫他準備換洗的乾衣服，等他回來。就連乾衣服該放在哪裡，金足婆也費了一番心思琢磨：放在顯眼處，怕阿尾認為被料中心思、鬧情緒不換；不幫他把衣服從衣櫃拿出來，又怕阿尾認為她在生氣。「考慮了一下，把它放在床沿就當著折疊好的衣服，還沒收進櫥裡。」阿尾站在雨中，任憑涼風吹得他直打哆嗦，也不願意立刻跟著金足回家。最後受不住了，想要回去的時候，也決定不從正門進去，避免和金足正面相對，又犯她一陣嘀咕。

不料，卻和為了躲他而到後面工作的金足婆碰個正著：

一張受困而僵住了的臉，給阿尾一腳踩進來的同時踩破了。大家都為了不想碰面而碰面的情形嚇了一跳。阿尾為了這個意外的驚嚇，嚇得覺得好笑，他忍禁了笑聲往裡鑽。躡著豬菜的金足，心在裡面，她往裡探頭聽聽動靜，不料一身濕淋淋的尾仔，從裡繞出來而又把他嚇了一跳。（《放生·放生》，頁88）

兩個人像演默劇一般，不講一句話，沒有台詞；各做各的動作，卻又正巧互相配合，令人發噱。而兩人鬥氣鬥嘴的尷尬，也在此時和解掉了。

阿尾伯耍小孩子脾氣，金足婆揣摩著他的個性，盡量不和阿尾繼續鬥氣；阿尾伯如小孩般需要人去照顧生活中的細節，金足婆又恰如其份的給予阿尾最盡心的看護。金足用心照顧著阿尾，享受「被需要」的愉悅；阿尾不時耍點小脾氣，體會一下「被呵護」的感覺。夫妻倆藉由這樣的溝通與相處的方式，以便在平淡

無味的日子裡，凸顯彼此存在的地位，填補自我的孤獨感³⁷。

二、對兒女永遠的愛

家庭結構最初由夫妻兩人所建置，而其後續的維持靠的卻是親子間的薪火相傳。中國社會的族群莫不將此視為一生中重大的任務與使命，因此也盡其所能的終其一生對兒女付出了所有的疼愛與珍視，無怨無悔，形成了「現代孝子觀」，而在中國父母的眼中兒女則是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一）現代孝子觀

老年人從年輕開始，奉獻自己大半輩子的精神和體力之後，到了老年期本該獲得應有的怡養天年的環境。不過，由於年輕人口往都市移動，使得農村人力缺乏，目前有許多的老年人仍然在鄉間操持農務，自己負擔生計，讓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面臨了很大的衝擊和考驗。老年人和兒女們分居兩地，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奉養，就是連短暫相聚，求得一點天倫之樂有時也近乎是一種奢求。

「這個時代的孝子和我們那個時代的孝子不一樣了。..」「是啊，到了這一代剛好反過來，什麼時候讓他顛倒過來都不知道。當知道的時候已經就反過來了。」說的人無奈的笑著，聽的人也一樣地笑著。但是不管冒著這一天的嚴寒，或是雨天來車站排隊買預售票的老年人，沒有一個是不情不願的，並且還抱著深深的期盼。

（《放生•售票口》，頁 232）

³⁷ 心理學家大致上把老年人的心理反應歸納成下列幾種：哀傷、罪惡感、孤獨感、消沈、焦慮、無助感、憤怒感。其中孤獨感 loneliness 的解釋：人們從小就不喜歡孤獨，尤其當老年人身體衰退或有疾病時，他可能有失去別人照顧他的孤獨的恐懼。（蔡文輝、徐麗君合著：老年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年3月初版，頁 91-93）

父母辛勤養育，子女在羽翼豐滿之後，離家遠颺，同時在外地成家立業。父母駐守在家鄉，殷殷期盼著子女能夠時常返家探視，即使頻率少得可憐，但是為人父母的，每次也都打開胸懷，無怨的接納與承受。現在社會上年老的一輩，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除了負擔家庭生計，養育兒女之外，奉養高堂也是責無旁貸，必須把這個兩頭重擔一肩挑起³⁸。可是，到了他們年老，需要別人來照顧的時候，整個時代風氣卻跟他們開玩笑似的，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子女不用在家侍奉父母，父母還得為了子女返家預作安排，深恐讓子女感到不便而影響了他們返家的意願。處於社會觀念丕變的夾層，難怪這一輩的老人家莫可奈何的喟嘆「孝子」定義大轉變。

當老年人失去了經濟能力，無法獲得維生的資源時，就是需要有人能夠盡到扶養的義務與責任。而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也就是針對這個問題來做打算的。但是我們審視現今社會，養兒防老真的發生了效用嗎？

但是約好每個月月初，用報值掛號寄六千塊錢回來，做兩老的生活費的事，常有拖延。要不是三個女兒，這個一千，那個兩千的接濟，生活早就發生問題。（《放生·打蒼蠅》，頁 60）

打蒼蠅 的林旺權夫婦，把田契地契讓兒子炳炎拿去變賣償債，被剝奪了謀生能力之後，靠著兒子每個月寄六千塊錢的生活費勉以維持生計，還時有延誤。加上年事備份高，有許多人情應酬，更是常常捉襟見肘，這樣難堪的處境，為人子女的炳炎是否曾經設身處地的替父母想過？也有父母費盡心力財力，讓兒女受到高等教育，或是出國留學進而有能力定居國外，像是 售票口 的金池。這是父母對子女的另一種付出，但是有時候並沒有獲得合理的回報。

金池最近和老伴才從美國回來，原來計畫在加州老三那裡住一個月，然後再到德州老四那裡住一個月的。沒想到兩個禮拜不到他們

³⁸ 黃春明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想想，這些老者，當他們年情時，上有高堂，不必去學校接受知識的洗禮，就自然知道對父母行孝；下有子女，在貧困的年代，也咬緊牙關把子女養大。」（蔡詩萍：空氣中的哀愁，《放生》，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頁243）

就回來了。硬著頭皮回到鄉下，見了朋友和鄰居，只說是老伴水土不服。其實，到了那裡和他們想像的全不一樣。簡單的說他們是痛心哭著回來的。（《放生•售票口》，頁 238）

在社會價值觀的驅使之下，大家都致力於培養學歷能力，以期獲得好的工作機會。父母也不計一切的栽培子女，只為了能讓子女在社會上更具有競爭能力。本來金池夫婦風風光光的接受鄉親的餞行，準備去美國探視有所成就的子女，重溫闊別的天倫之樂，最後卻落得傷心而回。比較之下，金池和其他老人家看到留在家鄉打拼的年輕人，雖然只有國中的教育程度，不禁要說：「是他母親有福氣啊！小孩大了還能留在身邊..」這可能是許多老人家心中熱切的希望吧！

（二）長不大的孩子

在老人家心目中，孩子還沒有成家之前都還不能算是成人，因為孩子在組織自己的家庭後，必須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以及負擔家庭經濟，能夠經得起這樣考驗，才能具備了成熟的成人心態與能力。放生 中金足婆對兒子文通就抱著這樣的期待：

三年前極力慫恿文通，要他趕快答應這件婚事，但是這孩子年紀一大把了，還一味紅著臉推說人家對方還年輕，慢慢來。「慢慢來？」金足嘀咕著。在她看來就是這一句話搬動了文通整個命運。「現在，現在人家阿英嫁了，生了小孩做媽媽了。.....」（《放生 放生》，頁 75）

在台灣社會的觀念裡，在形式上必須為兒女完成婚事以後，養兒育女的責任才算大功告成。這樣的觀念含有中國人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人生任務，家族的生存也是靠著如此的任務傳承才得以延續下去。金足婆眼見兒子文通已經超過了適婚年齡還不結婚，不免替兒子操心，忙著幫他物色對象。加上後來文通因案入

獄，更是令金足婆感到惋惜，認為如果文通不要推託、早先結婚了，或許一切都改觀。阿尾伯同樣心疼兒子文通，在他的心中文通也是個還沒長大的孩子。

阿尾用力抓住小孩的手，把他拉開了。同時小孩慘叫一聲，胳膊脫臼了。阿尾看了這情形，放棄了母豬，抱著小孩去找師父醫手。他除了對小孩感到萬分歉疚，還答應一定捉一隻田車仔給他。那一陣子盡了力也沒捉到田車仔。後來小孩子忘了、不想要了，他也忘了。

（《放生 放生》，頁 122）

在一次的渡船翻覆事件中，阿尾伯折損了三個小孩，僅剩下文通，他對文通自然是加倍的疼愛。在文通就要出獄的前幾天，一隻田車仔的飛過，不經意的觸動了阿尾伯心中這不自覺的、年份久遠的歉疚，讓阿尾伯不知所以，興致盎然的捉養田車仔，還時常對著牠發呆。阿尾伯對兒子的愛雖然沒有透過言語表達出來，但是心中念茲在茲，因為文通在獄中不能時時相見，於是阿尾伯就移情到田車仔身上，連帶彌補了那份久遠的歉疚。

父母對孩子的摯愛並不會因孩子的長大成人而減少，因此，孩子在父母眼中永遠都是「孩子」。

三、隔代相處

黃春明的作品之中，有許多是以祖孫間的感情做題材，敘述祖父母對孫輩的呵護，其實也並不稍遜於父母的愛。像是《城仔落車》中相依為命的外婆和孫子；

《青番公的故事》裡洪水來襲，青番公的祖父不願拖累他，死也不肯讓青番公背他逃走。還有魚中的阿蒼和爺爺，倆祖孫的感情也都是可以媲美父子的親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黃春明所描述的老人家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一顆時時眷顧家園的心，守護

著每一位家人和田園。³⁹這麼多和祖孫有關的作品，而且都是深刻的描述，這些作品的萌生，應該和黃春明的成長過程有相當的關連。他早年喪母，由於率直、感表達自己意念的個性，不能見容於後母和父親，反而和祖父母的感情甚篤。黃春明的求學過程並不順遂，從頭城中學、台北師範、台南師範，一路因為打架而被退學。直到被當時惜才的台南師範朱校長推薦到屏東師範，最後才安穩的畢業。有一次，在黃春明從宜蘭要搭車回屏東時：

到車站搭車時，看到阿公也在火車站，我問他來做什麼？他不說是來送我，卻說是來對時鐘的。要上車時，他從褲頭拿出一卷鈔票給我，那是他平常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上火車坐定後，又看到阿公站在窗口。我不知該對他說什麼，只好一直催他回去，阿公卻說：「火車走了，我就會回去。」語氣很粗直，但那就是他表達愛的方式。（一個不良少年的成長與文學，中央日報，2000年5月26日，25版）

阿公不善於表達內心的情感，甚至還不好意思的顧左右而言他來掩飾對黃春明的關懷。但是這不妨礙黃春明對阿公真情的感動，並且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將這種祖孫隔代的相處狀況，融入往後的許多作品之中。從早期作品到最近的放生裡面，老人和孫子輩的互動身影處處可見。像是「瞎子阿木」中的老菜農進財拖著他的菜車趕早市：

「有沒有人幫你推？」阿木站在路旁說。「有啊」進財低頭拉車說：「今天禮拜天，有兩個小孫子幫忙。」..兩個在後頭推車的小學生，互相看了看，愉快的笑了笑，然後比剛才更用力的、把爺爺的菜車推上坡。（《放生•瞎子阿木》，頁41）

還有「最後一隻鳳鳥」的吳新義，在重陽祭祖家族團聚的時候，追著小孫子要把他認為最美味的土雞肉塞給孫子、曾孫子。「他還是用一個大盤子，裝滿骨

³⁹ 黃春明小說中的老人，在家庭中常扮演守護者的角色，不管是對於家人，尤其是兒孫，或是家產土地。所不同的只是守護的方式、心情和結果。（李瑞騰：老者安之？黃春明小說中的老人處境，《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6年6月，頁282）

頭較少的土雞肉，追著小孩子們，把白斬的雞胸雞腿，一塊一塊的塞在小孩子們的碗裡。」(《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78)相對於黃春明早期作品如城仔落車、魚、青番公的故事，祖孫們面對艱困的生活環境，必然承受了相當的壓力，於是在日常生活中難免會有所衝突。到了《放生》中祖孫的關係已經轉化成如含飴弄孫般輕鬆愉快的畫面，老人和孫子輩間的互動有了歡笑，取代了衝突。甚至連神明土地公也來湊熱鬧：

「看，鬍鬚那麼白那麼長，最像土地公的鬍子啦。」這位孩子禁不住的彎下身，輕輕的摸它。他撫摸了幾次，老人家還是裝著酣睡的模樣。一個小孩摸成功，接著一個一個小心翼翼的都摸過了。他們吃吃的笑著。(《放生·銀鬚上的春天》，頁 144)

銀鬚上的春天 不知名的老者，宛如是慈祥的土地公的化身，讓小孩子忍不住想要親近他。而老者眯眼偷看這群可以當孫子、曾孫的可愛小孩，也樂的繼續裝睡，欣賞小孩們天真無邪的童言童語，讓兩股最真切、單純的情感，在無言中發揮了洗滌人們靈魂的效果。老人赤子般的童心和孩童稚趣的歡笑聲互相交織在一起，彷彿人間的一片春天正悄悄的降臨在那一攏銀白長鬚上。

第二節 政治的諍言

社會結構撐起了所有人群的活動，大眾在這個架構之下，遵循著各種規範與制度而生活。由於社會結構的龐大，在進行運作的時候，常常會忽略某一部分的社會族群，讓這些族群被推擠到社會的邊緣，更加不被重視，得不到發言權以及應有的照顧，在社會的角落裡自生自滅。黃春明用他敏銳的觀察力、悲憫的心情、

樸素的筆觸，引領著社會群眾的眼光去關注邊緣的那一簇人群，希望能將社會結構加諸他們的傷害減至最低或是解除這種社會結構暴力，讓社會運行之際，多一點人性的關懷，少一些受迫害的人們。黃春明在《放生》一書對政治現象的披露、威權的挑戰以及人道的關懷是本節討論的重點。

一、政治現象

台灣近三百年來接受了各種不同的外來政權統治，在政權更替時，關係最密切的台灣土地上的人民卻無權置喙，只能默默的接受因為政權轉移造成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改變與衝擊。令人敬佩的台灣先民，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發揮無比的毅力，依然堅忍的存活下去。

好不容易熬到台灣人民自己當家作主，脫離政治迫害，自由了。可是民主制度在台灣是如何運作？黃春明說：

「平時做為一個老人是寂寞的。選舉的時候，被看成一票是吃香的。一個人不如一票。你說怎麼叫我們對選舉不感到興奮？」（《等待一朵花的名字 一票》，台北市，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2月初版，頁190）

老人家不事生產，平時生活難免會消沈一些，通常也就處於社會的邊陲地帶，不受人注意。可是，一到了選舉時期，這些握有一票又有空間的老人族群，就成為搶手貨了。候選人親自到面前握手寒暄、遞煙奉茶，爺爺伯伯的叫著，怎能叫老人家們不興奮起來，彷彿在這個時刻，他們又重新參與了社會活動，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來了。連偏遠的鄉下地區，同樣也會感染選舉熱潮：

「我看那時候大家都瘋了，大家好像中了邪術及喝了那個姓楊的符仔水，全莊頭都中了選舉病，特別是你們這些男人，……」阿尾臉帶笑容眯著眼睛，聽金足說：「你們這些男人就像螞蟻，一碰頭就講

話，一句兩句也好，就是講選舉的事，拜託來拜託去，晚上說夢話也拜託拜託拜託，……」太誇張了，冤枉人。」阿尾愉快的笑。（《放生 放生》，頁 91）

因為謀生的不易，使得小村莊的青壯人口不斷外流，留下老人和小孩，造成高齡化的社區。候選人打出設立工廠、創造就業機會的口號，令小村莊裡的純樸的農民精神為之一振，認為這是一個天大的好機會，可以把年輕人留在身邊謀生，不必離鄉背井去工作。小村莊本來如同被社會遺忘的老人一般，也是被忽略的一個小地方，因為選舉的關係，才有地方鄉紳、名流志士的到訪，加上誘人的選舉口號，於是，整個村莊一股腦的投入選舉，當起義務的助選員，整個熱度燒了起來，選舉簡直比本業更重要、更關心。好了，提出設廠的候選人順利當選，工廠也設立了。大家這才發現工廠帶來的污染對環境所造成的戕害，遠比它能帶來的利益嚴重多了。

本來大坑罟人對選舉已經很反感，甚至於發誓不再聞問選舉的事了。可是，聽說一個無黨無派的候選人，他沒有其他政見口號，他唯一當選鄉長的願望，即是要把設立在溪邊的工廠請走，請不走就把它拆掉。聽到這樣的聲音，長久以來受害最深，又無處申訴的大坑罟人，真的就那麼樣的再度瘋起來……（《放生•放生》，頁 100）

受騙一次以後，大坑罟的人當然對選舉產生反感。但是為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他們再度相信了候選人的話，全村老老少少又一起投入選戰。相對於都會區選民對候選人政見的質疑不信任，小村莊居民純樸得可愛，也叫人為他們的被利用感到惋惜。黃春明舉出這個老人居多的小鄉村為例，控訴工商化的社會官商掛勾，對村落居民的剝削，不僅壓榨了他們的勞力，連他們棲身的社區也被染指，使得居民們無法謀生，連生存環境也備受威脅。

顯見黃春明對於目前所謂民主政治的運作也多所質疑：

等到楊鄉長連任兩期即將退任之前，一個真實的消息走漏，一夜之間，全村子裡的人都知道，姓楊的的退任之後，馬上要轉入工廠的

公司內部當一個高級主管。同時全村子的人也才明白過來，.知道
整個事情都是事先計謀好的騙局。（《放生•放生》，頁 100）

有人說：「政治是高明的騙局」，那麼民主政治就是合法的騙局？候選人以各種公共利益為餌，吸引選票促其當選，然而其最終的目的又往往回到個人私益。唯有期待選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以清晰的批判能力去破除騙人的假面具，這樣才能真正落實民主政治的真義。

二、挑戰威權

威權昌盛的另一面代表著基本人權受到嚴重的壓迫，黃春明關心社會現象，自然也會發現威權體制對社會人們帶來的迫害，而在作品中予以披露。在本文將黃春明作品中的威權分成兩種：政治的和傳媒的威權。

（一）政治威權的批判

黃春明早在初中時代，就對威權政治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老師當時的模樣，很像演民初電影裡面出現的姑娘。劉海的頭髮，瓜子臉上掛一副銅框的圓眼鏡，一襲陰丹士林藍色旗袍。王老師在課堂上被帶走了。又沒多久，據高中部的學長說，他們去參觀國防醫學院，好像在解剖室的那裡看到王賢春老師。」（黃春明：王老師，我得獎了，台北，聯合報，1998年9月22日，37版）

這樣的兩個畫面如何銜接？一位面容姣好、正值青春年華，對學生能夠特別細心關懷的老師，在課堂上被公然帶走之後，得到的消息，竟然變成一具泡在福馬林池中，等待解剖的屍體。對當時還是初中生的黃春明來說，「匪謀」是個什麼樣的罪名，或許他並不是很清楚其中的政治因素，但是，能夠公然施暴的背後，

一定有著操縱的黑手，那就是「威權統治」。

黃春明不止一次的說到王賢春老師對他的啟發和影響，⁴⁰我們可以理解的是王老師對他來說不只是在往後的求學生涯，甚至到了社會上工作，乃至於年齡漸長，那種影響力幾乎是無所不在，隨時在引導著黃春明。「她年約二十五、六歲。現在想起來，她那麼年輕就有遠大的理想和志向；縱然她的信仰跟此地的環境不符，可是她愛國家、愛民族、愛廣大受苦的百姓的那種情操，不是我們一再在修練的功課嗎？」（黃春明：王老師，我得獎了，台北，聯合報，1998年9月22日，37版）王賢春老師愛國家民族、愛受苦難的百姓是否讓黃春明日後引為自己奮鬥的目標，而在作品之中著力顯現出來。

在兩萬年的歷史中，兩位主角一個是隨政府播遷來台的軍官，一個是義務役士兵，藉著酒精解除了心理的防禦，徹底的把潛意識中對於威權的不滿，一股腦兒宣洩出來。軍官隨著國民政府離鄉背井來到台灣，被迫拋棄了自己所熟悉的親人與土地，落腳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中，雖然是時代的趨勢所造成，但是個人受到的傷害之深，卻是不能使人毫無怨言。士兵又如何對威權產生不滿？本來應該隱身文本之後的作者，在文本中現身了。黃春明藉著抒發軍官不滿的同時，把自己對威權的質疑一起寄託其中，加上酒精麻醉的狀況，拿當局的威權象徵「國歌」，開了一次的玩笑。這是黃春明表達意念的一種隱晦嘲諷的方式。讀者看到軍官士兵兩人耍酒瘋的，唱著國歌、要來往車輛「立正」，讀來是一齣鬧劇，而背後付出的代價卻是兩個星期的禁閉，意味著他倆違反軍紀的嚴重性，挑戰了威權。⁴¹

還有象徵是民主政治的村民大會，在威權政治下，也不過是個愚民欺民的幌

⁴⁰ 在皇冠版的黃春明作品典藏集的總序，以及得到國家文藝獎時發表的感言中都提到：文學能成為他這一輩子的志業，改變了他的人格發展，不能不感謝，當時被認定為匪諜而遭到處決的初中國文老師王賢春小姐，和當時邊聯合副刊的林海音先生。

⁴¹ 台灣地區從1949年開始戒嚴，直到1987年才解嚴。這篇作品完成的時間是1963年，仍然是處於充斥著白色恐怖的時代，黃春明的作品投稿到聯合報，常常讓當時聯副主編林海音先生左右為難，林海音女士說：『她發了，在當時那個時代可能會出問題；不發，又因為文章好，不發說不過去。』（古碧玲：文學武陵人黃春明，台北，聯合報，1998年9月30日37版。）又，聯合報刊登把瓶子升上去後，是年（1963）四月，林海音離開了聯合報。

子：

「問題總會解決，請大家不要衝動，當心被共匪利用和煽動。...」

「村幹事，你這麼說這裡有人士阿共仔、共匪仔囉。」「不，不，話不是這麼簡單。共匪無孔不入，無所不在。還有台獨也一樣。我們千萬要小心。」.....大欉他說：「村幹事，你的話怎麼和教會來傳教的一樣？他們也說上帝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放生放生，頁 96）

威權政治能夠實行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民眾盲目服從，不得有自己的看法與批判。所以，在村民大會上勇於發言的大欉，開完會以後警察就時常到家裡來騷擾。少數對於政治有意識的民眾，就威權當局而言，彷彿就像肉中刺、眼中釘一般，必先除之而後快。

大坑畝的村民，在村幹事特別提出戒嚴法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還有有關叛國、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種種罪刑，並向大家詳細而具體的說明之後，那個晚上，一個巨大無比的，冷血的陰影籠罩住了整個村子，覆蓋著事實的真相。（《放生．放生》，頁 97）

要嚇阻民眾對威權的批判與抗爭，避免醜陋的真相被揭露出來，除了針對特定的個人施壓外，還要對群眾扣上「叛國」、「擾亂社會」等大帽子，以達到鎮攝人民、掩蓋真相的效果，遂行其統治的目的。

（二）傳媒暴力的控訴

相對於政治性的威權，另外一種比較不容易為人所察覺的威權形式，就是傳播媒體，而其影響力也不下於政治力量，甚至政治力都不敢撻其鋒銳。傳媒之於人心的影響，是以漸進方式，一步步的、每天持續的轟炸，讓人們不知不覺的接受傳媒敘事的方式和看待事情的角度。

但是做為大眾傳播的消費者的現代人，到底從大眾傳播得到了多少

的知識和經驗？然而，從大眾傳播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他的真實性、準確性、時間性、可信性，還有社會倫理性，到底可不可靠，各位有沒有懷疑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從「子曰」到「報紙說」》，頁 66）

現代傳播媒體挾其雄厚的背景，廣泛的佔據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從鄉村到城市，無所不在；掌握人們的感官知覺，從靜態的報紙到聽的收音機、眼耳並用的電視機，讓人們生活中幾乎離不開傳播媒體。這種脅迫性的現象，也被黃春明列為威權的一種，予以批判。現此時先生一文，黃春明特意舉出資訊落後的鄉下做例子，以凸顯傳媒威權的荒唐：

「騙瘋子！蚊仔坑的母牛生小象？」金毛的話像崩出來。這一次大家沒笑了，認為金毛的話，就是他們的話。現此時看是金毛，覺得不該讓像金毛這種沒什麼知識的人喊喝他。所以他用力的彈一下報紙，大聲叫嚷著說：「報紙說的啦！你們不信？！」（《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30）

在資訊極度缺乏的窮鄉僻壤，老人們本來是非常相信報紙所說的一切，毫不懷疑，再則幾乎都沒受過教育，並沒有深入判斷與批評的能力。黃春明刻意安排一則相當突兀難以置信的消息，而且就發生在老人們的村莊。這則消息像是喚醒老人沈睡已久的知覺一般，對於傳媒的威權性第一次展開質疑。一直代表傳媒發言的現此時先生，雖然也覺得這則消息荒唐怪誕，但是面對大家的挑戰質疑，不由得起了對抗防衛之心。代表挑戰威權的是在團體中地位較低、被認為沒什麼知識的金毛，意味著任何人都該為自己澄清耳目，不可一昧的、不分緣由得將資訊照單全收，那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洗腦，而且影響所及更為廣泛，更加深入。黃春明為兩種力量的對峙作出了象徵性的結局：

太陽越低越紅，現此時落在最後頭，抱著一棵相思樹喘息。……現此時的身體抽了一下，金毛焦急的跑近他的同時，他鬆抱而慢慢的滑倒在地上。現此時最後一眼的印象，覺得金毛的身影竟是那麼地

巨大。（《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31）

這是一個資訊的時代，資訊到處充斥的結果，是產生了許多的資訊垃圾，甚至是訛傳謬誤的。身為一個現代人，如果沒有具備足夠的篩選能力，就無法去駕馭資訊、利用資訊，反而成為資訊的俘虜，被資訊所控制。對於有心人控制了媒體資訊，意圖左右大眾接受特定主觀的意識型態，建立屬於自己的意識王國，我們應該擦亮雙眼，認清他們猙獰的威權面貌。

三、人道關懷

黃春明一直是很關心弱勢族群的。初中時和繼母無法相處，黃春明趁夜偷偷爬上一輛開往台北的貨車，準備躑躅家獨立生活。當他瑟縮躲在車上的角落卻被工人發現，他正等著要挨罵，而那個工人卻給他一個麻布袋讓他取暖。黃春明說：

「我那天晚上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溫暖。也就是從那晚起了解了憐憫弱小的重要。」（王安祈：黃春明和他的小說，《書評書目》，1974年7月，15期，頁100）

只有身歷其境，才能夠對弱小族群將心比心，真正體會出個中滋味。

黃春明以悲天憫人的性情所關懷的對象是相當廣泛的，他所看到的，不管國籍、男女老幼，只要是處於弱勢地位，黃春明都想要為他們仗義執言，把各種不平的社會現象披露在大眾眼前。藉著觸動社會深層化膿的瘡疤，嘗試去喚醒大家的習以為常、麻木不仁，逼大家去面對不願面對、意圖逃避的問題。繼《莎啞哪啦•再見》之後，黃春明又對另一個經濟殖民體——美國展開批評：《小寡婦》以台灣為空間背景，並以最知名而敏感的越戰作為鮮明的敘述背景，整個情節就在中外交雜、時空交錯中進行。

黃春明在近作中，把重點放在老人和小孩身上這兩個值得特別關心的弱勢族群，他們在社會上沒有發言的地位，不能有效的爭取到合理的福利與待遇。他認

為老人家付出了一生的辛勞之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安養；小孩子則是人類未來的希望，可是有些小孩本身卻過著沒有希望的日子。黃春明寫下了《九根手指頭的故事》，記錄一個老人和小孩的可憐境遇。

台灣的老榮民是整個大時代變動的受害者，為了戰爭的因素，他們身不由己的遠離家鄉、和親人妻子分開。原以為只是短暫的分別而已，誰知一海之隔，一過就是四十幾年不得相見，待見面時人事已非。老兵是時代動盪造成的特殊族群，他們緬懷出生地，卻有家歸不得；在台灣結婚生子，卻沒有落地生根的感覺，有家，卻不是心目中的家。

原住民族群則是弱肉強食這個野蠻原則下，被強制剝奪生存空間的一群。從大陸移民的漢族強悍的逼迫原住民，退出產物豐富土地肥沃的平原，進入難以耕種不易生存的山區高地。在漢人取得優勢資源以後，發展至今，政治經濟悉為移民漢族所掌握，原住民更是落居下風。

黃春明別具用心的讓這兩個堪憐的弱勢族群在《九根手指頭的故事》中相遇了，用他一貫說故事的口語，沒有激越的聲調與吶喊，只有淡淡的陳述，卻讓人感到一陣陣的心悸與震撼。

蓮花是和爺爺住在山裡長大的。她最喜歡爺爺抱她，家裡也只有爺爺有時間抱她。.....蓮花慢慢長大，山裡的年輕人，從山頂上像溜滑梯溜到平地，留下來的老年人也不多了。（《放生•九根手指頭的故事》，頁 126）

原住民住在山上資源貧乏，年輕人謀生困難，加上平地物質的誘惑，讓年輕的一輩不願繼續駐守家鄉，紛紛像溜滑梯一樣溜下山去。留在山上的只剩下老人和幼童。而溜下山的年輕原住民因為基本的競爭條件如學經歷、經濟支援等都不如別人，只能從事基層勞動的工作；女孩甚至被人口販子帶走，販賣到私娼寮，淪為雛妓，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

蓮花十四歲那一年，有一位說國語的腔調很怪的老兵，穿過屋子裡面的兩道鐵門，走進蓮花的小房間，蓮花一眼就看到這位老人也少

了一根大拇指。.....「哈！你和我爺爺一樣，只有九根手指頭。」

老兵聽了覺得好不自在。.....老兵站在那裡楞了一下，懼懼地說：

「我，我作你的爺爺好嗎？」（《放生•九根手指頭的故事》，頁 126）

十四歲的花樣年華，少女應該是無憂無慮的恣意的奔放青春。蓮花卻在重重鐵門深鎖下，被私娼冷血的壓榨，喪盡尊嚴。可貴的是，在苦難的皮肉生涯中，蓮花仍保有少女那份無邪的天真，洗滌了前來買春的老兵的靈魂，震醒人性光輝的一面。兩人之間迸出的火花，為那人間煉獄亮現一絲光明的希望。只可惜，那一絲火花一閃而逝，無力去照亮整個煉獄。

有一次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老兵沒去找蓮花說故事。等到有一天，

輔導會和另外幾個老兵帶著斷指老兵的遺書來找蓮花的時候，蓮花

已經不在那裡了。（《放生•九根手指頭的故事》，頁 126）

老兵凋萎了，對他而言是客死他鄉。蓮花也不在了，被轉賣到另一處私娼寮，繼續流浪他鄉，繼續沈淪於煉獄之中。黃春明直接指出社會上老兵問題仍為獲得解決、原住民的困境仍未改善，社會有許許多多的結，需要大家的關心，共謀解決之道。

第三節 社會變遷的脈動

蔡文輝為社會變遷下如此的定義：

社會變遷是指構成社會結構的因素，比如社會規範、價值體系、人口的組成、文化產物等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社會學》，台北市，三民書局，1986年9月再版，頁 504）

將規範、價值觀、人口與文化多個面向的改變，都納入了社會變遷的範圍。而造

成社會變遷的原因有哪些？Gerard O' Donnell：「像是文化的衝擊、政權的轉移、經濟的發展等。」（《社會學》朱柔若譯：台北市，揚智文化，1999年6月初版，頁431）文化、政治和經濟的轉變使得人們的價值觀產生改變，影響了整體社會的觀念而導致社會規範的變化，或是促成了人口的流動。

一、人口的移動

分析《放生》中促成人口移動的因素有經濟轉型造成的追逐性遷移以及因生存環境遭破壞而進行的受迫性遷移兩種，分述如下：

（一）追逐性遷移

台灣由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直到目前的商業社會，一連串的劇烈變動，連帶使得人們也緊跟著時代的腳步進行遷徙。在工商社會中，都會城市像是個海綿一般，吸收了眾多懷有夢想的人們，投入他的懷抱。這股龐大的移民潮，如同生力軍一樣，同時更進一步的奠定了大都市迅速發展的基礎，拉大了城鄉的差距。從「售票口」裡一夥老人家的聚會與對話就反映出來這個現象：

旺基到了車站，已經有一、二十位老人，把十一、二坪大小的候車室塞了大半。……「你說我們一大早四點就出來排隊買車票，要排三四個小時這樣，這不悲哀？夏天蚊子叮，像現在寒天，霜風像刀割。這不悲哀？」整個候車是等候為在外地的年輕人排車票的老年人，聽了這句話，都露出淡淡的苦笑。（《放生•售票口》，頁228）

一個鄉間小車站的售票口，就清楚的反映出整個台灣社會人口流動的嚴重不均。具有較高生產力的年輕人，被漩渦般的都會吸引過去，紛紛離開鄉間，使得城市的人口急速膨脹，而鄉村人口急速萎縮。城市因而有充沛的人力得以發展，

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其中；鄉村則因人力的流失，不僅沒有開創的能力，就連守成的力量也不足。

台灣山區原住民的村落也有同樣的追逐性遷移。「蓮花慢慢長大，山裡的年輕人，從山頂上像溜滑梯溜到平地，留下來的老年人也不多了。」（《放生•九根手指頭的故事》，頁 126）受到都市高度物質生活的吸引，原住民青年不再安於純樸的部落生活，縱身投入都會的洪流之中。甚至許多原住民少女是身不由己，被強制販賣、從事悲慘的皮肉生涯。加上山區人口本就稀少，人口外流的問題就顯得更嚴重了。

城鄉人口分配不均不唯是社會人力結構的失衡，同時也讓家庭結構受到很大的衝擊，不幸的是，老年人必須承受大部分衝擊與失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老人必須要負擔駐守家鄉田園的責任，而且也有晚年安養以及無法享受天倫之樂的問題。

（二）受迫性遷移

台灣早期只重視工業、經濟的發展，忽視了環境保育的工作，為了經濟成長而讓生存環境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人們和自然環境是共生共存的狀態，而非競爭與敵對，若是犧牲了自然環境的保育，去成就一時的經濟成長終會造成大地的反撲，人們恐將無容身之地。在《放生》中舉出了最典型的例子：

從上游有了工廠排放廢水之後，魚苗被毒死了，少數沒被毒死的魚苗，中毒之後也失去健康……因為上游水泥廠的採土，破壞了水土保持，早幾年就被波蜜拉颱風帶來的洪水，沖失了大部分耕地。（《放生 放生》，頁 106）

工廠排放的廢水流入近海，毒死了無數的魚苗，扼殺了自然的生機；水泥開採破壞水土保持，沖毀了人們賴以生存的農地。個人營利事業追逐短視的經濟效

用，因而產生的社會成本卻要社會大眾來承擔。人為污染對自然環境的殘害、對社會群眾的不公，甚至使得居民健康受到嚴重的影響，讓人無法繼續生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離開家園。

幾年來，大坑畧的女孩子嫁出去的大有人在，男孩子把外地的女孩子娶進來的，相對的就少了很多。在這種情形下，離開大坑畧的人就有一百多戶。（《放生》，頁 106）

大坑畧社區生存的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生計發生問題以後，人口進少出多，使得原來有兩百多戶的人家，一下子銳減至一百多戶，長此以往，極可能會讓整個大坑畧變成濃煙濁濁、污水長長的荒原，再也無法住人。

這種受迫性人口遷移，也發生於現今真實社會中。自從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以後，台灣山區在大雨過後，每每會發生重大的土石流橫行的災害。滾滾洪水，夾帶大量的土石泥沙，自山上沖刷下來，沖毀橋樑，淹沒民宅，造成居民喪命、財產損失難以估計，也讓住在山區的人面臨前所未有的恐懼，身家性命隨時都會遭受威脅。在土石流嚴重的地區，就必須全體遷村，被迫離開自己生長的土地。

究其原因，也是以經濟短視的因素居多。近年來，檳榔、茶樹等高經濟價值的作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高山地區，大量的高山林木被無情的砍伐，嚴重的破壞自然的水土涵養。一旦遇到較高的降雨量，土石經不起雨水沖刷鬆動後，就滾滾而下釀成巨災。

二、價值體系的改變

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會造成社會價值體系的變動，而在資訊流通的現代，傳播媒體對整體社會的價值觀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力。所以本文擬分別從日、美、傳媒三方面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來討論其中價值體系的變化。

(一) 崇日情結

台灣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時間雖然只有五十年，但是當時日本經濟、科學的成就都高過中國與台灣甚多，台灣的許多菁英份子心中固然對殖民主義感到不滿，而日本科學新知卻讓他們產生極大的求知慾，使得到日本留學汲取新知，變成知識份子的重要目標。這種現象連帶的對社會各階層起了示範的作用，目前在日據時代曾經受過教育的、高年齡層的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的文化，總還是存著推崇的心理。最後一隻鳳鳥 的國雄就代表著被日本文化扭曲了己身價值觀的一群：

「大哥，你千萬不要讓父親知道。我們再花一點錢我可以弄到一張文憑，回到台灣我就可以賺錢了。」「...另外，我打算娶她回台灣。取一個日本人也和文憑一樣，人家會尊敬我們的。」國雄還得意的笑著。「你這個人真無恥！」（《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202）

黃春明諷刺的指出崇日情結的盲點，並不是到得了日本的代表就是菁英，有許多心存僥倖的投機者想要利用社會民眾對於日本文化的迷信與崇拜，認為只要能夠和日本沾上一點邊的，都是好的，都是值得推崇的，即使不讀書在日本混四年也算留學日本，甚至認為連娶個日本酒女都會受到尊敬。這種崇日的情緒，也會對下一代發生影響。

(二) 留美風潮

黃春明在一九七七年寫出我愛瑪莉時，就針對美國經濟夾其強勢凌駕台灣，勢必會對台灣社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果不其然，美國經濟主宰了世界舞台，在美國跨國經濟登陸台灣後，美式的文化也同時在台灣蔚為風潮，比如全民英語

運動、學生到美國留學等，讓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必須以美國為基準，架構在美式文化上。這樣的文化異動，讓「售票口」金池夫婦的美國形成了傷心之旅：

金池最近和老伴才從美國回來，原來計畫在加州老三那裡住一個月，然後再到德州老四那裡住一個月的。沒想到兩個禮拜不到他們就回來了。...硬著頭皮回到鄉下，見了朋友和鄰居，只說是老伴水土不服。其實，到了那裡和他們想像的全不一樣。簡單的說他們是痛心哭著回來的。（《放生·售票口》，頁 238）

台灣在美式文化的影響下，父母盡力讓子女到美國留學，留學生畢業後也在美國成家立業。而父母也都以子女留學美國、定居美國獲得鄉親的肯定為榮，即使賣盡家產、獨自孤苦渡日沒有親人陪伴也無所謂。

子女在美國成家立業，宣示成為美國公民的一份子，長期居住在那裡，他們的價值觀勢必會受到美國社會強大的影響。美國社會的觀念不同於台灣社會，並不需要對父母負起養育的責任義務，而且強調個人自由與隱私。在兩種不同價值觀的衝擊下，金池兩老赴美依親的結果，也就和兩老想像的完全不一樣了，不禁要哀傷的自問：送子女到美國留學值不值得？家鄉的年輕人雖然為生活奔波，至少還留在父母身邊，奉伺父母。孰是孰非，社會快速的變遷，著實令人無所適從。價值體系的紊亂，讓現代人的生活有著深深的無力感。

（三） 媒體塑造的價值觀

科技的發達，造就了傳播媒體的迅速發展，從報紙、收音機到電視，甚至衛星傳播，讓媒體的威力幾乎到了無遠弗屆的地步，現代社會大眾鮮少不受媒體影響的。現代人們每天接觸報紙電視的時間相當長，不知不覺中就會吸收了它們所傳播的內容與價值觀。而且報紙電視傳播的層面相當的廣泛，許多被教育同樣價值觀的個人集合起來，變成社會上一股可觀的力量，進一步去影響其他的人。有

時候媒體的報導還會產生扭曲偏頗，擾亂人們視聽的情況。黃春明曾經從事傳播媒體的實際工作，對於這種現象更加清楚與憂心。

想一想，每天有多少的消息被扭曲了，有多少的消息為了搪塞，有多少消息替利益團體說話，有多少的消息是皮相的，有多少消息是惡意人身攻擊，實在需要好好的檢查。（《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從「子曰」到「報紙說」》，頁 71）

因為現代人們的生活緊湊忙碌，閒暇的時間接觸媒體報導時也沒有精力再去特別留意、過濾報導的真實性，有人就良莠不分，全盤照收。傳播媒體因而更具有影響的力量，也讓許多有心人士想要利用這股力量去營造對自己有利益的報導，混淆群眾視聽，達到他所預定的目的。

沒有幾年，原先的工廠沒遷走，接著化工廠、水泥工廠來了好幾家。他們聯合起來，成了更不可動搖的勢力。...慈善活動不後人，各種大眾傳播機構的週年紀念，他們不忘刊登祝賀廣告等等。這一切所謂的公關，對大坑畝的人而言，沒有一樣辦得到的。（《放生》，頁 105）

正如黃春明所說的，許多的報導都是皮相的，事不關己社會大眾並不會仔細去深究報導內容的真實性，予以有心人士可乘之機，污染社區的禍首，搖身一變為造福鄉里的慈善家。媒體偏頗的報導，將社會大眾的眼光引導到工業繁榮地方的部分，使群眾認為工業的設立是有其價值性的，卻忽視了工業污染對環境的破壞以及因而造成的社會成本。使得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強勢族群的利益上，更加強勢；弱勢族群得不到媒體的青睞，沒有發言權，更屈居弱勢。

第四節 社群活動

中國人辛勤一輩子，多以教養兒女、為生活奮鬥當作人生的中心課題，鮮少為自己多做打算，更遑論所謂的生涯規劃。屆齡退休後，往往出現了退休情結、生活失焦等問題，此外本節也要對老人所處鄉村社區的人際關係與城鄉衝突進行探討。

一、退休情結

退休情結的重要因素是人際互動頻率的銳減，本來在公司或是事業單位上有許多同事、上司、下屬的層層關係，無論在公事的互動或是私下的交誼，都有相當頻繁的接觸和活動，日子雖然忙碌，但是過的充實有力。退休以後，日子是清閒了很多，但是一下子所有的人際關係全都疏遠了，那種充實有力的感覺不再，往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沈的空洞感。在這種情形下，反而會讓退休的老年人去眷戀退休之前的生活，希望能有機會再重登往日事業的舞台。比如 售票口 的老校長便是一個例子。

才從某一所小學退休下來的老校長，他打破了沈沒說：「都不能怪誰，怪時代。我們有一句話，『入鄉隨俗』同樣我們踏入新的時代，也要跟著新時代走。」……只要有老校長來排隊買票，那一天的候車室就像在上他的課，不聽也躲不開，聽嘛，實在無趣。（《放生•售票口》，頁 230）

這位老校長平時在學校朝會、週會都有老師或是學生正襟危坐的仔細聆聽他的講話。才退休，一時間尚未能夠適應沒有聽眾的日子，每次逮到機會便像是對老師或學生一般的向人說教。打蒼蠅 的林旺穰失去了工作的權力或能力。是另一種形態的退休情結。

林旺欉老先生席地坐靠門檻，手執蒼蠅拍子，從上午自家房子的影子照到巷道對面那一邊的水溝，就拍答拍答地拍打，打到影子已經縮到門前的水溝了。……從三月間搬到新房來，一開始打蒼蠅不久，他就這樣想了。（《放生·打蒼蠅》，頁 54）

老農夫林旺欉那一雙本來應該拿著鋤頭在田裡耕種的手，卻變成拿著蒼蠅拍，坐在地上漫無目的的拍打著蒼蠅。本來應該忙著農事耕作的時候，卻無所事事的做著毫無意義的事情。林旺欉為了兒子的債務，交出了手中的農地、房地，失去了工作權，也間接改變了農夫的身份，不能再和其他農夫談論自己的耕作，分享彼此的甘苦談。不但如此，林旺欉也從舊的鄉村社區搬到和老鄰居有所隔離的新建社區，徹底的脫離了幾十年來工作生活的習性和熟悉的人群，使得整個生活起了重大的改變。

對於生活習性的改變，有些退休的老年人不能適應，便會對過去的生活形態更加懷念，而沒辦法用正確的心態真正去面對現今的生活，做好調適的工作。更糟的是會一昧的沈湎於過去，逃避或是拒絕現實的生活，長此以往，就無法建立積極的後半段的人生價值觀，失去了生活的目標。

二、生活失焦

這一代的老年人，他們在年輕的時候，肩負家庭的重擔，一心只想要如何維持家庭生計，一生幾乎都消耗在為生活奔波之中。縱使有稍獲休息的時刻，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休閒？大部分的老人在現實壓力的煎熬下，過得一天是一天，也談不上什麼叫做生涯規劃。等到上了年紀，把棒子交出去的時候，忽然間，一下子時間空出很多來，年輕時期窮於應付生計，大多數的老人沒有培養所謂的興趣或嗜好，加上沒有事先規劃，讓交棒後的老人家不知如何應用。

三山國王廟算是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溽暑的夏天，就在廟庭的榕樹

下，酷寒的冬天，就在廟內的廂房，沒有一天，小孩子們不來這裡蠶食未來的時光，一口一口地濺出歡笑和哭聲。老人家來得更勤，沒有一天，不聚集在這裡反芻昔日的心酸，慢慢的細嚼幾分熬過來的驕傲和嘆息。（《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20）

老年人在退休以後，最常用來打發時間的活動就是聊天，尤其在資訊不發達的鄉村，老人比較不能夠規劃自己的退休生涯安排活動，聚在廟口閒磕牙，就成了老人們的主要休閒活動。⁴²在這裡，回憶是主要的話題，老人們交相敘述著往日和生活搏鬥的艱辛過程，遇到並肩作戰的歷程，更能激起彼此的共鳴。再不然就是下棋和看棋。在廟口，同樣是生命的流逝，小孩子用笑聲揮灑出一道道的虹彩；老人家卻用嘆息描下黯淡的灰黑。除了回憶，時事也是老人們聊天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好，有沒有人帶報紙？」現此時把攤在腿上的舊報紙，用雙手向外側輕輕抹平。「到外頭多少帶一點回來。這一份是金毛的孫子給我的那一批，這是最後的一張了。」省內有幾家發行上百萬份的報紙，卻不曾派報到這個小山村，好在這些老年人不愛計較慣了，報紙的日期算不了什麼。（《放生·現此時先生》，頁 21）

老人從工作崗位退休，少了許多人際交往的機會，資訊來源也相對減少。報紙，就成了他們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消息管道。這一代的老人受教育的普及率不高，在鄉村地區的情形更是嚴重，甚至連報紙的來源都是過期的、二手的舊報紙。現此時老先生是小山村裡少數幾位識字的人，他利用為數不多不定時的舊報紙讀報給其他老人家聽，在褪色的聊天話題中，添加了些新鮮的色彩。也由於普遍沒有受過教育，比較缺乏研判的能力，對於報紙的報導習慣性的也都奉為

⁴² 內政部主計處的統計：和朋友聊天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最主要的三項活動之一。在許多活動中以休閒娛樂、養生活動、朋友聊天所佔的比例較大。這項老人的活動具有相當的地域性差異，在都會區的台北市只有 9%，低於平均值 18%；而在農業縣雲林縣則高達 36%。（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 年 10 月，頁 129）

權威，不去質疑與否定。事實上，這種情形在都會區或是受過教育的人也會發生。

43

三、溫情關懷

現今的老人歷經了台灣從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的過程，這個變動的過程是劇烈的，而他們卻身不由己的被捲入其中，飽嚙了箇中辛酸。剛由日據時代進入光復初期的台灣，那時的人們尚且要為三餐的溫飽奔走操勞，到了目前的工商業社會，個人溫飽早已不成問題，進而追求的是更奢侈的物質享受，人情世故卻隨著物質生活的發展而日益淡薄。身處都會區的老人或許比較能夠適應這樣的變化，長年居住鄉村的老人，仍然懷念著那股溫馨的人情。

這時，四五家鄰居的大人，十多個都走進來，用人群把天房隔在靠門口的一邊。……「好厝邊，好過親兄弟，你懂不懂？……今天我

豬炎仔沒出來講幾句話，我看我 豬炎仔也不是人啦！」原來很緊張的氣氛，經這麼一說，大家都笑起來了。正義的一邊力量也加大了。（《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87）

作者描述的年代裡，有著人情溫馨的社區，左鄰右舍大家彼此互相照應。對於繼父花天房的無理取鬧、出手傷人，吳新義礙於輩份也只能躲他避他，莫可奈何。事情一鬧開，鄰居們主動加入，出面替吳新義解決困境，讓花天房不再繼續囂張下去。相對於現在的公寓文化，每戶人家自成天地，重門深鎖，時常不知道鄰居是誰，哪能夠說得上互相照顧？好厝邊、好過親兄弟，遇到突發事故時，遠水就不了近火，還是要靠社區鄰居的幫忙照應。

好在家裡那一隻黑狗，虧牠知道發生了事情，牠不尋常的狂吠，這才把隔壁人家的媳婦淑英吵醒。她耳朵貼著牆聽，除了狗的吠叫之外，

⁴³ 黃春明曾表示過：現代人是大眾傳播的消費者，但是普遍缺乏質疑傳播媒體的能力，也就等於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交給別人，讓人隨便去利用。（黃春明著：從『子曰』到『報紙說』，《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市，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2月初版，頁66）

還模模糊糊地聽到火生伯咳不成聲的嗽，還有火生孀的氣喘。……淑英拿起電話叫一一九。沒一下的功夫，兩老都被送到醫院急救去了。

（《放生•售票口》，頁 228）

火生伯夫婦兩老相依為命，沒有其他兒女同住。長年纏身的嘎龜老人咳等痼疾，讓他們的生命宛如風中殘燭，經不起折磨，也自顧不暇。在寒冬的夜裡，兩老一起發病，倒下之前，還兀自念著要冒著風寒去替將返鄉的兒孫買預售票。這時候即使親如兒孫有心要來照顧他們，也來不及了，只有靠著鄰居的發現，才能作最迅速的處理。本來上了年紀又有宿疾的老人，是最需要特別照料的一群，可是在目前的社會結構中，又常常讓這一群老人獨自生活，一旦發生意外，往往因為未能掌握最寶貴的處理時間，喪失了搶救生命的機會。這時候，社區的救助就顯得重要了，鄰居的幫忙時常強過了親戚兒女。

「睛瞶木仔，不是我愛講你。」村長的老爸爸插嘴說：「有什麼天大地大的事，那幾個晚上晚回來，你就用柺杖頭把她打成那個樣子。……」「阿爸，好了，不要說了。」村長說。「對，對，再講，榮坤兄，你再講。」阿木反而沒有先前的激動。他極力的懇求著說：「村長，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說我希望她回來，我讓他打回去。……」（《放生•瞎子阿木》，頁 39）

照顧瞎子阿木生活起居的女兒秀英出走之後，阿木的生活頓時是失去依靠，小村莊裡友善的居民就像是阿木的家人一樣，在路上和阿木打招呼、噓寒問暖，同時也是阿木吐露心聲的對象。瞎子阿木因為視障，對秀英出走的問題更是比一般人感到無奈，在無計可施之餘，他只好央託村長幫忙找人、向老鄰居尋求偏門符咒，盡其在小村莊中可以利用的資源，抱著一絲希望。老朋友像村長爺，也適時指陳阿木的不是，讓阿木的糾結的心頭能暫時獲得抒解。小村莊的居民們，這時候就扮演著社區援助的角色，讓孤苦無依的老人阿木在精神上有所依託，協助

他度過這段低潮期，不至於走到絕望的地步。

由《放生》一書中的幾個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到社區兼具對抗外力干擾、急病救助以及協助事故處理、心理輔導等多項的功能。老年人在身心各方面都面臨衰退的狀況，更是需要有人來協助處理一些突發狀況，像是急性病痛、心理上嚴重的挫折等。台灣目前有不少比率的老人沒有和子女同住⁴⁴，這些老人狀況好一點的還和配偶同住或是住在安養機構中，緊急事故時至少還有個照料。而那些獨居的老人，如果發生了緊急事故，會有什麼人來幫忙照料？沒有子女可以就近照顧的老人，他們所處的社區便應該具有能夠照應的功能，以提供老人在身體疾病方面的救助，或是在精神心理方面的輔導與慰藉。

四、城鄉衝突

工商業的發展不僅讓農村社會的物質生活、人生價值觀發生重大改變，其他最直接受到影響的是生活環境的污染。農業時代人們主要的經濟活動就是種植作物，和大自然息息相關，配合四時季節、環境生態來進行，人們以自然為主體，依附自然的變化而生存，而不是想要去主宰自然、改變自然。進入工商時代之後，人們為了物質上的需求，不斷的掠奪自然資源，破壞性的開發，自以為「人定勝天」，造成了大自然無可彌補的創傷，也反噬了人們的生存空間。

工廠設立了。那開始讓村人看來象徵著他們步入現代化的煙囪，夜以繼日地噴出濃濃黑煙，覆被五六公里方圓。幾年以後，農民才發現農作的嫩芽和幼苗的枯萎，和煙塵有絕對的關係。同時發現身邊的溪流，和飲用的井水都有一股難聞的怪味。（《放生•放生》，頁 95）

工商業發達之後，大量年輕的人口往都會區移民，在鄉間只留下老人和小

⁴⁴ 根據內政部主計處的調查：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有 68% 和子女同住；換言之，有的老人視僅與配偶同住或是進住老人安養機構，甚至是獨居的。（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 年 10 月，頁 113）

孩，孜孜的守著那片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繼續從事農業耕作，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政客打著創造就業人口，讓年輕人不必離鄉背井的到外地工作的競選口號，誘騙純樸的鄉村人家。當工廠設立以後，本村沒有幾個年輕人得到就業機會，反而使得潔淨的大地飽受污染，嚴重的威脅村民的農作和健康。

本來大坑畝兩百多戶居民，靠著出海口一帶的魚苗場，撈魚苗維生。.....一年大概有十二萬元左右的收入，再加上一點農產品的收入，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但是，從上游有了工廠排放廢水之後，魚苗被毒死了.....只要身上有一丁點傷口，一碰了這種廢水，當時的扎痛不說，日後的潰爛更為困擾。（《放生•放生》，頁 106）

台灣整體經濟發達以後，鄉村的老年人不但未蒙其利反而深受其害。工業生產所創造的利潤為資本家所壟斷，隨之而產生的環境污染，卻要別人為他付出龐大社會成本。老年人賴以維生的家園遭受嚴重的破壞，空氣水源的污染，使得健康備受威脅。甚至，因著濫墾濫挖造成水土保持不良，使得颱風一來洪水氾濫，沖刷掉無數良田，連土地都不保。這些弱勢地區、弱勢族群在整個社會結構的壓迫下，要如何尋得出路？是作者想要提出來讓社會大眾正視並省思的另一個課題吧。

第四章 《放生》的心境投射

動人的文學作品必然是作者真心投入的創作，作者心境時常就在文學作品中有意識或是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這一章我們要分析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他的人生經歷、心理的成長以及老年生理變化所引起的心境改變在作品中的投映。

第一節 心路歷程的寫照

研究作家各個年齡階段的作品往往可以發現，作品幾乎就是作家人生歷程的表白與自傳。本節擬從黃春明少年時期、家庭生活和他的社會經歷三方面去探討黃春明人生的心路歷程，由此更能映照黃春明近年來年歲漸長之後，表現於《放生》中的心境。

一、少年徬徨的心靈

黃春明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榮獲國家文藝獎時，發表的一篇感言「王老師，我得獎了」之中提到：

他在八歲那一年母親過世，底下還有四個弟妹。他雖然不像弟妹天天哭

著吵著要母親，只有在想起祖母說母親已經到天上作神的那一句話時，不知不覺的就會抬頭往天上望去。」（王老師，我得獎了，台北，聯合報，1998年9月22日，37版）

早熟的個性使得黃春明的哀傷內斂了，可是，幼小心靈中對母愛的渴望，相信黃春明也像弟妹一般的濃烈。這一股深深壓抑的，幼年對母愛的渴望，轉化成對小孩真心的關照。在黃春明面對小孩時，他都能夠設身處地的，試著把自己轉換成小孩的心境，去觀察、了解小孩子他們真正的心思是什麼？青年黃春明嘗試著把自己對小孩子觀察所得，以小孩子當主角，在文章之中表現出來。

城仔落車 是黃春明第一篇登載聯合報副刊上的作品，在這裡他的目光再度被小孩所吸引，而且是帶著殘疾的病軀，更是惹起黃春明發自心中深處的關懷。他這樣描寫著：「阿松才九歲，早患佝僂痼疾，發育畸形，背駝腳曲，面黃肌瘦，兩眼突出，牙齒也都蛀黑了。說起話來，聲音尖銳刺耳。身旁的祖母給人的印象大約有六十開外的光景，事實上她才五十歲。歲月和生活在她枯乾的臉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跡。」（莎啞哪啦再見，城仔落車，頁248）這個故事的取材是黃春明當兵時期在公車上所看到的真實景象。黃春明一上車眼光就落在佝僂小孩的身上，對他詳盡、細微的素描，也顯出了黃春明對於小孩子獨特的愛。

黃春明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小孩，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黃春明一心所繫的總是在孩子身上。黃春明總是試著要去掌握住社會的脈動，看到亂象，他會想去了解社會的毛病出在那裡？「九十年代，我覺得大人沒救了，救救小孩子，我開始從事兒童讀物和兒童劇場。」（羅東來的文學青年，台北市，中國時報，1994年1月6日，39版）也許是黃春明目睹各種社會亂象深感無力，認為現在社會中的大人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若要挽救整個台灣社會，必須由底部重新紮根做起，要從孩子著力才有希望。另一方面，以黃春明小時候「用腳讀地理」的角度來審視，他也看到現在的小孩子和台灣的傳統人文產生相當的背離。比如外來語言的衝擊：

其實剛剛有人叫提摩太也是洋名字，因為音節長了一點，老人家學

不來，兩個音節的倒好叫。「哪一隻是煮麵？哪一隻是黑輪？來。嘿
嘿嘿。」...接著吉米和海倫的碗裡被擱上雞肉，小孩子們又一起笑
了起來。（《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80）

簡單的一段敘述點出了台灣現在的流行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差異。吳老先生面對眾多的孫子，要記住中文名字就已經有困難了，再加上他從未接觸過的英文名字，更是增加了老人家和孩子的隔閡。小孩取著英文名字、吃著美式炸雞，對於吳老先生熱烈推銷的傳統土雞肉避而遠之，象徵我們的下一代和本土社會正在漸漸疏離。黃春明所憂心的是現在的小孩不但對於自己的出生地無法熟悉了解，對於本土文化的接受程度也低於外來文化，長此以往，未來台灣本土文化將會逐步淪陷，而被外來文化所佔據。

二、家是心靈的歸宿

家，對於青少年時期的黃春明來說，似乎並不完整。八歲喪母之後，父親續絃，黃春明和父親漸行漸遠，心中那股親情的依靠轉向真心關懷他的祖父母身上。這個時期的家雖然暫時留住黃春明，但畢竟不是一個甜蜜溫馨的健全家庭，等到翅膀一硬，便毅然的離開這個感情上不算健全的家庭，去追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越是欠缺的，越是令人渴求。在黃春明自組家庭之後，為了寫小說，生活得並不安定，小孩也跟著過苦日子，生活一獲得改善，就盡力的去營造他心中所認為的，一個理想的「小孩子的家」。購屋時，他捨棄了台北市區，而選擇在相當郊外的芝山岩，理由是「要給孩子一個有山有水的家」。或者說，這是一個比較像黃春明小時候印象中的家。

有了理想的環境，一個溫馨的家庭還需要的就是來自父母雙方溫暖的親情，他和太太林美音女士的相知相惜，讓孩子有了滿溢的親情，那也是黃春明從小所欠缺與渴求的。這份渴望的心情也在作品中獲得補償：

「你這是什麼意思？金魚。」新義緊張的握住妻子的雙手問，並在昏暗中湊近臉看著金魚。金魚輕輕的笑起來說：「你不要亂想。你以為我要去死嗎？不會的，我不是那麼沒責任的人，我還要看到我們的孩子怎麼長大哪。」新義一時變得像小孩子一樣，在母親的面前滴下頭掉起淚來。（《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97）

夫妻相處，最可貴的是相知相惜。吳新義老先生至情至性，他雖然被繼父花天房逐出花家，但是他無時無刻不掛念著留在花家的母親，也因此愛屋及烏，為了母親在花家能夠有好日子過，對於花天房或是同母義父的弟弟花國雄不近情理的要求也都盡力配合，甚至拖累了自己的家庭。難能可貴的是太太金魚能夠體諒丈夫的心情，欣賞丈夫的一片孝心與真性情。「我能嫁給你這款人，是我前世修來的福氣。世間要找到像你這款人，可以說少之又少。」（《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98）我們在金魚身上依稀可以看到黃春明太太林美音女士的影子。

尤彌（美音）回憶那一段艱苦的日子說：「我們家的理想，是以黃春明個人的理想為理想，為了寫小說，他不斷的換工作，小說寫的太晚，第二天趕不及上班，只好辭職了。最苦的時候，我們賣過便當，那時我們只要小孩有牛奶喝就夠了。」（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頁 244）

黃春明不是不明白當時家庭的困境，只是心中那一份強烈的、要寫小說的理想，壓住了他對家庭的深深歉疚，也深刻的體會到太太的支持，他才有勇氣繼續朝著理想奮鬥。那份知心的感覺，讓黃春明像吳新義一樣，要在太太的面前落下感動的淚水。

三、社會的洗禮

黃春明學校畢業後，仍然不改其憐憫弱小、不平則鳴的個性。他關懷整個社

會，有著蜻蜓撼柱的傻勁，希望能以一顆小石頭去泛起整片湖面的漣漪。「我面對著像巨人般的社會，不幸衝上他打個噴嚏時，我將像遇到一陣狂風，把我吹到十三層天外去。」（《莎啣哪啦•再見》，頁 38）在《莎啣哪啦•再見》中的黃君，頗有幾分是黃春明自己的寫照：黃君本來極不情願去做皮條客，來台北近十年，工作不定，妻兒也跟著受苦。目前這份差事使得家庭生活粗定，黃君因而說不出「不幹了！」。黃春明說：

他寫看海的日子時，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把小說寫完，才想到自己沒上班也沒請假，所以乾脆就不去了。在寫作中經常渾然忘我的，忘記了家裡的小孩要喝牛奶，生病了要找醫生，太太沒有錢買菜等現實的窘境。」（《一枝草、一點露、台灣五十的故事》，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出版，1995 年 10 月，頁 51）

為了貫徹創作小說的理想，把工作擺在其次，弄得工作不定，家庭經濟也因而常常捉襟見肘。最為拮据時，甚至連小孩發燒要看醫生的錢都沒有，只能以抗生素應急。⁴⁵在這裡黃春明似乎有意藉著黃君的角色，道出心中對妻兒的歉疚與無奈。

黃春明在台北所從事的廣告工作，正是面對經濟脈動的第一線，他以本身具有的敏銳的觀察力加上工作上的需要，清楚的嗅出台北隨著經濟高度發展，美日的經濟殖民也逐步的滲透進來。當他一看出社會的弊病，最先想到的就是透過小說陳述：

我想，我畢竟是寫小說的。有很多事情，我常常想拿寫小說來解決。至於能不能辦得到，那是另一回事。這很像神父或牧師，遇到別人有困難或是自己的，通常就是禱告。（《莎啣哪啦•再見，自序》，台北，遠景初版社，1974 年 3 月，初版，頁 1）⁴⁶

⁴⁵ 黃春明知道如果小孩子就服用抗生素，會產生抗藥性的作用，將來真正大病時，再用抗生素的藥效就會大大減低。（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 年 6 月初版，頁 243）

⁴⁶ 黃春明解決事情的方法有許多種，其中常用的，就是直接表達——幹架或是吵架。幹架在年輕

黃春明解決事情的方法，除了打架和吵架之外，最常用的就是寫小說。藉著小說的書寫，黃春明將他在社會上所看到的種種現象，像一部攝影機般攝錄下來，呈現給讀者，給社會大眾一個思考的面向，引起大家去反思。《放生》中的文通，似乎就有著黃春明的影子：

「我只要公事照章辦理，快慢我不知道，毒死，那是你家的事！」

「你再說一遍試試看！」文通很生氣的揪住對方的胸口。幾個人上前想拉開都拉不動。「我知道你是海陸仔，我打不過你，現在又是在海灘。你敢你就打吧！打吧！」文通右手的拳頭握得出汗，心裡一直叫自己忍耐。（《放生·放生》，頁 109）

就像文通一樣，黃春明並不是生性好鬥，只是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他壓抑不住心中的不滿，只好大打出手。至於普遍的社會病態，就藉由小說來傳播他的憂心與焦慮。

在這裡，黃春明想以個人力量去撼動整個「巨人般的社會」，於是把自己體認到的現象與憂心，表現在小說之中，藉此要去告知人們、點醒社會大眾，確實的去了解社會問題。

第二節 關懷老人疾苦

多年未寫小說，黃春明選擇老人題材做為小說主旨，和他本身有著切身的關係。黃春明在《放生》一書自序中說：

最近又開始寫起小說了。那動力當然來自不少讀者的鼓勵，還有時

時候是家常便飯，極盛時期平均一年要打一次架。（皇冠版的黃春明典藏作品集的總序）即使是六十多歲了，看到在道路兩旁有人任意臨時停車，造成交通阻塞，黃春明還是勃然大怒，下車當街開罵。（顏崑陽：這樣的台灣社會，這樣的黃春明，中國時報，1999年9月27日，

多年來，又累積未曾有過的台灣經驗，附帶的跟自己的未來打算也有關係，應該說是一種個人的生涯規劃。（《放生•自序》，1999年10月，初版，頁16）

一如前文所述，黃春明的作品除了結合生活經驗以外，也忠實的反映自己心境的變化。《放生》一書的視角和黃春明以往的作品有著明顯的差異，從對經濟殖民主義、崇日媚洋的尖銳批判一變為對老年社會的柔性關懷，這應該就是黃春明本身在步入老年期後，經歷生理、心理的變化，以同理心的視角去切入老年問題，闡述於作品。本節要討論的重點是《放生》中對老人生理上的老化現象、性生活和老人殘疾照護三個問題的呈現。

一、老化現象

隨著年齡漸長，身體機能的老化在所難免，老化的現象最明顯的是容貌的改變，比如說頭髮變白變少、視茫齒鬆、皮膚乾燥、皺紋深凹、肌肉萎縮、體態龍鐘等。其次是生活功能的老化，諸如感覺器官敏銳度的減退；生理系統如消化呼吸、循環內分泌和免疫力的退化；還有畏寒怕熱、頻尿、睡眠不沈等現象。這些老化的現象雖然不受到歡迎，但卻是老年人不可避免，必須坦然面對的。

「中午多貪了一杯就睡過頭了。」一邊說一邊用手裡拿著報紙，揮拂一下板凳。「福氣啊，能睡。像我，每天晚上躺下去，兩蕊目睜像門環金骷骷，到了半暝三更，連螞蟻放個屁都聽見。」「我還不是一樣。怪的是，坐在椅子上並不想睡，不一時久卻啄龜，啄啊啄啊，啄到跌落椅腳..。」「一樣一樣，不用講，都老了！」十三個老人，你一句，我一句，有關老化現象的經驗，每個人都表示頗有同感。（《放生•現此時先生》，頁21）

現此時先生 裡的老人們，在秋天下午的暖陽中，聚集在老廟的側廂房，七嘴八舌的交換著老年睡眠的困擾。老年睡眠的減少、睡不沈穩，使得他們常常在三更半夜、夜闌人靜的時候，兩眼直楞楞的瞪著天花板，可能直到天亮還是無法入睡。晚上睡不安穩，連帶也使得白天的精神受到影響，坐在椅子上看電視、看報紙時，看著看著就開始打瞌睡。另外一個和夜晚睡不安眠有相當關連的，同樣困擾老年人的老化現象，就是頻尿。 售票口 對此現象有詳盡有趣的描述。

火生仔已經衝鋒陷陣衝了三次了，怪的是，一急起來就像要失禁。但是，知道它每次只是雷大雨小，放從容一點，它卻又會閃出來。當他站在尿斗面前，拉開拉鍊，高高掀起左手邊的短褲管，老雞雞竟然只顧他自己，冷得縮頭縮尾避寒不見了。（《放生•售票口》，頁 223）

老年人由於膀胱肌肉調節功能的減退，每次累積的尿液不多，卻時常引起「尿意」，進而引起了頻尿的問題。閩南語裡有一句俗諺：「囡仔放尿噴過溪，老人放尿滴到鞋。」火生伯為了殘留的尿液，一個晚上起床三次，還是沒有解決。就在最要緊的時候，竟然找不到老雞雞，然而一切已經來不及了，尿液像是頑皮的孩童，在不該出來的時候，一下子嘩啦啦的全衝了出來，弄得手濕、內褲外褲全都濕了。面對這樣尷尬的場面，火生伯也只能用一句：老了！真沒路用，來自我調侃了。

對於這麼多的老化現象，令人不禁為老年人們擔憂，他們要如何去調適？怎樣去面對？事實顯示，許許多多的老年人他們真正的適應過來了，而且積極的演活了下半生的角色。適應成功可能是幾種原因，比如老化的現象是漸進的、心理上坦然的接受老化的事實、對老化現象有了適當處理的經驗等，⁴⁷希望老人們應用其豐富的人生經驗，在人生社會化的過程中再精彩的渡過一關。

⁴⁷ 因為老年的過程是漸進的，不是突如其來讓人措手不及。所以，人們有相當長的時間可以從壯年期就開始觀察、適應，為自己將來的老人生涯在心理上預作演示，而最令老人覺得無奈的往往是身體機能的衰退。（Richard A. Kalish 著，張隆順譯：《老人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

二、老人的性生活

社會與宗教的價值觀以及老人本身所持有的性觀念，對他們的性行為的影響很大。一般社會上的刻板印象認為，老年人身體機能各方面都產生了大幅度退化的現象，同樣的在性行為方面也會失去了興趣和能力。另一方面，老人在早年時期受到較為嚴格約束的性觀念，也使得他在老年時期更加節制自己的性行為。然而，性是一種合乎自然與人性的需求，即使步入老年，身體機能上有所退化，但是這樣的需求也是存在的⁴⁸。可惜的是，許多人都忽視了性可以成為大多數老人快慰經驗的事實⁴⁹，而且性生活的問題也確實存在於老年伴侶之間。打蒼蠅 中七十多歲的林旺欉老先生和五十多歲的老伴阿粉，就有著這樣的問題。

哪知道到了他自己無法掙錢，身體各方面也衰退了的時候，阿粉才五十出頭，短短的身體肥壯得很。..常來的魚販，最愛讚美阿粉的身材。阿粉心花一開，不顧旺欉在後頭，她笑嘻嘻的說：「我老老了，現在我的乳頭還是小得像箸頭。」(《放生•打蒼蠅》，頁 67)

黃春明特別舉出旺欉阿粉這對老夫少妻的例子，來凸顯老年夫妻性生活的狀況。在鄉村地區民風理當較為保守，像阿粉這樣公開的、當著丈夫的面，和外人談論自己的乳頭，怎能不讓旺欉羞憤的無地自容？同時也加深了旺欉性能力退化的創痛。兩夫妻由於年歲、體力上的差異，相對於阿粉旺盛的活動力，旺欉消極的、日復一日，白天打蒼蠅晚上喝酒，生活上找不到交集。加上性生活的不協調，讓旺欉老先生更加的退縮，獨自的舔著受創的傷口。心理上的退縮和喝酒的習慣

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再版，頁56)

⁴⁸ 老年人性機能常見的變化：年老的男人需要較長的時間以及較多的觸覺刺激才能陽具勃起；老人比年青人較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影響而性無能；年老的男人和女人都能達到性高潮，女人年齡越高越容易達到性高潮。(周勳男著：《老人心理學概要》，台北市，老古出版社，1979年4月初版，頁41)

⁴⁹ 年齡從四十五歲到七十歲，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男人以及老年婦女，當他們逐漸年老時，對性行為的興趣和活動逐漸增強。(Richard A. Kalish 著，張隆順譯：《老人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再版，頁55)

交替影響，形成惡性循環，可能使得旺穰的性能力進一步衰退。⁵⁰

由於傳統上的觀念束縛，國人對於性的問題常常隱諱避而不談，特別是老年人，如果談起性的問題深恐會被冠以老不修的稱號。老年人性生活出了狀況，無法獲得醫學上或是其他途徑的幫助，剝奪了老年人的需求和樂趣。老年人在老化過程中，已經承受了身體上其他機能不可避免的減退，如果連本來可以享受的性樂趣也無法滿足的話，對於老年人積極建立後半生的意願，可能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另一方面，社會上不正面重視老年人的性需求，一味的以刻板的印象認為老年人沒有性慾望，甚至以不合理的道德觀要求老年人不能有性需求。漠視老年人性生活的結果，可能就此引發了社會問題，像是多起老年人對幼童的性侵害，有些是肇因於社會上錯誤的觀念，疏於防範所造成。

三、老年殘疾的照顧

伴隨著身體的老化以及機能的減退，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勢必會開始走下坡。進入老年期，許多的疾病便如鬼魅一般依附著老年人，讓他們甩也甩不掉，往往要等到死亡降臨時，才能和久年痼疾道再見。售票口的火生伯，半夜尿急起床如廁，在寒冷的冬夜裡，短短的幾步路，一些長年痼疾全都來報到。

氣溫更冷，冷得叫他關節酸痛不打緊，那纏身已久的，所謂的「老人久年嗽」的老毛病也醒過來，爬上喉頭叫喉頭癢得無法忍俊。從臥房到廁所，短短幾步路就分成三次才走到。因為一咳嗽起來，前後接得緊密，呼吸不易銜接，內壓把血液沖到腦袋，頭暈眼也花了。這時非得停下來，扶著牆壁才不至於跌倒。老伴的身體比火生仔更糟，二三十年的氣喘病嘎龜，唯一的一帖靈藥，鄉下人說：嘎龜，斬頭蘸火

⁵⁰ 有幾項老人常見的性無能的原因：如藥物、對老伴感到厭倦、觸覺的刺激不夠、身體上的疾病、心理因素、飲酒過度等。(周動男著：《老人心理學概要》，台北市，老古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42頁)

灰。意思是好不了。(《放生•售票口》，頁 223)

火生伯的關節炎加上老年咳嗽，夜裡光是要上個廁所就被病痛折騰得難以成行，身體健康的情況不好，但是就只有他和老伴同住，沒有其他的親人可以就近照料。他的老伴玉葉也是痼疾纏身，尚且自顧不暇。事實上，像這樣一對老病夫妻他們在生活中的危機重重，隨時都有可能發病，而且年老體衰，一旦發病便是生死交關的時刻，亟需有人能在身邊照料他們。可惜的是，子女不但不在此邊，而且回家探視的頻率也不高，讓老夫妻身心兩方面都處於孤寂的狀況。終於，子女們回到他們身邊了，在火生伯的告別式上出現了，火生伯卻再也無法看到、聽到他臨死前還惦念著的子女的歸來。

殘障的老年人也是亟需照顧的一群。各種老化現象與身體機能的退化同樣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再加上視障或是肢障等等的不便，若是沒有人再身邊照料的話，會使得殘障老人的生存受到嚴厲的考驗。瞎子阿木 就是陷入這樣的一個困境之中。

要是秀英在的話，這哪裡是問題。只是今年夏天，房子燒光，東西也都沒了。秀英先發落人把房子搭起來，其他東西慢慢補充，生活上也已經感到沒什麼不便。哪知道，冬天才到，秀英就跟人跑了。那幾天他還說要帶他到城裡買幾件衣服哪。(《放生•瞎子阿木》，頁 40)

瞎子阿木平時的起居都靠孝順乖巧的女兒秀英一手打點。在秀英離家出走的那年夏天，房子燒光了，所有的東西都付之一炬，他們當時的處境應該是相當艱困的。一個視障的老人是幫不上什麼忙的，只有靠秀英負擔起重建家園的責任，一點一滴的再建起父女倆的棲身之所。秀英一走，瞎子阿木的生活立刻發生了問題。「一件背心，兩張報紙，兩件丸領汗衫，一件襯衫，一件軍便服」，這是阿木冬天的服裝，沒有了秀英帶他去添購冬衣，只好把夏天的衣服一件件胡亂的套上去，連報紙都穿在身上抵禦風寒。雖然在別人面前阿木還能自我解嘲的說：「夏天的衣服穿多了，不就是冬天的衣服嗎？」可是，到了獨處時候呢？

「秀英回來、秀英回來……」向來就沒用過這麼動聽的聲音叫過女兒，

也向來沒覺得叫女兒的名字會令他這麼疼痛和感動。到了叫第三聲，一股傾滿了感情將大聲呼喚時，另一股斂力鎖住喉頭，而使瞎子阿木最後叫出「秀英-----，回---來---」的聲音，在寒冷的空氣中顫然帶著無限的蒼勁。（《放生•瞎子阿木》，頁 50）

儘管在村人面前不願真正去面對秀英出走的事實，獨自一人時，瞎子阿木思念女兒秀英的心情，以及乏人照顧生活產生的感傷，都在對秀英的這一句呼喚中，全部迸裂開來。

人是情感的動物，尤其在身心疲病的狀態下，更需要感情的慰藉。⁵¹有人在旁照料，一方面除了可以及時處理病情之外，也讓老年人在心理上獲得安全感。不過在台灣地區還有大約 20%的老年人不能和子女親人同住，顯示現實和老年人的期望還有一段落差，如何彌補這個落差對老年人造成的身心影響，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

第三節 體認老人心理

黃春明從一九五六年第一篇著作《清道夫的孩子》問世，到一九七七年在中時人間副刊發表《我愛瑪莉》後，持續二十年的小說創作嘎然而止。這其間讓人懷疑黃春明是不是真的放棄了小說創作？⁵²事實上，黃春明並沒有真的放棄，只

⁵¹ 有 84%左右的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希望在他們生病的時候，有人能夠來照顧他們。（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年10月，頁100）

⁵² 黃春明表示：電影電視的出現，小說的人口大量流失，讓他對小說產生了無力感。八十年代他去從事電影的工作。九十年代覺得大人沒救了，便專注於兒童讀物和兒童劇場。（黃春明：《羅東來的文學青年》，登載於：台北市，中國時報，1994年1月6日，39版）

是在醞釀新的素材。黃春明說：「給我十年，也許可以寫出比較重要的東西。」⁵³一九八六年，黃春明五十一歲時，發表了老人系列的第一篇作品《現此時先生》。平時就對老弱族群相當關心，過了壯年期、逐漸進入老年期的黃春明，更加能夠以己身的心境去體認老人心理上的變化，諸如赤子之情、對語言的淬煉和心理上的調適，再度將其形諸筆墨。

一、老人赤子心

黃春明特別喜歡小孩子，跟小朋友在一起，他可以玩上大半天。⁵⁴這樣熱切的赤子之心，並沒有隨著年齡的老化而消失，反而更將注意力放在小孩子身上，寫兒童讀物、辦兒童劇場，帶著「黃大魚兒童劇團」到處義演，本身還軋上一角，樂在其中。⁵⁵他以一生走過的親身體認，驗證了老人不會失卻其赤子之心。

老年人在數十年的人生歲月之中，有些人一生順遂平坦，有些人則是坎坷難行。不管人生經歷過多少的順境或是逆境，都會在心中留下歲月的烙印，讓晚年的人生去回味咀嚼。老年人通常已經不必再負擔家庭經濟，可以卸下重擔，不用在面對社會的競爭甚或是鬥爭，那麼他在心態上就能夠丟掉功利的傾向，不會凡事計較利害得失。去除了利欲薰心的枷鎖，老年人有時便會自覺的或是不自覺的，在心境上傾向孩童時期的赤子之心。可以為了一時興起或是其他目的，不管外界的看法，捨棄許多的顧慮。

濺了一身泥水的阿尾，逼近動彈不得的田車仔，心裡好不緊張又興奮。

⁵³ 黃春明不是一個輕易安於現狀的人，即使他的作品已經得到讀者相當程度的肯定，但是他也不就此滿足，因循舊作風格去討好讀者，仍然堅持「不感動的不寫」，必須有新的題材、新的感動才會動筆。（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頁18）

⁵⁴ 黃春明很喜歡和鄰居的小孩子玩在一起，特別疼愛一位倔強、孤僻的單親女孩，以過來人的心境設想，他深深了解這種所謂的「問題兒童」其實只是欠缺疼愛而已。（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頁35）

⁵⁵ 在舞台劇中，愛面子的黃春明不惜演出下跪的角色，顯示他對藝術創作的社會作用相當重視。（帶「小李子」為希望工程而演，黃春明當眾下跪，登載於：台北，中國時報，2001年1月14日，28版）

要是這件事情落在一個頑童的身上，讓阿尾看見他為了捉一隻鳥，竟把秧苗踐踏得這般東倒西歪，不被他罵得狗血淋頭才怪。也不知道什麼緣由，輪到他這個老頭自己，那消失已經久遠了的，男童才有的那份原始衝動，還是這樣的見獵心喜。（《放生•放生》，頁 79）

阿尾的兒子文通為了地方環保失手傷人而服刑，過幾天即將出獄。越是接近文通出獄的日子，阿尾更加的思念文通，連帶的想起了文通小時候為了飼養的田車飛走而哭鬧，惹火了阿尾，責打文通時不慎把他的手扯得脫臼了的往事。對這件事情，阿尾一直懷著愧疚，看到田車，竟起了衝動，跑進田裡踐踏了許多秧苗，只為了潛意識裡想要捉來補償文通，也忘了文通已經長大成人。

「我把吃剩的魚頭拌飯，沒看到牠動。」接著金足愉快的說：「但是魚頭引來了蒼蠅，我看到他啄來啄去，不知道吃到了沒有？」「真的！」阿偉也高興起來。「我看不會死吧。」吃午飯的時候，阿偉還像個小孩，面不全向桌子，斜向雞籠，一邊扒飯一邊勾著眼睛看田車仔。（《放生•放生》，頁 90）

雖然是為了補償的心理引發了阿尾捕捉田車仔的動機，但是捉到田車仔之後，阿尾卻像是小孩子養了心愛的寵物一樣，特地找了雞籠來安置田車，為牠準備食物，對田車仔百般呵護。一顆心都掛在田車身上，連吃飯也沒得專心，就是擔心田車不吃不喝會餓死。當他看到田車能夠啄吃蒼蠅時，還高興的直叫：「呀！吃到了，又吃到了一隻！」一時間好像除了眼中的田車以外，再也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了。老人天真的赤子情懷同樣也表現在彼此互動之中：

「稍差不多一點。」丁財說：「我肯你還得看看後面的人肯不肯？」「不管！」「喂，七仙女，你睡得暖暖的，然後找個椅頭仔一放就算排了隊。哪有這樣的事。」老校長開了口。其他人也紛紛表示不滿。「我、我們阿財，透、透早就來排了。」七仙女氣得舌頭打結。後頭的人故意擠丁財。丁財和文進貼得緊緊的，肥胖的七仙女根本無法插隊。這時老人家像小孩，擠得好笑，貼緊也好笑。（《放生•售票口》，頁

240)

一群鄉村老人家，為了兒女返鄉的回程去車站排隊買預售票。清晨四、五點，一大早老人家頂著寒風夜露，天沒亮就開始排隊。偏偏有人不守規矩，七仙女(七仙女飯店的老闆)躲在被窩裡卻差人拿個矮凳子來排隊，說是佔位置。這樣當然引起大家的不滿，當七仙女硬要插進隊伍時，老人家們起了童心，不加思索的像小孩子遊戲般，一個個貼緊起來不讓他插隊，大家玩成一團。這時候，老人家們已經把年齡拋在腦後，他們眼中也只有排隊買票這件要事，不去理會動作是否合乎年齡，不在乎外界的眼光了。

老人家和小孩子之間祖孫輩的互動，也是相當有趣的：

有一位手上還握有酢醬花的小孩，他靈機一動，試著把花結綴在鬚鬚上。大家很欣賞他的想法，大家又爭著要結花。最後忘了鬚毛連肉，結得緊張的小孩，總是會拽動鬚毛。輕的還可以忍一忍，重的話就得假裝要醒過來動一下身體，小孩就會罷手後退。老人家知道，只要他醒過來，這個遊戲就結束了，對小孩掃興，對自己嘛，膝下無孫，目前的情形何嘗不是天倫？(《放生•銀鬚上的春天》，頁145)

在榕樹下，有著一把長長銀鬚的老人，就著綿綿春雨過後那暖洋洋的陽光，斜靠在樹幹上睡著了。一群在樹下嬉戲的小孩發現了長鬚老公公，老少之間開始了奇妙的互動。這樣的互動，代表了生命的傳承，說明了老年人的人生希望時常就在小孩的身上浮現。

老年人從社會競爭的場合上退出，心靈的沈澱，讓他們有充裕的時間去回溯過去，重整過往的一生。生命即將走入尾聲，生命的意義象徵為何？便成為許多老人所思考的問題。一個具有積極性的思考方向：

雖然人人都有一死，人類依然可以從他們的思想對未來的影響，及子孫的代代相傳中，體驗到一種滿足感與生命的意義。(江亮演著：《台灣老人生活意識之研究》，台北市，蘭亭書店，1988年3月初

版，頁 26)

這也是為何中國人特別重視慎終追遠的文化觀念，認為一個人臨老屆終之時，更顯出其人生的價值，不但勝過青壯年時期，而且更能綿延不絕，給予後代深遠的影響，老年人對於整體社會的價值，就由此彰顯出來。

二、語言的智慧

黃春明善於說故事，對於語言靈活的運用近乎狡黠。他曾經騎著機車全省奔波拍攝影片，有一次遇到打劫，那人要他交出所有的錢出來，黃春明居然大膽的跟劫匪說：「我們口袋的錢掏出來，看誰的錢少就都給誰。」除了天生的大膽，這是累積了豐富的生活經驗歷練出來的。

老年人在生理上各方面都呈現退化狀況，明顯的不如年輕人，無法和年輕人同台較勁，必須從社會的舞台上撤退下來，甚至流落到社會上偏僻的一角，受人冷落漠視，居於次等的地位。但是，事實真是如此？誠然，老人在生理方面的確有相當衰退的幅度，但是在心理層面上卻未必產生和生理方面同等幅度的衰退，某些方面甚至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累積、持續成長。

以智慧來說，我們經常會發現對於複雜的決定、速度，以及某些形式的知覺能力，老年人是處於退化的地位。但是在語言理解力、社會認識，或經驗的運用方面，老年人少有喪失。⁵⁶從下面瞎子阿木和村人的一段對話可以了解老人將生活經驗融入語言的智慧。

「睛瞶木仔，這麼冷你一個人站在這裡？」..「啊！是啊。你這麼早。」

「這麼冷，快回去穿一件冬天的外衣吧。」祥雷看阿木外面只罩一

⁵⁶ 在探討年齡和智力上相關的改變，可以使用結晶性與流動性智慧的概念來進行討論。流動性智慧是指較不受文化因素影響的能力，例如聯想記憶、歸納推理以及記憶廣度。結晶性智慧包括了那些受文化強烈影響的能力，例如對語言的理解力、一般常識以及社會認識。（Richard A. Kalish 著，張隆順譯：《老人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再版，頁49）

件破舊的軍便服，所以特別強調「冬天的外衣」。..他抖一抖顫，想著自己到底穿了幾件。「一件背心，兩張報紙，兩件丸領汗衫，一件襯衫，一件軍便服，哇！七層...」他突然又輕鬆起來。他又高亢的叫起來：「雷公---，夏天的衣服多穿幾件不就是冬天的衣服了。對不對？」停了一下，「雷公---。」祥雷沒有回答。瞎子阿木自個兒覺得雷公笑了。（《放生•瞎子阿木》，頁 41）

瞎子阿木因為住處不久前被大火燒個精光，加上照顧他的女兒秀英離家出走，獨自過著衣食困乏的日子。處於這樣的困境之中，阿木確實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不過他仍然試著去轉換迎面而來的生活打擊，憑著日常累積的社會經驗，調適自己，讓壓力能稍獲抒解。友人善意的關懷要他多添一件冬衣，本來應當會勾起他對生活困頓的感慨抱怨，但是一轉念間，阿木靠著自我解嘲的語言幽默，化解了這令人難堪的局面，不讓它繼續侵蝕內心，用智慧為內心築起一道防護牆。

「嗯？」他忘了青年的名字，馬上改口。「得根的孫子。冷？出來走動總比穿十件衣服好吧！」作為互相的對答，這句話的時間，隔得連不上。在輝雄聽來，好像偶然在路上撿到一句類似格言的話。（《放生•瞎子阿木》，頁 42）

得根的孫子輝雄看到瞎子阿木，也是好心的問候他天氣冷、該多睡一會兒。阿木本來想拿「夏天的衣服多穿幾件不就是冬天的衣服」這句話回他，可是靈機一動，根據對答的內容「睡」字，在腦海中又出現了如格言般的回話，用「動」字作答。「冷？出來走動總比穿十件衣服好吧！」，阿木再度使用語言上豐富經驗累積成的智慧，把生活上的難處四兩撥千金的暫時拋開。

老年人在聯想記憶以及記憶廣度雖然比不上年輕人，但是他們親身經歷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常識，卻是年輕人短時間無法企及的。而這些經驗與常識所形成的智慧，就時常在生活中的要緊處迸現出來，幫助老年人去解決問題以及適應身體生理心裡各方面退化後產生的種種困擾，讓老人不但能夠安度老年時期，甚至過得比年輕時期更有意義。

三、老人的心理調適

老人在記憶力和學習能力等方面，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逐漸退化；在人格的轉化上，積極性的動機會減弱，還有自我驅動的能力也呈現消極的狀態。曾怡貞認為：

這些現象如果調適不當，有時會引起自我概念漸趨薄弱、產生矛盾的心理情結，嚴重的甚至會有心智喪失的情形。（曾怡貞：高齡化社會的大思路，台北市，《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3卷第7期，2000年7月，頁106）

老人除了生理上有明顯的變化需要時間去調適之外，心理上變化在外觀體態上沒有生理衰退那麼明顯，然而心理轉化的調適，更是對老人的一大挑戰。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身體的老化固然會引起衰老感、憂鬱焦慮等心理上的障礙⁵⁷，若是心理上對於老化的調整不良，所引發的危機可能就是認為人生失去意義、只有等待死亡的極端消極的心態。有了這樣的心態，會讓老人的生理退化加速，整個生活快速的和社會人群脫離⁵⁸，進而會有失智現象或是加快了步入死亡的腳步。

關於老人心理調適的方法，在此想要從回憶和宗教信仰來討論，看看《放生》書中的老人們，如何的面對這項挑戰。

（一）一生回憶的折磨

⁵⁷ 生理原因引起的心理變化：機體老化導致了衰老感、抑鬱感、焦慮感等消極心理反應；疾病增添了老年人的消極心理。（張純元主編：《中國老年人口研究》，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頁237）

⁵⁸ 有兩種脫離現象被加以描述：

a. 社會脫離，這是只社會交往之次數與時間的減少；

b. 心理脫離：這是只一個人對各種情感關係的奉獻或投注的程度減低。

（Richard A. Kalish 著，張隆順譯：《老人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再版，頁78）

通常一個人在步入老年時期之後，就會特別容易沈湎於回憶之中。有人說：老人就是最近的事情常常記不住，很久以前的事情卻又忘不了，代表著老人短期記憶力的退化，以及喜歡對過去加以回憶。老人在進行回憶的當中，事實上是對過往的人生作一個總整理。藉著回憶的描述，老人可以將其一生的一些經驗理念傳承給別人；老人也可以從美好經驗的回憶中，再度肯定自己，扭轉老化造成的信心危機；透過回憶，如果老人認為他的一生充實有意義，那麼他將更能坦然的面對死亡⁵⁹。正因為回憶具有重整過去一生的功能，倘若老人獲得的是正面的回應，則他的未來便可能積極的開創第二度的人生。倘若老人從回憶中獲得的是負面的打擊，很可能的，老人會採取迴避的態度，對未來的人生感到不知所措。最後一隻鳳鳥 的吳黃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她站起來唸唸有詞，自言自語的向裡面說：「好你們說會叫我的憨義仔來帶我回家，結果騙我，隨便叫一個人就要帶我走。我才不傻我被花天房騙一次，我已經學聰明了。沒人帶我回去，我自己也會回去。我一出去叫手車仔帶我到渡船頭。到了渡船頭，渡公蘇憨槌就會用船帶我到菜瓜棚下，前面那一塊竹圍裡面，就是我們家。」……她又叫：「頭家啊，真多謝，真勞力，我要回去了。」（《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217）

九十三歲的吳黃鳳是一個典型傳統的悲劇婦女，她的丈夫早年過世，使得家庭經濟失去依靠，和兒子吳新義常常三餐不繼，要靠吃蕃薯簽過日子。她為了不讓兒子繼續過苦日子，嫁給花言巧語騙她的花天房，而由於花天房的蠻橫，再婚的結果卻使得兒子更受到虐待、被趕出花家而且母子不得相見。後來甚至發現自己的原任丈夫吳全，竟然是被現任丈夫花天房所毒死的。

⁵⁹ 老年人特別喜歡回憶過去具有下面幾個重要的功能：傳授的功能、肯定自我的功能、統整的功能、準備面對死亡的功能、暫時解決社會孤立之功能。（李鍾元主編：《高齡學論集》，台北市，中華民國高齡學學會，1987年7月初版，頁28）

一生坎坷的經歷，吳黃鳳腦海中充滿了令人心酸的回憶，尤其是嫁給花天房更是令她痛心疾首的一大錯誤，不但誤了自己後半生，也連累兒子不能在母親身邊安家立命，落得被逐出花家。加上前夫吳全可疑的死因，吳黃鳳認為花天房是覬覦她的姿色，才會謀殺吳全，間接的，吳全是因她而死。自己、前夫吳全、兒子吳新義都遭到花天房的凌虐，而自己又不能有所作為，去反抗花天房。於是，吳黃鳳終其後半生都籠罩在花天房的淫威下，為自己下嫁花天房的錯誤決定深深自責，留下慘澹的、不堪回首的記憶。吳黃鳳不知如何面對這段悲慘的回憶，只有選擇了逃避，強制自己，讓後半生這段記憶從腦海中消去，寧可停留在吃蕃薯過日子的前半生的回憶之中。

所以，吳黃鳳表現出來的，是把花家的一切完全遺忘掉：不認得也是親生兒子的花國雄；認為自己的家還是在茅仔寮而把花家當作是旅社。記憶停留在前半生：印象中她的兒子還是年輕人，而不認得變老的吳新義；家鄉的一切都沒變，手車仔、渡船等早已消失的交通工具，對她來說還是存在的。以老年回憶重整的角度來看，吳黃鳳毋寧是失敗的，心理上的潰敗，終於導致了心智的喪失，讓自己閉鎖在過往的樊籠之中，和外界完全隔絕。

（二）宗教信仰的救贖

現今台灣的社會中，老人在物質方面大致上是不虞匱乏的，要滿足基本的溫飽需求並不困難。但是在精神方面，心靈空虛和感情寄託等問題遠比物質需求要來得嚴重。老人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困擾，退休後生活空間的時間也增加很多，通常會參加宗教活動以抒解精神的抑鬱，讓情緒上有所寄託。⁶⁰老人從事宗教活動不但可以填補空間的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過得充實而有意義。另一方面，有了宗教信仰，許多精神上的疑惑與不解，能夠從信仰中印證答案。而且宗教具有勸

⁶⁰ 根據一項對台灣地區六十歲以上老人的調查：樣本中有 97% 都曾參加過宗教活動，只有 3% 的

善化惡的教化功能，老人晚年回憶其一生的行事，或善或惡，在他感到愧疚的時候，可以由宗教中得到救贖的機會，解脫心靈上的枷鎖，心境平和的走完他的一生，⁶¹像 銀鬚上的春天 裡的老榮伯，是以小土地公廟做為年老時精神的寄託與信仰：

榮伯的老關節，從下雨的前一天就一路疼痛。他每天早晚到村口的小土地公廟的一趟路，也得撐傘一拐一拐，拐到那裡去燒香。……最近幾年，村人都說他的長相越來越像土地公了。他很高興，也以此為榮。（《放生•銀鬚上的春天》，頁 138）

小村莊裡的老榮伯從農事操作的第一線退役下來養老，卸下了負擔家庭經濟的重擔，時間上也跟著空餘出來了，他日常的主要工作由到田裡耕作轉為早晚到土地公廟燒香，從物質方面進入精神的層面。宗教信仰是一種精神上的修練，老年人在飽經人事滄桑之後，有機會讓自己拋開世俗利害的羈絆，潛心進入心靈精神的世界中去審視另外一種生活層面，拂拭被人間塵埃蒙蔽多年的心靈。老榮伯把到土地公廟燒香當成是自己目前的首要工作，即使陰雨連綿，老關節疼痛得不聽使喚，他也要撐著柺杖、風雨無阻的去完成對神明虔誠的供養。幾年下來，神人溝通的修養，使得村人都說他越來越像土地公，也就是逐漸的認同榮伯是土地公的代言人一般。老年人通常會因為年齡較大而受到推崇，如果他們能夠更進一步去修養心性，比如說藉由宗教信仰，那麼老年人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便能提升，獲得重視。年齡老化，生理機能退化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心理層面的修養卻是可以提升的。宗教信仰不僅能彌補心靈創傷，還能修練精神層面，使提高老人的社會地位，身體退化的遺憾也由此而獲得平衡。還有 死去活來 的粉娘則嘗試以宗教信仰來解釋人的生死課題：

第二天清晨，天還未光，才要光。粉娘身體雖然虛弱，需要扶籬扶壁

未曾參與過。（江亮演著：《老人的社會生活》，台北市，中華日報，1993年2月初版，頁152）

⁶¹ 老人的宗教活動，至少有下列三種功能：調適老年生活、解除精神的苦悶、勸化世人為善。（江亮演著：《老人的社會生活》，台北市，中華日報，1993年2月初版，頁135）

幫她走動，可是神明公媽的香都燒好了。……想到昨天的事；是不是昨天？她不敢確定，不過她確信，家人大大小小曾經都回到山上來。她心裡還在興奮，至少她是確確實實地做了這樣的一場夢吧。她想。……「我跟神明公媽說了，說全家大小統統回來了。……」「你剛剛說過了。」「喔！」粉娘記不起來了。炎坤去泡茶。粉娘兩隻手平放在藤椅的扶手上，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露出咪咪的笑臉，望著觀音佛祖媽祖婆土地公群像的掛圖。（《放生•死去活來》，頁 132）

通常老人家最希望的是兒女成群、承歡膝下，但這也是最難如願的。八十九歲高齡的粉娘，平日很難得看到數代子孫全部返鄉，即使是過年過節，在外地的人都有些理由搪塞不回家省親祭祖。可悲的是，只有等到粉娘被宣判死亡之後，全家大小才統統回來，要不是粉娘湊巧醒轉過來，還真不容易達成她的心願，看到全家團圓的一幕。縱使那只是短暫的團聚，一個下午過後，家人又都各自回去了，粉娘還是感到非常高興安慰。隔天醒來，面對再度空蕩蕩的家，她不禁要懷疑，昨天的家人團聚是不是一場夢？就算是夢，趁著記憶猶新之際，趕緊燒香稟告列祖列宗，將心中的欣慰和祂們分享，也將些許的遺憾，昇華成對子孫們的祝福。當粉娘經過一番神人溝通、祝禱完畢後，笑臉咪咪的望著眾神的神像掛圖，滿心平和喜樂，剎那間，粉娘的心境已然超脫生死的範疇，以她的能力，為一生的生命歷程作了最完美的註解。

第五章 結論

從本文以上各章的探討，可以了解到黃春明具有中國傳統文人的特質，能夠深入體察民膜，揭櫫於作品，而且勇於突破，產生了許多緊密切合社會時空、文化背景的作品。鑑鑒黃春明以往的作品，不但忠實的反映了深層的社會文化狀態，更能藉由深入細膩的觀察，預言了社會現象發展與走向。他秉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思想，對社會進行抽絲剝繭的省察，冀以追尋心靈那片桃花源樂土。

第一節 文化的繼承

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和儒家「仁」的中心思想在根底上對黃春明的心靈產生重大的影響，讓黃春明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去看待世間的不義、被忽視冷落的人群。心中一股對社會文化傳承的使命感，驅使他的作品不斷的創新，針對不同的需要關懷的人群，展現不一樣的題材。

一、承繼中國文學傳統

中國二千多年的文字記載，至今仍然能夠撼動人心的作品如詩經、史記，至

今還能夠讓後人誠心緬懷的文人如屈原、杜甫，為何這些作品、人物可以歷久彌新，不因時空的變異被埋沒？胡秋原先生說：

孔子常說詩之四大功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朱熹解為「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我以為中國文學有四大傳統精神：一是對生命，對共同生活，對自然之讚美；一是反對戰爭，然主張團結自衛；一是關切民生疾苦，譴責社會不義；一是保持知識份子之人格尊嚴。（中國文學之傳統精神，《文季》第一期，七十二年四月）

文學作品必然是出自個人的有感而發，然為何而發？所發為何？文學創作者置身人群社會之中，關照人生百態、用心生活，不隨波逐流。所以他可以清楚的看見得失所在，憂心社會弊病，將內心感受形諸筆墨，發為作品，用以提醒社會群眾。黃春明具有胡秋原先生所指出中國文學的傳統精神，他熱愛生命、親近自然、勇於譴責社會不義，在濁濁世俗中，不被名利所薰，執意克盡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黃春明說：

「在小說創作上，我是絕對贊成以真摯的人生態度為基礎底關心人、關心社會的文學。」（好幾千個人的眼睛呵！再版序，《莎啞娜啦•再見》，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4年8月，再版，頁35）

他對社會現象有著諸多的不滿，然而那都是出自於真誠的關心，不是無端的謾罵，而是藉著生動的筆觸，怨而不怒的時常以幽默兼帶諷刺的方式，去披露許多重要但被忽略的社會現象，民生疾苦，帶領讀者大眾，一起用心的關懷自身所處的社會。黃春明創作放生的基本態度也是基於這個立場：

我想清楚的表示，我要為這一代被留在鄉間的老年人作見證。雖然他們沒有一個是豐乳肥臀，.....想一想，那樣的身材，那樣的姿態，是可悲？或是可笑？個中滋味在各自心頭。（《放生·自序》，頁16）

黃春明不輕易妥協的個性，也是中國文人維持知識份子基本人格尊嚴的表現，這樣的個性不容易被周遭環境所麻木，不會把一切不義視而不見。黃春明說：

「我沒聽過宜蘭人的面孔有什麼不同，倒是我們宜蘭人的個性是反叛性比較強，所以從事藝術的很多。」(林海音：宜蘭街上一少年，
《剪影話文壇》，台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初版，頁138)

藝術是發自人格深處最真摯的吶喊，這股力量在滾滾洪流中竄起，與世俗相抗拮，言之為叛逆，卻能讓世人見識到人性最真誠的一面。黃春明的每一部作品無不以忠實反映當代社會文化自許，承繼了中國文學的傳統精神與面貌。

二、悲憫的胸懷

黃春明從事小說的寫作，在心態上一直賦予自己一個必須對社會文化負責的使命。他在一篇自白——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中提到：

把我們的民族，把我們的社會，比喻作一棵神木的軀幹的話，做為一片樹葉子的我們，在枝頭上的時光，我們只有努力經營光合作用，當我們飄落地的時辰，我們即是肥料。(《我愛瑪莉》，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5月，頁200)

黃春明以「仁」的文化作為思想的中心，去看待民族社會的背景。在他眼中所看到的一個人物、一件事情，他都以整個民族社會的格局去思考，觀察到一些被忽略的人事物，其實正是整個社會問題之所在。黃春明把民族社會比喻成一棵神木，每個人則是其中的一片小葉子，他不但克盡職責的為社會注入生命力，更進一步的要去診斷哪些葉子病黃了、哪段軀幹被蟲蛀蝕了？黃春明以小人物的卑微事跡做為寫作的題材，喚起了讀者的惻隱之心，被故事中的人物所感動。但這並不是黃春明寫作的真正目的，事實上他是想藉此引領讀者大眾把目光由近放遠，從受苦難的小人物身上去思考整個民族社會苦難之所在。⁶²

⁶² 黃春明說：若說作者有悲天憫人之胸懷的話，那應該是讀者透過那篇小說的故事，無形之中，作者成熟的技巧引導著讀者共同地觸覺到大環境的實體。(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我愛瑪莉》，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5月，頁186)

Joseph Conrad 認為：

「文藝工作者有一項天賦...，能夠產生別人的痛苦即是自己的痛苦的感受，同時也能夠產生與世上一切的生命相契合的情感。」(林毓生：黃春明的小說在思想上的意義，《思想與人物》，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頁389)

無疑地，黃春明就是具備了這種天賦的作家，他的寫作並不是以個人好惡為出發點，而是以關懷人世疾苦為使命。就像他所拍攝的「大甲媽祖回娘家」電視專輯中媽祖最後一個特寫鏡頭，旁白道出：

「媽祖啊！你都看到了，這些敬愛您的人，他們都是純樸的老百姓啊。媽祖！」(林懷民：傾聽那呼喚---黃春明小說的隨想，《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頁119)

在黃春明的作品中也都潛藏著這股宗教般的胸懷去看待世間社會一切受苦難的人們。

三、勇於突破與蛻變

一個作家最可貴的是能夠不斷的挑戰自己，不被既定的框架侷限，不以目前的成就自滿。中國文化在黃春明心中內化、深化之後，成為他文學創作與關懷社會的動力。在一次「小說創作險境重重」的座談會中黃春明提到「自己太久沒有作品，已然是挑戰失敗的作家。」(台北，中國時報，1997年12月26日，23版)事實上，黃春明時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作品，甚至都有電視、電影的作品產生。我們可以理解的是，黃春明關切疾苦、譴責不義，而且對自己要求很高，時時要自己不斷的去面對各種挑戰，藉著一次次的考驗，突破不同時期不同的格局，讓自己不停的蛻變再蛻變。

黃春明在初中時代受了王賢春老師的影響，閱讀了沈從文、巴金、契訶夫的

作品後，漸漸走出所謂的「慘綠少年」。他把那段時期的自憐自卑，幻化做一篇篇的作品，從一九五六年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清道夫的孩子》開始，像一隻隻破繭而出的彩蝶，向世人展現他耀眼絢麗的文采，青少年期的黃春明鮮活的出現在這些作品中，桎梏已久的心靈獲得抒解，自在的奔放在文章字詞裡。或許是求新求變的個性使然，當黃春明遇上了現代主義的風潮，立刻二話不說，一頭栽了進去，連續寫了幾篇很現代的作品，《男人與小刀》、《跟著腳走》、《沒頭的胡蜂》。羅東來的文學青年 一文中黃春明說：

我竟然放棄我熟習的，又開闊的，又是本土的題材，把原先凝視社會的焦距移到自己，放大自己，捏造自己的苦悶，和彌補苦悶的怪誕行為，可說是一連串的自我憐自慰。(台北市，中國時報，1994年1月6日，39版)

這次現代主義的影響讓黃春明不知不覺的又走向自憐自慰的樊籠裡面，禁錮了原本飛揚開闊的文學視野，迷失了自己寫作的方向，直到《青番公的故事》完成後，黃春明總算又找回自己的路子。歷經了此次的痛苦掙扎，黃春明才真正的拔除了從青少年時期就潛伏在心裡面的自憐自慰，敞開心胸，邁開步子朝著鄉土寫實、人道關懷的方向淋漓盡致的發展。

從《青番公的故事》開始，《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魚》等一系列的小人物傳奇故事⁶³，以及這系列的代表作品《鑼》，黃春明在文壇上展露了耀眼的光芒。可是黃春明並沒有因此而把作品固定於相同的題材內容，而是跟著自己心靈成長的腳步前進。在一篇自我剖析的文章《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中，黃春明認為：

自從我看清自己的過去，認識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我的心靈才有一點成長，也開始多做思想，無形中作品也慢慢地有了轉變，寫的東西不再考慮文學通的掌聲，也不投文學通的趣味，於是從「魚」

⁶³ 徐秀慧在《黃春明小說研究》的論文中，把黃春明的小說分為早期的人生自卑情境短歌、過渡時期的現代風格、中期的小人物傳奇故事體、經濟殖家家國寓言等幾個時期。

一變，就「蘋果的滋味」、「莎啞哪啦•再見」這類的作品了。（《我愛瑪莉》，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5月，頁195）

黃春明來到台北都會，隨著時空的移轉，細密的心思也跟著投入其中。為了忠於自己的成長，黃春明毫不猶豫的在作品上做大幅度的轉變。從魚到蘋果的滋味、莎啞哪啦•再見、我愛瑪莉，社會性顯著的加強了，有人就質疑作品的藝術性是不是相對的減弱了，甚至有人懷念那聲籟、我不愛瑪莉。⁶⁴但是黃春明不為所動，不去考慮別人的看法，執著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寫，卻又因此開闢了另一片天地，在文學界帶起了一股敘述經濟殖民的風潮，讓壯年時期的黃春明不僅在台灣文壇有了屹立不搖的地位，在國際間也備受矚目。

由壯年期進入老年期之後，身心狀態的改變加上深刻體認到台灣社會老人問題的日益嚴重，中斷九年的黃春明小說，⁶⁵再次以全新的題材與面貌和社會大眾見面。李瑞騰說：

在九九年的重九之計，黃春明出版了以老人問題為主訴求的放生，用意深遠。當我們聽他說著一些動聽故事的時候，誠願大家一起來思索老幼之間、生死之際的社會人生大課題。（《放生·序》，頁10）

這就是黃春明，作品時時扣緊著社會時空、文化背景以及忠於自己身心真實的感受，讓不同的人生階段、不同的時間地點，成為催化黃春明不斷蛻變的重要因子，融入作品呈現給讀者。

第二節 社會的省思

⁶⁴ 彭瑞金認為：莎啞哪啦•再見、我愛瑪莉的出現，即表明黃春明在意識上有了重大的改變，他以不能安於從基礎上去建設人性，此時，一種英雄式的意識抬頭了，使他毅然情起民族意識的旗幟。擔心他就此淪為搖旗吶喊的小卒，終被淹沒在世俗的洪流中。（彭瑞金：我不愛瑪莉——試論黃春明的變調，《泥土的香味》，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4月初版）

⁶⁵ 黃春明從一九七七年發表我愛瑪莉後，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有短篇小說現此時先生的

黃春明關懷別人、喜歡走進人群，同樣的，他的作品對於讀者也具有相當的親和力。他希望社會上各個階層，只要是具有喜怒哀樂情緒的人們，都會被他的作品所感動，他要寫的是一篇篇好看的、具有人性光輝的故事，引領讀者大眾像吃飯般輕鬆自然的走進文學世界。《放生》就是一幅幅社會中老人家的寫真，讓文學作品呈現出優越的人生價值。

一、社會的寫真

幾乎每一個人都喜歡聽故事。一個好聽的故事，無論男女老幼鮮少不被它所吸引，一旦故事內容能夠深入人心，也就會產生移情轉性的作用，對整個社會風氣起了潛移默化的效果。黃春明的作品就是一篇篇動人的故事，他的講述技巧更增添故事本身無窮的魅力。施淑評介《放生》時表示：

「按班雅明的說法，方今之世，能夠傳承人群的經驗和記憶的「說故事的人」，已經漸行漸遠...原因是在現代的生活情境使人的經驗的可溝通部分逐漸萎縮貶值。」(艱難的敘述 ，台北，聯合報，1999年11月8日，48版)

社會中人群相處最可貴的部分就是彼此生活經驗與內心感受的分享，人際間的交流讓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當一個人不斷的對周圍的人事賦予關懷，通常也能得到相對的回饋；反之，現代人吝於和人分享，只想要看緊自己所擁有的，其結果卻是更加貧乏。另一方面，藉由溝通可以讓人類寶貴的經驗與文化獲得傳承，人文價值得以彰顯。而傳承分享的最佳利器，無疑地，由一個對時代有深刻體認、對人富有同情心的人所述說故事。

民以食為天，黃春明把他的作品比喻為「香噴噴的白飯」：

作家關心的應是如何煮出一鍋香噴噴的白飯，讓每個人都想再添一碗...以讀者來說，他不會因為白飯中的營養如何才決定吃不吃或吃多少，可是雖然如此，讀者也同樣在白飯之中吸收到了營養。（張國立專訪：黃春明的「白飯」理論，台北，中華日報，1986年5月21日，11版）

白飯的本質是樸素無華的，但已經深入我們的生活文化之中，所以能深深吸引著人們。黃春明的作品取自和讀者大眾切身相關的題材，家庭中夫妻兒女的相處、政治威權的人道關懷、社會變遷的人群活動等，一切發生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到了黃春明的筆下，就變成了可貴的素材，引領人們重新去檢視環境、認真用心的生活。

二、人生價值優於藝術形式

在文學的領域中，形式與內涵孰重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文學的演化過程裡，側重形式與偏向內涵的兩種趨勢一直交相輪替著，那麼黃春明是著重內涵抑或形式呢？。他屢次說：

中國是一個詩的民族，為什麼到今天，竟萎縮到了這等地步？...他強調，一位詩人的最基本條件有兩個，一個是「普通人」，一個是「公民」。詩，應該準確表現人性的一面...應該進一步反映這個民族的一切。（陳芳明：黃春明論詩，《詩和現實》，1977年2月，頁97）

黃春明認為現今社會中文學之不振，就是作家不能忠實的去描述人性百態以及反映自身民族真實的一面，使得作品偏離了人生和社會性，只講究空泛的藝術形式，不能讓社會大眾產生共鳴，只有作家和少數研究者才去接觸文學，一般人對文學則敬而遠之。

由本文各章的論述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黃春明的文學觀，是重內涵而輕形式，也

就是他著重於文學對人生的價值，而不願為了藝術形式折損文學的內涵。⁶⁶黃春明的作品探討了人類文化中倫理關係、人生態度、宗教信仰，以及社會層面的政治人道、社會變遷、社區活動等，緊扣著人生問題與社會文化各層面的種種現象，能夠感動讀者，而不是只有文學研究者才感興趣的作品。

黃春明所有作品的重點幾乎都放在「人」上面，⁶⁷他的作品堪稱為一部部的「人物寫真集」。有令人同情的人物特寫：描摹人的內心情感與心靈活動，把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從他所處的環境底層中突顯出來，在各種刻板化、功利的社會價值觀踐踏之下，去營救慘遭蹂躪的人性尊嚴，讓人的價值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還能繼續存在。也有溫馨的家庭生活寫照：他筆下的一對對歡喜冤家，從年輕時的嬉笑怒罵、鬥嘴鬥氣，到年紀老大時的互相扶持、生死相依，不管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仍然秉持著「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移」的傳統信念。還有遠距離的眾生浮世繪：敘述了時事變遷之下，人們如何去面對劇烈的社會脈動，以及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中所受到的壓迫與無奈。凡此種種，黃春明作品都是以「人」為中心發展出來，沒有無謂的高調、不去吟詠風花雪月，一切只為了尋求「人生」真正的價值與方向。

第三節 心靈的追尋

黃春明為了九二一震災居民的心靈重建，率領黃大魚兒童劇團演出了「小李子不是大騙子」的舞台劇，⁶⁸雖然選定災區演出，但是黃春明最後的目的，無非

⁶⁶ 黃春明對藝術的看法：藝術不藝術，那可要站在什麼角度來看的。到底誰是誰非？這必須附和社會可以進步的一邊，才產生了價值。藝術這樣的東西，也應該對社會的進步有幫助才有價值。（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我愛瑪莉》，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5月，頁197）

⁶⁷ 如果在文學藝術裡面，把「人」的部分拿掉了，所剩下來的會是什麼？然而，又把「人」從「生活」、從「社會」裡面游離出來，那又會是什麼樣的「人生」啊！（黃春明：好幾千個人的眼睛呵！再版序，《莎啞娜啦·再見》，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4年8月，再版）

⁶⁸ 這齣戲是改編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以舞蹈、戲劇、歌唱等方式呈現出黃春明要告訴大家

是要告知社會大眾，台灣目前忽視人文、偏重物質的危機以及老人問題的日益嚴重，我們時時去關心己身所處的社會，周圍的人們，那麼桃花源也就自然再現於台灣社會之中。

一、社會人文的警鐘

台灣在經濟起飛以後，創造了傲人的台灣經驗，國人的物質生活也隨之富裕起來，但是精神生活並沒有跟上腳步，對於環境人文也沒有一定程度的重視。重視物質生活的結果，使得社會純樸風氣不再，競相追逐功利，於是生活上趨於豪華浪費，不知珍惜資源；精神上反而空洞萎靡，無所寄託；大肆破壞自然環境，堅信人為利益至上，人定勝天。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終於震醒了台灣環境意識，重新整合被物質扭曲的社會價值觀。而黃春明的作品真實確切的反映現實環境，對於社會具有預警作用，希望在人文潰散災難來臨之前，喚起大眾的注意，免於人文地震、人格走山。⁶⁹

從《蘋果的滋味》開始，黃春明以敏銳的嗅覺和洞察力，早在中美斷交七年之前，就點出了當時美國文化讓台灣產生了崇洋媚外、倚賴苟安的心態，不但迷失了自己的文化，還喪失了國家安全的警戒心。接著又以《莎啞哪啦•再見》，對於日本以其經濟優勢正對台灣實行另一種形式的殖民侵略，提出批判。《莎啞哪啦•再見》發表之後六個月，中日正式斷交，再一次的發揮了警示的效用。

黃春明在一九八六年發表《現此時先生》、《瞎子阿木》、《打蒼蠅》等老人系列的作品，對於台灣社會中日益嚴重的老人問題提出深入的探討，而台灣整體人

的理想境地。黃春明還親自軋上一角，特別犧牲演出跪地的戲碼。（黃春明當眾下跪，台北市，中國時報，2001年1月14日，28版）

⁶⁹ 黃春明表示：近幾十年來，社會變化快速，許多好的傳統與自然都在不斷流失，而人性也因而產生巨大的扭曲。他強調九二一的震災損失可以用數據估算，而台灣社會的人文地震、人格走山則是數據無法估算的。（黃春明：《小說不是坐下來就能寫》，登載於：台北，中國時報，2001年3月13日，21版）

口結構，則在一九九三年正式邁入老人國。⁷⁰而黃春明認為現今社會對於老人問題所持的心態如何？

想一想，在某方面來看，台灣有今天的成就，絕對和這些老年人年輕時所留的血汗，打下堅硬的基礎有關。今天我們社會不懂得謝恩，還「劈柴連柴砧也劈」。（《放生·自序》，頁 15）

他在《放生·自序》中一針見血的指出大眾對老人不知感恩的社會問題。能夠和現實社會密切接軌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通常就是社會大眾所必須面對即將來臨的重大課題。如果說文學作品除了給予讀者文學藝術的營養之外，還有其他重大功能，無疑地，那就是像黃春明的作品對社會所提供的振聾發聵的功用。

二、老者安之

黃春明在寫完《我愛瑪莉》之後，時隔九年，再次提筆寫小說，所選取的題材是和以前作品截然不同的老人問題。為何他要寫作《放生》書中一系列的老人作品？從本文各章的討論之中可以發現，黃春明試著從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各個層面，多角度的去發掘現今社會忽略老人課題所造成的隱憂，正如洪水來襲累積成土石流般，蓄勢待發要針對台灣高齡化的社會衝擊而下，如不早做防範，極可能形成社會動盪不安的來源。黃春明表示：

老人問題是台灣社會問題裡面，最具人文矛盾的問題。今天有多少老年人，分別紛紛被留在漁農村落的鄉間...有的死了多天，屍體發臭才被發覺。也有些特例，死後輩家狗吃了。老年人不幸的遭遇，每天都可以從電視新聞和報紙上看到。（《放生·自序》，1999 年 10

⁷⁰ 根據內政部統計至民國八十一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 7% 以上，亦即台灣地區以正式邁入聯合國所謂高齡化社會的「老人國」。（內政部主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內政部主計處，2000 年 10 月初版，頁 1）

月，初版，頁 14)

台灣社會一片功利主義、經濟掛帥的呼聲中，最不具生產力競爭力的老人，宛如社會邊緣人一般，被社會結構擠壓到角落，鮮少人去注意他們，重視他們的心聲。而令人惋惜慨嘆的是，這批被遺忘的老人正是當時奠下現今社會基礎的功臣。對於這種不合倫理的社會現象，黃春明起身振臂高呼，認為整個社會應該要以達成儒家理想「老者安之」為目標⁷¹，不該任憑老人自行凋謝枯萎。尤其是當前社會已經正式進入高齡化的階段，如何解決老人問題更是政府當前以及未來所必須面對、無可逃避的重大課題。

三、再現桃花源

黃春明喜愛文學，但卻沒有被文學所駕馭控制，相反的，是黃春明操控了文學，在享受文學薰陶之外，利用文學效能達到他匡正社會時弊的目的。在《放生》一書中，黃春明除了刻畫出老人身處社會結構邊緣的種種悲哀，同時也描述了他心目中老年人理想的安享境界：

靠南邊河岸竹圍裡的吳家，這天可熱鬧。他們吳家的慣例，不為祖先個別做忌辰的拜拜。每年統一在重陽的這一天，祭拜祖先。這一天在吳家看來，不比過年不隆重；在外成家立業的，出外鄉工作的，統統都得回來祭拜祖先。每一年的重陽這一天，都會有一兩個還不懂得愛錢的孫子輩和曾孫輩，回來拿阿公或是叫阿祖的紅包。（《放生•最後一隻鳳鳥》，頁 179）

面對社會大環境的改變，黃春明很明白不能要求子孫像以前農業社會般，時時承歡老年人膝下，為了配合社會快速變動的脚步，許多年輕人離鄉背井外出打

⁷¹ 李瑞騰：「老者安之」是孔子的理想，禮記鄉飲酒義中「民之尊長敬老，而後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進一步把老者之安與國家之安產生繫聯，這是儒家之務本。（老者安之？——黃春明小說中的老人處境，《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

拼，已經是在所難免。但是，黃春明所持有的標準是，至少大家出門在外時，至少心中還惦記著老家、想念著老人家，讓中國傳統敬老、以老年人為中心考量的倫理精神能夠繼續在現代社會中繼續維繫下去。

黃春明所追尋的是美好經驗中的桃花源，有別於陶淵明憑著理想描摹出來的虛幻境界。黃春明希望現今社會能夠重現傳統文化中純樸、可愛、可敬的人文氣息，讓人們在文明進步當中，仍然保有一顆誠摯熱切的心靈，使得人與人之間時時有著情感的真誠交流。

《參考書目》

一、黃春明論著

(一) 著作

《鄉土組曲》，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6年1月初版

《我愛瑪莉》，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4年5月六版

《莎啞哪啦•再見》，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4年6月二十七版

《小寡婦》，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4年10月二十二版

《鑼》，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4年10月二十三版

《青番公的故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鑼》，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莎啞哪啦•再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小駝背》，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短鼻象》，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愛吃糖的皇帝》，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我是貓也》，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放生》，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

《看海的日子》，台北市，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

《兒子的大玩偶》，台北市，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

《莎啞哪啦•再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市，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

(二) 單篇論述

給憨欽仔的一封信——再版序，收錄於《鑼》頁1-7，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十三版

自序，收錄於《鑼》頁1-2，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十三版

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 ，收錄於《我愛瑪莉》頁 177-199，台北市，遠景出版社，
1979 年 5 月

好幾千個人的眼睛呵！ 再版序 ，收錄於《莎啞娜啦•再見》頁 31-37，台北
市，遠景出版社，1974 年 8 月，再版

羅東來的文學青年 ，中國時報，台北市，1994 年 1 月 6 日，39 版

先做一個好讀者 ，中國時報，台北市，1995 年 3 月 11 日，39 版

不感動的不寫 ，中國時報，台北市，1995 年 3 月 18 日，34 版

王老師，我得獎了 ，聯合報，台北市，1998 年 9 月 22 日，37 版

用腳讀地理 ，聯合報，台北市，1999 年 3 月 18 日，37 版

陶淵明先生，請坐 ，中國時報，台北市，1999 年 9 月 2 日，37 版

一個不良少年的成長與文學 ，中央日報，台北市，2000 年 5 月 36 日，25 版

詩作： 想呻吟、我好寂寞、與屍共舞 ，聯合報，台北市，2000 年 9 月 19 日，
37 版

詩作： 吃齋唸佛的老奶奶 ，聯合報，台北市，2000 年 11 月 19 日，37 版

小說不是坐下來就能寫 ，中國時報，台北市，2001 年 3 月 13 日，21 版

二、專文報導

張國立專訪：黃春明的「白飯」理論，中華日報，台北市，1986年5月21日，
11版

陳文芬：小說創作險境重重，中國時報，台北市，1997年12月26日，23版

古碧玲：文學武陵人：黃春明，聯合報，台北市，1998年10月1日，37版

顏崑陽：這樣的台灣社會，這樣的黃春明，中國時報，台北市，1999年9月
29日，37版

黃春明新作放生，省思高齡化社會，聯合報，台北市，1999年10月13日，
14版

董成瑜：黃春明鑼聲再起，中國時報，台北市，1999年10月21日，41版

施淑：艱難的敘述，聯合報，台北市，1999年11月8日，48版

跨千禧智慧交談座談會，聯合報，台北市，1999年12月4日，14版

三、專書

黃維樑著：《清通與多姿》，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10月初版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台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初版

王瑤著：《中國文學縱橫論》，台北市，大安出版社，1986年9月初版

金健人著：《小說結構美學》，台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

楊恆達編譯：《小說理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11月初版

張寅德編選：《敘述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

詹 著：《語言文學與心理學論集》，濟南市，齊魯書社，1989年10月初版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

周玉寇總策劃：《一枝草•一點露•台灣五十的故事》，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95年
10月出版

周勳男著：《老人心理學概要》，台北市，老古出版社，1979年4月初版

何欣著：《當代台灣作家論》，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12月初版

周建卿著：《老人對社會家庭應如何適應》，台北市，中華日報，1985年8月

Richard A. Kalish 著，張隆順譯：《老人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再版

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

李鍾元主編：《高齡學論集》，台北市，中華民國高齡學學會，1987年7月初版

江亮演著：《台灣老人生活意識之研究》，台北市，蘭亭書店，1988年3月初版

徐立忠著：《老人問題與對策》，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1月初版

張純元主編：《中國老年人口研究》，大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

江亮演著：《老人的社會生活》，台北市，中華日報，1993年2月初版

張鐘汝、范明林著：《老年社會心理》，台北市，水牛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3
月初版

Timothy H.Brubaker 著；劉秀娟譯：《老年家庭》，台北市，揚智文化，1997年3月初版

詹火生編：《迎接高齡社會的挑戰》，(年亞太國際老人照護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1998年8月初版

陳肇男著：老年三寶：《老本、老伴與老友》，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9年7月初版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主編：《老人問題》，台北市，立法院國會圖書館，2000年2月

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內政部統計處，2000年10月

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台北市，，1983年1月初版

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台北市，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

徐文珊著：《中國文化新探》，台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1984年9月初版

何新著：《藝術現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8月初版

菲力普·巴格比著：《文化：歷史的投影》，台北市，谷風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錢穆著：《歷史與文化論叢》，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10月三版

劉小楓編：《中國文化的特質》，北京市，三聯書局，1990年2月初版

劉長林著：《中國系統思維》，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

莊錫昌、孫志民著：《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構架》，台北市，淑馨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

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91年8月初版二刷

陳其南著：《文化結構與神話》，台北市，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11月初版

尹靖主編：《中華文化大觀》，台北市，天津社會科學院，1992年3月初版

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著：《中華文化史》，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93年5月初版

錢穆著：《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5月初版

陳耕著：《台灣文化概述》，福州市，海峽文化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

劉其偉編譯：《人類文化學》，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4年11月再版

龔鵬程著：《思想與文化》，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5年1月初版

李喬著：《台灣文化造型》，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

黃美英著：《台灣文化斷層》，台北市，稻香出版社，1996年9月再版

王仲孚、秦照芬、陳文豪、陳惜珍、陳淑芬著：《中國文化史》，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11月初版

邵台新、戴晉新、嵇若昕、黃湘陽、宋德熹、宋光宇編著：《中國文化史》，台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1998年8月三版

陳昭瑛著：《台灣語傳統文化》，台北市，台灣書店，1999年7月初版

勞思光著：《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初版

林顯宗：《社會學概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1年7月初版

瞿海源、章英華著：《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年6月初版

蔡文輝著：《社會學》，台北市，三民書局，1986年9月再版

Robert Escarpit 著：《文藝社會學》，台北市，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
1986年6月初版

Donnald Light ,Jr.Sunanne Keller 著 林義男 譯：《社會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7年4月初版

花建、于沛著：《文藝社會學》，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

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市，中國論壇雜誌，1989年8月三版

金耀基著：《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

Gerard O' Donnell 著：《社會學》，朱柔若譯：台北市，揚智文化，1999年6月初
版

四、論文

(一) 學位論文

陳嘉煥：《自我與面具：黃春明小說的比較文學研究》，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梁竣瓘：《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劉早琴：《原鄉、北進、回溯--黃春明小說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二) 期刊論文

姚一葦：論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現代文學》48期，1972年11月

林懷民：傾聽那呼喚---黃春明小說的隨想，《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

王安祈：黃春明和他的小說，《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

江放：失去的桃花源，《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

雲鶴：被命運播弄得一群，《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

柳南城：「莎啞哪啦•再見」與「籬」，《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

吳靜吉：莎啞哪啦•拜拜---黃春明演作的根源，《書評書目》15期，1973年7月

林海音：這個「自暴自棄」的黃春明，《小寡婦•序》，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5年2月初版

陳芳明：黃春明論詩，《詩和現實》，1977年2月

蔡源煌：小人物的面具---試論黃春明小說中的表意衝突，《中華復興文刊》，10卷9期，1977年9月

洪醒夫：黃春明印象記，《台灣文藝》66期，1978年10月

齊益壽：一把辛酸淚，《我愛瑪莉·序》，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5月，再版

李元貞：從聖化的妓女評「看海的日子」，收錄於《解放愛與美》頁129-132，台北市，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部，1980年1月初版

林毓生：黃春明的小說在思想上的意義，收錄於《思想與人物》頁385-397，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8月初版

張素貞：黃春明的「甘庚伯的黃昏」---瘋子的老奴，收錄於《細讀現代小說》頁305-313，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10月初版

梁明雄：論黃春明的鄉土小說，收錄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82年2月》頁361-374，1992年2月

李瑞騰：黃春明小說中廣告的分析，收錄於《文學的出路》頁245-263，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94年9月初版

李瑞騰：老者安之？---黃春明小說中的老人處境，收錄於《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81-291，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出版，1996年

唐淑貞：談黃春明戰士乾杯一文，《中國語文·474期》，1996年12月

蔡詩萍專訪黃春明：空氣中的哀愁，《放生·附錄》，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